

千百年眼序

世有千百年眼其人乎 非眯目阿堵，則泥首典籍作蠹魚耳。眯于利者无足论，即迷于書籍者，多从耳根入，凡经前人舌余，即以为定案。而古人言語、古人心神，有人謂然而实不然，有口易而心实难，有迹违而心是者，非有千百年胸次，谁能上下而剖其隐微、晰其源委 张君和仲拮据此书，可谓钩赜索隐，起古人相与论辩，亦必心服。虽然，遂谓为千百年艰犹未也。夫目之所贵者清虚灵爽，睛虽贵也，着云则翳。古有天眼、道眼、慧眼、法眼，超于形体外，不以一切言語文字求。和仲乃穷无穷、极无极，有不以历数尽者，超天地而独存，拨云翳而长清，功诚伟欤！和仲幼好奇，读书里闾，铮铮有声，吾知其固未可量也，于是乎书以覘之。 万历甲寅吉水臞农邹元标书

自序

顧長康畫人，或數年不點目睛，人問其故，顧曰：四體妍媸，本无關於妙處，傳神寫照政在阿堵中。每讀此語，未嘗不泠然會心！人生墮地來，手捉趾行，口飲鼻嗅，各以其漸；獨是眼也，雙瞳之微，規之不能一彈丸，而神光所矚，隨地甚遠。只此便是千古精靈不容泯滅所在，“存乎人者，莫良於眸子”，子輿氏之言，豈不信哉！余嘗因是而極論之，古來豪傑有豪傑之眼，文人有文人之眼，俗儒有俗儒之眼。見自己出，而縱筆所如，隨手萬變，無所規摹，亦無不破的。使後世觀者，如冷水澆背，陡然一驚。雖能巷議其非，決不能掃除其說，此之謂豪傑之眼。文人者流，矜激於辭藝，標鮮於才鋒，往往聰明蓋世，而其為論也迂疏無當，雖雕繪滿眼，而精神意緒曾不足以供醒脾之用，此之謂文人之眼。若夫俗儒，則異是矣，目中非真有一段不可磨滅之見，影響剿襲，滿紙炫然，舉聖賢富有日新之資，僅為拘儒粟紅貫朽之用，致令覽者未盡先厭，如此直謂之無眼可也。余才不逮人，獨於文字之好似有宿緣，帖括之暇，得屬意經史百家，旁及二氏與夫稗官小說、家乘野語，不揣荒陋，謬以是意提衡其間。瞥見可喜可悅可驚可怪之語，俗儒所不敢道與文人之所不能道，目注神傾，輒手錄之，積久成帙，名曰千百年眼。上下幾千年豪傑之恢張擘畫、議論文章，一開卷而瞭然。向之所謂不容泯滅之精靈、銷沉蠹耗於魚腹者

，若招揭一新，則庶幾竊附於長康之遺意乎，亦一快也！雖然，亦聊以志余癖耳。微風度簾，香雪噴戶，因倦眼之偶開，手一編而丹鉛楮削之，余時何知其為羲皇、為三代，又遑計其當與否也！若使明眼人視之，恐成寤語，況眯目而道玄黃、舉一而廢百者耶？目睫之喻，余不佞，其無敢辭矣。萬曆甲寅孟秋既望張燧書於稽古堂

千百年眼卷一

上古文籍

泰山封禪文字万家，周有外史專掌三皇五帝之書，則古人文籍不必盡減今時。顧世類弗傳者，良由洪荒始判，楮墨未遑，重以祖龍烈焰煨燼之中，僅存如線。漢世諸儒稍加綴拾，劉氏《七略》遂至三萬餘卷。考諸班氏《藝文》，西京制作才十二三耳。世以“皋、夔、稷、契，何書可讀”，然乎否耶

古史之謬

譙周《古史考》以炎帝與神農各為一人，羅泌《路史》以軒轅與黃帝非是一帝，史皇與蒼頡乃一君一臣，共工氏或以為帝，或以為伯而不王；祝融氏或以為臣，或以為火德之主。楊朱云：“三皇之事，若存若亡；五帝之事，若覺若夢；三王之事，或隱或顯，億不識一；當身之事，或見或聞，萬不識一；目前之事，或存或廢，千不識一。”至哉言乎！

四岳為一人

孔平仲以四岳為一人，通為二十二人之數，此說甚妙。《漢書》三公一人為三老，次卿一人為五更。注云：五更，知五行者。安知四岳非知四方者乎！書內有百揆四岳，以四岳為四人，則百揆亦須百人矣。今翰林有五經博士，欽天監有五官挈壺，亦只一人。益信孔平仲之言矣。

堯不誅四凶

《史记》本纪：舜归而言于帝，请流共工于幽陵，以变北狄；放驩兜于崇山，以变南蛮；迁三苗于三危，以变西戎；殛鲧于羽山，以变东夷。太史公多见先秦古书，故其言时有可考。自汉以来，儒者失之，四族者若皆穷奸极恶，则必见诛于尧之世，不待舜而后诛明矣。屈原有云：“鲧幸直以忘身。”则鲧盖刚而犯者耳。使四族者诚皆小人也，安能用之以变四夷之族哉。由此观之，四族未尝诛死，亦不废弃，但迁之远方，为要荒之君耳。如左氏所言，皆后世流传之过。若尧之世，有大奸在朝而不能去，则尧不足为尧矣。

许由让天下非难

尧禅天下于许由，许由不受天下，后世皆高之。陈眉公有云：当尧之时，尽大地是洪水，尽大地是兽蹄鸟迹。禹荒度八年，水乘舟，陆乘车，泥乘輶，山乘橐，方得水土渐平，教民稼穡。此时百姓甚苦，换鲜食、艰食、粒食三番境界，略有生理。盖洪荒天地，只好尽力生出几个圣人，不及铺张妆点，粗具得一片乾坤草稿而已，何曾有受用处。茅茨不剪，朴角不斫，素题不栉，大路不画，越席不缘，太羹不和；铜簋之食聊以充饥，鹿裘之衣聊以御寒。不唯无享天下之乐，而且有丛天下之忧，尧黜舜黑，固其宜耳。许由亦何所艳羨而受之也哉。嗟乎！今之天下浓，浓则海盗；古之天下淡，淡则拱手以与人而人不纳。老氏有云：“不见可欲，使心不乱。”其许由之谓乎 [夏君宪曰：此论甚新。但尧时洪水为害，致天子粗衣恶食，许由一荒山匹夫，其所受用又可知已。今之田畷家，只鸡斗黍，便起争攘，何曾有浓艳可羨得来。千乘可让，箪豆动色，人之赋性殊哉！巢、许之辞，总是一边之见，然亦不可强也。]

巢、许非旷士

王维云：古之高者曰许由挂瓢，巢父洗习。耳非驻声之地，声非染耳之迹。恶外者垢内，病物者自戕。此尚不能至于旷士，岂入道之门也！

帝尧善爱其子

尧不以天下与丹朱而与舜，世皆谓圣人至公无我。窃谓帝尧此举，固所以爱天下，尤所以爱丹朱也。异时云行雨施，万国咸宁，虞宾在位，同其福庆，其所以贻丹朱者至矣。若使其以傲虐之资，轻居臣民之上，则毒痛四海，不有南巢之放，必有牧野之诛，尚得为爱之乎。曾子曰：“君子爱人以德。”庞德公

曰：“吾遗子孙以安。”尧之于子，亦若是则已矣。

瞽、象杀舜之由

虞氏自幕故有国，至瞽叟亦无违命，则粗能守其国者也。其欲杀舜，盖欲废嫡立幼；而象之欲杀其兄，亦欲夺嫡故尔。不然，岂以匹夫之微、爱憎之故，而遽杀人哉？然则舜固有国之嫡，而乃为耕稼陶渔之事何居？或者见逐于父母，故劳役之，或避世嫡不敢居，而自归于田渔耳。故杂书有谓：舜见器之苦恶而陶河滨，见时之贵余而贩负夏。孔子曰：耕渔陶贩，非舜事也，而往为之，以救败耳。此说虽出杂书，实得圣人之意。瞽、象之欲杀舜，在初年之间；而尧之举舜，则在其克谐之后。《史记》反覆重出而莫之辩，固也。然孟子当时亦不辩万章之失，何也？盖孟子不在辩世俗讹传之迹，而在于发明圣人处变之心。则其事迹之前后有无，固不必拘拘也。

纳于大麓非山麓

《孔丛子》：宰我问：“《书》云‘纳于大麓，烈风雷雨弗迷’，何谓也？”孔子曰：“此言人之应乎天也。尧既得舜，历试诸艰，使大录万机之政，是故阴清阳和，五星来备，风雨各以其应，不有迷错愆伏，明舜之行合于天也。”此说与注疏合，意古相传如此。今以大麓为山麓，是尧纳舜于荒险之地，而以狂风霹雳试其命，何异于茅山道士之斗法哉！

象刑辨

《舜典》曰：“象以典刑。”皋陶曰：“方施象刑惟明。”是唐虞固有象刑矣。而去古既远，说者不一。荀况记时之人语曰：“象刑，墨黥，髡髻，共艾毕，菲对屨，杀赭衣而不纯也。”汉文帝诏除肉刑曰：“有虞氏画衣冠、异章服以为戮，而民不犯。”此二说者，皆讹传也。禹之称舜曰：“与其杀不辜，宁失不经。”又曰：“怙终贼刑”，“刑故无小”，是岂尝不杀不刑哉！荀况有云：“以为治耶，则人固莫触罪，非独不用肉刑，亦不用象刑矣。人或触罪矣，而直轻其刑，是杀人者不死，伤人者不刑也。”数语虽尧、舜复出，无以易也。然则象刑云者，是必模写用刑物象以明示民，使知愧畏耳。禹铸鼎象物，使民知奸回，亦此意。

舜葬苍梧考

世传舜葬于苍梧，此说可疑。或者曰：舜既禅位于禹，何缘复自巡狩，至于南蛮之地，且葬于此。后人以《书》有“陟方乃死”一语，误会之耳。“陟方”即升遐上仙之异名，然既曰“陟方”，又曰“乃死”，亦赘。孟子不云“舜卒于鸣条”乎。此一大证佐也。按汤与桀战于鸣条，则去中原不远。《家语五帝德篇》曰：“舜陟方岳，死于苍梧之野而葬焉。”何孟春注云：陈留县平丘有鸣条亭，海州东海县有苍梧山，去鸣条不远。乃知所谓苍梧，非九疑之苍梧也。以《家语》“方岳”言之，《书》或遗“岳”字。其说足祛千古之惑。

《禹贡》为古今地理之祖

《禹贡》一书，作于虞夏之际，乃千百年谈地理者，卒莫能外也。是故大贤如孟子，其论洪水曰：“决汝汉，排淮泗，而注之江。”是江有通淮之道矣。及考之《禹贡》，则曰“沿于江海，达于淮泗”。是江未尝有达淮之理。盖吴王夫差掘沟以通于晋，而江始有达淮之道，孟子盖指夫差所掘之沟以为禹迹也明矣。博洽如史迁，其作《河渠书》曰：“斯为二渠，复禹旧迹。”是以二渠出于禹者也。及考之禹迹，河自龙门至于犬陆，皆为一流，至秦河决魏都，始有二流。子长盖误指秦时所决之渠以为禹迹也明矣。吁！《禹贡》之书，不过数千言耳，古今言地理抵牾，莫不于此取质焉，后此者其可舍之而不为依据乎。夫《禹贡》所以不可及者何。神圣之辨画，原非后儒所能仿佛；且也州不系于方城，而系之山川，所以千古如一日，而莫之能违也。

帝赉良弼

傅说事，世咸疑之，以为梦而得贤可也，或否焉，亦将立相之与。且天下之貌相似亦多矣，使外象而内否，亦将寄以盐梅舟楫之任与。审如是，则叔孙之梦豎牛，汉文之梦邓通，卒为身名之累，梦果可凭与。或者又云：武丁尝遁于荒野而后即位，彼在民间已知说之贤矣，一旦欲举而加之臣民之上，人未必帖然以听也，故征之于梦焉。且商俗信鬼，因民之所信而导之，是贤人所以成务之几也。此说辨矣而亦非。盖所云梦赉者，实帝感其恭默之诚而赉之也。其性情洽者其梦寐不乱，乃可以孔子梦周公同观。郑文梦鹿而得真鹿，心诚于得鹿者尚可以得，况诚于求贤而有不得者乎。

伊尹放君之误

陈越石云：“商甲不惠于天下，其臣放之。后能改过，复归于亳。善矣不可以为法。如日蚀不吐，河清难俟，中原之鹿将佚，时乘之龙待驾，于臣之业何如 又况乎体非金石而冒雾露，如怀失国之垢以损其身，则试君之谤消无日矣。殷之君臣亦幸而成耳。噫！泯泯接踵，羿羿比肩，后之为人臣者，其始也未尝不伊不周，其终也未尝不羿不泯，皆取伊、周以为蒿矢也。”越石此论似矣，尚未深考。按孙季昭《示儿编》云：“《书》所载伊尹放太甲于桐，放当作教，以其篆文相近故讹尔。”其论甚伟，可息纷纷之疑。勾曲外史张天雨取其说，书于伊尹古像之后。

微子不奔周

微子左牵羊，右把茅，皆必无之事。肉袒面缚，盖出左氏之诬也。史曰：“微子抱祭器而入周。”既入周矣，又岂待周师至而后面缚乎 况武王伐纣，非伐微子，则面缚衔璧，当在武庚，亦非微子事也。即抱器入周，亦必无之事。刘敞曰：古者同姓虽危不去国。微子，纣庶兄也，何入周之有 《论语》云“去之”者，去纣都而遁于荒野也。一时武王释箕子之囚，封比干之墓，而独不及微子，以微子遁野未之获也。迨武庚再叛，卒于就戮，始求微子以代殷后，而微子于此义始不可辞耳。前曰奔周之说，毋乃疏谬已乎！

夷、齐辨

《论语》“为卫”、“千驷”二章，孔子所以称夷、齐者，事无始末，莫知其何所指，虽有大儒先生，亦不得不取证于《史记》。盖孔子之后，尚论古人无如孟子。孟子止言伯夷，不及叔齐。其于伯夷也，大概称其制行之清，而于孔子此二章之意，亦未有所发。唯《史记》后孔、孟而作，成书备而记事富，如子贡“夷、齐何人”之问，孔子“求仁得仁”之对，倘不得《史记》以知二子尝有逊国俱逃之事，则夫子不为卫君之微意，子贡虽知之，后世学者何从而知之也 然迂好奇而轻信，反滋来者无穷之惑。《论语》称伯夷、叔齐饿于首阳之下，未尝言其以饿而死也，而史迁何自知之 饿者岂必皆至于死乎 且首阳之隐，未见其必在武王之世，安知其不以逃国之时至首阳也 孤竹小国，莫知的在何所，而首阳在河东之蒲坂。《诗》之《唐风》曰：“采芩采芩，首阳之巔。采苦采苦，首阳之下。”或者即此首阳，盖晋地也。夷、齐逃国，仓卒而行，掩人之

所不知，固宜无所得食，然亦不必久居于此。唯其逊国俱逃，事大卓绝，故后世称之，指其所尝栖止之地曰：“此仁贤之迹也夫”是首阳之传，久而不泯，何必曰死于此山而后见称耶 《论语》此章，本自明白，于景公言死，而于首阳不言死，况其所以深取夷、齐者，但举其辞国一节而意自足。若曰夫子取其不食周粟以饿而死，则此章本文之所无也。若谏伐一事，尤为舛缪。使果有之，夷、齐当谏于未举事之初，不当俟其戎车既驾，而后出奇骇众于道路也。太公与己均为大老，出处素与之同，不于今日，白首如新，方劳其匆匆，扶去于锋刃将及之中也。乃纪传摹写二子冒昧至前，太公营救之状，殆如狂夫出斗，群小号呶。而迂怪儒生，姓名莫辨，攘臂其间，陈说劝止。嗟乎殆哉！其得免于死伤也，稍有识者所不为，谓夷、齐为之乎！迂于《史记》才有一字之增，而遂与《论语》略无一字之合。使果如是，《采薇》一歌，足发明武未尽善，而孔则删之；食粟之耻，有大于不听恶声，而孟则置之，揆之事理，胡刺缪也！然则迂岂无所据乎 曰：迂自言之矣。所谓“予悲伯夷之志，睹逸诗可异焉”者，此迂之所据，乃一传之病源也。逸诗者，“西山采薇”之章也。夫古诗称采草木蔬茹于山者甚多，岂皆有所感愤而不食人粟者乎 且诗言西山，不言首阳，不当以附会《论语》之所云也。是此诗误迂而迂误后世也。

商之后独盛于夏、周

《舜典》所称伯禹以下二十有二人，而禹之功最大，故踵舜以兴，身有天下矣。稷养契教，功亦不在禹下，而于天下未能身有之，唯子孙始继世光大焉。稷之后为成周，天地文明，萃于一代。契之后亦数生圣贤，而商之贤君，比夏与周又最多者，何也 开辟以来，未有性命之说，至汤始言“降衷”“恒性”也，其万世道学之祖乎 故不独能身有天下，即其后王，若太戊、盘庚、武丁，皆能著书立言。虽凌迟之末，犹有三仁焉。微子宜有商而避之。弗父何宜有宋而又避之。至孔父嘉，乃别为公族而受民，五世之后，复生圣人，为万世帝王之师。是二十二入之中，契之明德，岂夏与周所能及乎！

太王未尝翦商

太王翦商之说，不知何据。夫太王迁岐，在商帝乙之世。商家中兴又五十九年，后二百有六年商始亡，太王安从翦之乎 己犹崎岖避狄，而谋及商之天下，人情乎 以文王当纣之时，尚自难王，泰伯安得遂有天下耶 议者乃谓太王有是心，泰伯不从，遂逃荆蛮。呜呼！是何重诬古人也！按《说文》引《诗》作“实

始戩商”，解云福也，盖谓太王始受福于商而大其国尔。不知后世何以改戩作翦，且《说文》别有翦字，解云灭也，以事言之，太王何尝灭商乎！改此者，必汉儒以口相授，音同而讹耳。许氏曾见古篆文，当得其实。但知翦之为戩，则纷纷者自息，若作翦，虽沧海之辨，不能洗千古之惑矣。

武王追王明文

唐梁肃、宋欧阳公、游定夫，皆有文王未尝称王之论。然不过以《语》《孟》及《泰誓》、《武成》之文，夷、齐、虞、芮、仲连、曹操之事，冥探曲证，仿佛比拟，卒无武王追王之明文，虽苏、张口舌，人难适从。愚读太史公《伯夷传》有曰：“西伯卒，武王载木主，号为文王，东伐纣。”此非武王追王之明文乎？古称马迁良史，其文核，其事实，执此则诸公论说可以尽废。千古以来，览者俱未之及，何哉

《金縢》非古书

读《书》至《金縢》，反覆详究，疑其非古《书》也。夫周公面却二公穆卜，以为“未可戚我先王”矣，乃私告三王，自以为功。此儉人佞子之所为也，而谓周公为之乎？且滋后世刳股醮天之俗。其册祝有曰：“今我即命于元龟，尔其许我，我其以璧与珪，归俟尔命。尔不许我，我乃屏璧与珪。”夫人有事于先王，而可以珪璧要之乎？又曰：“公归，乃纳册于金縢之匮中。”盖卜册之书，藏于宗庙，启之则必王与大夫皆弃。既曰周公别为坛墀，则不于宗庙之中明矣；不于宗庙，乃私告也。周公人臣也，何得以私告之册而藏于宗庙金縢之匮，又私启之也？又曰：“王与大夫尽弃，以启金縢之书，乃得周公所自以为功，代武王之说。”夫武王疾瘳，四年而崩，周公居东，二年而归，凡六年之久。周公尚卜，恶有朝廷六年无事而不启金縢之匮。至今乃启之耶？即此五事，反覆详究，是编非古书也必矣。

三监、武庚之叛不同情

三监、武庚之叛，同于叛而不同于情。武庚之叛，意在于复商；二叔之叛，意在于得周也；至于奄之叛，意不过于助商；而淮夷之叛，则外乘应商之声，内撼周公之子，其意又在于得国。二叔非武庚不足以动众，武庚非二叔不足以间周公，淮夷非乘此声势又不能以得鲁，此所以相挺而起，同归于乱周也。

抑当是时，乱周之祸亦烈矣。武庚挟殷畿之顽民，而三监又各挟其国之众，东至于奄，南及于淮夷、徐戎，自秦、汉之势言之，所谓山东大抵皆反者也。其他封国虽多，然新造之邦，不足以御之，故邦君御事，有“艰大”之说，有“民不静，亦惟在王宫邦君室”之说。则一时孔急之势可知。已象之欲杀舜，止于乱家，故舜得以全之。管叔之欲杀周公，至于乱国，故成王得以诛之，周公不得以全之也。使管叔而不诛，则凡为王懿亲者，皆可以乱天下而无死也。岂治世所宜有哉！

汤、武不可并言

商之取夏，周之取商，一也。汤崩而太甲不明，甚于成王之幼冲，然夏人帖然，未尝萌蠢动之心。及武王既丧，商人不靖，观《鸛鸣》、《小毖》之诗，悲哀急迫，岌岌然若不可以一朝居，何也。汤放桀于南巢，盖亦听其自屏于一方而终耳，未至于以黄钺斩纣之甚也，故夏人之痛不如商人。夫以怀王之死，楚人尚且悲愤不已，有“楚虽三户，亡秦必楚”之语，况六百年仁恩之所渗漉者哉！当是时，若非以周公之圣，消息弥缝于其间，商、周之事未可知也。且汤既胜夏，犹有惭德，栗栗危惧，若将陨于深渊。至于武王，则全无此等意思矣。由是论之，汤、武亦岂可并言哉。朱文公云：“成汤圣敬日跻与《盘铭》数语，犹有细密工夫。至武王往往并不见其切己事。”此虽儒者之见，亦阐幽之论也。

殷有三人

武王迁顽民于洛邑，封箕子于朝鲜。朝鲜，辽海外徼，去关洛东西数千余里，名虽不臣，实有屏诸四夷之意，其堤防疑虑可知也。若余所恨者，更有一事。箕子为纣懿亲，不忍言纣之恶是也，《洪范》之陈，是亦不可以去乎。然则夫子称“殷有三仁”者何。不知此“仁”字，非朱紫阳“至诚恻怛”之解。《论语》如此“仁”字凡三见：“井有仁焉”，又“观过斯知仁矣”，又“其为仁之本软”，仁当作“人”看。夫子曰“殷有三仁”，盖言殷有三人如此，具眼者能自辨之。

世官之弊

虞夏用人，止于世族。今观《商书》，一则曰“敷求哲人”，一则曰“旁招俊乂”。伊尹、莱朱、巫咸、傅说，诸大臣皆非亲旧，然则立贤无方，汤盖用此致

治矣。其后周公往往言之，亦未得尽行。管蔡之叛，周公虽逆知之，必不敢言，言则必不用管蔡。当时习俗已久，决谓周公间亲间旧，而忠言反为薄论，孟子所谓“周公之过不亦宜乎”者，正此谓也。武王数纣之恶，曰“官人以世”。此岂独纣之罪，自唐虞以来已如此矣。然武王虽恶纣之世官，而亦未能改，积习之常，久则难变也。孟子曰：“国君进贤，如不得已，将使卑逾尊，疏逾戚。”以今言之，何不得已之有 即朝释耒耜，暮登槐衮，人亦安之矣。又通论之，鲁之三桓、郑之七穆，楚之昭、屈、景，其子孙盘据，苗裔婣媯，虽贪如狼、狠如羊、蠢如豕、醜如虎，皆用之。而当时秀民才士，屈于族姓而老死田野者，不知其几矣。惜哉，至秦用客卿，汉用刀笔，而此弊始除。迨东晋六朝王、谢、崔、卢辈，各据显位，谓之华腴膏粱，又踵前弊矣。南之并韶，北之侯景，皆愤族姓之下，至于作乱。景在江南，求娶于王、谢不得，乃按剑曰：“会须令吴儿女作奴！”虽其凶悍出于天性，致乱亦有由矣。则汤之立贤无方，固虞夏以来所未有也。

封建难复

封建之弊，不特见于周秦之际，而已见于三代之初。盖舜之时，蛮夷尝猾夏矣，而命皋陶以修五刑、五流之制。有苗尝非率矣，虽命禹以徂征，卒之以舞羽干而格。夫蛮夷、有苗，皆要荒之外，王政所不加者也，而士师足以治之，不战足以服之，则当时四岳十二牧所统之国，其谨侯度而不勤征讨也审矣。此在唐虞则然也，盖家天下自夏始，大封同姓，而命之曰藩屏王室，自周始，然三代之封建，岂得已哉！盖以诸侯归殷者三千，资以黜夏，汤不得而废；归周者八百焉，资以胜商，武王不得而易。用是知封建非殷商圣人意也，势也，故封建之弊，亦遂始于夏而成于周。是以禹一传而启有有扈氏之征，再传而仲康有羲和之征。夫有扈之罪曰“威侮五行，怠弃三正”而已，羲和之罪曰“沈湎于酒，畔宫离次”而已。二罪者以法议之，则诛止其身。使其人生于汉世，则一廷尉足以定其罪，而启与仲康必命六师以征之，且纪其事曰“大战”，曰“徂征”，又曰“歼厥渠魁，协从罔治”，则兵师之间，所伤众矣。至于周衰，人心未离而诸侯先叛，天子拥空名于上，而列国擅威命于下，因循痿痹，以至于移祚，谓非封建之弊乎 总之，时不唐、虞，君不尧、舜，终不可复行封建。谓郡县之法出于秦，而必欲易之者，则书生不识变之论也。夫置千人于聚货之区，授之以槌与刃，而欲其不为夺攘矫廉，则为之主者，必有伯夷之廉、伊尹之义，使之靡然潜消其不肖之心而后可。苟非其人，则不若藏槌与刃，严其检制，而使之不得以逞。此后世封建之所以不可行，而郡县所以为良法也。王绛、

淳于生之徒，乃欲以三代不能无弊之法，使始皇行之，是教盗跖假其徒以利器，而又与之共处也，则亦不终日而刃剗四起矣。[杨升庵曰：封建起于黄帝，而封建非黄帝意也；土官起于孔明，而土官非孔明意也，势也。封建数千万年，至秦而废。土官历千百年，川之马湖安氏，弘治中以罪除；广之田州岑氏，正德中以罪除，而二郡至今利之。倘有言复二氏者，人必群唾而众咻之矣。封建之说，何以异此！]

井田不可行

井田未易言也。周制，凡授田，不易之地家百亩，一易之地二百亩，再易之地三百亩，则田土之肥瘠所当周知也。上地家七人，中地家六人，下地家五人，则民口之众寡所当周知也。农民每户授田百亩，其家众男有余夫，年十六则别受二十五亩。士、工、商受田，五口乃当农夫一人，每口受二十亩，则其民或长或少，或为士，或为商，或为工，又所当周知也。为人上者，必能备知闾里之利病详悉如此，然后授受之际，可以无弊。盖古之帝王，分土而治，自公、侯、伯、子、男以至孤卿、大夫，所治不过百里之地，皆世其土，子其人。又如邾、莒、滕、薛之类，亦皆数百年之国，而土地不过五七十里，小国寡民，法制易立。有国者授其民以百亩之田，壮而畀，老而归，不过如后世富家，以祖父世有之田，授之佃客，程其勤惰以为予夺，校其丰凶以为收贷，其东阡西陌之利病，皆以少壮之所习闻，虽无俟乎考核，而奸弊自无所容矣。降及战国，大邦凡七，而么么之能自存者无几，诸侯之地愈广，人愈众，井田之法虽未全废，而其弊已不可胜言。故孟子云：“令也制民之产，仰不足以事父母，俯不足以育妻子。”又云：“暴君污吏，慢其经界。”可见当时未尝不授田，而诸侯之地广人众，考核难施，故法制废弛、奸弊滋多也。至秦人尽废井田，任民所耕，不计多少，而随其所占之地以致赋。蔡泽言：“商君决裂井田，废坏阡陌，以静百姓之业而一其志。”夫曰静曰一，则可见周授田之制，至秦时必是扰乱无章、轻重不均矣。汉既承秦，而卒不能复三代井田之法，盖守令之迁除其岁月有限，而田土之还授其奸弊无穷。虽慈祥如龚、黄、召、杜，精明如赵、张、三王，既不久于其政，则岂能悉其土地民俗之所宜，如周人授田之法乎？则不过受成于吏手，安保其无弊。后世盖有争田之讼，历数十年而不决者矣，况官授人以田，而欲均平乎？是以晋太康时，虽有男子一人占田七十亩之制，而史不详言其还受之法。未几五胡云扰，则已无所究诘。直至魏孝文始行均田，然其立法之大概，亦不过因田之在民者而均之，不能尽如三代之制。一传而后，政已圯乱。齐、周、隋因之，得失无以大相远。唐太宗口分世业之制，亦多踵后

魏之法，且听其买卖而为之限。至永徽而后，则兼并如故矣。盖自秦至今，千九百余年，其间能行授田、均田之法者，自元魏孝文至唐初，才三百年，而其制尽隳矣。何三代贡、助、彻之法，千余年而不变更也。盖有封建足以维持井田故也。封建废而欲复井田，不其难乎！况夫井田之制，沟洫涂泥甚备，凡为此者，非塞溪壑、平涧谷、夷丘陵、破坟墓、坏庐舍、徙城郭、易疆陇不可为也。纵使尽能得平原旷野，而遂规画于其中，亦当驱天下之人，竭天下之粮，穷数十年专力于此，不治他事而后可。使其地尽为井田，尽为沟洫，已而又为民作屋庐于中以安其居而后可，吁，亦已迁矣！井田成而民之死，其骨已朽矣。自非至愚，孰肯以数十年无用之精神，行万分不一成之事乎？知时变者，可以思矣。[汉中郎区博谏王莽曰：“井田虽圣王法，其废久矣。今欲违民心，追复千载绝迹，虽尧舜复起，而无百年之渐，弗能行也。”区博之言，可谓至论。宋儒张横渠必欲行井田，且曰“期以数年，不刑一人而可复。”呜呼，何言之易也！朱子犹惜其有志未就而卒，智不如区博远矣。]

三书纪周穆王之贤

夫子定《书》，自周成、康后，独存穆王作《君牙》、《冏命》、《吕刑》三书。欲知穆王用人与其训刑之意如是明审，可知穆王之为人不坠先烈矣。韩退之作《徐偃王庙碑》，乃曰“偃王君国子民，待四方一出于仁义。时穆王无道，意不在天下，得八龙骑之，西宴王母于瑶池忘归。诸侯赞于徐庭者三十六国。”如退之说，则夫子所取三篇可以无传。今观穆王三篇，其命君子为大司徒，则自谓文、武、成、康之遗绪，其心忧危，若蹈虎尾、涉春冰，必赖股肱心膂而为之辅翼也。其命伯冏为太仆正，则自谓怵惕惟厉，中夜以兴，思免厥愆，至有“仆臣谏，厥后自圣”之言，非惟见任君牙、伯冏之得人，且知其饰躬畏咎也。其命吕刑以侯也，则历告以谨刑罚、恤非辜，虽当耆年，而其心未尝不在民。反谓之“不在天下”，何耶？《吕刑》中有云：“王享国百年，耄荒。”言时已老矣，而犹荒度作吕刑以诰四方，荒度之义，与荒度土功同。太子晋称周无道者，曰夷、厉、宣、幽而不及穆，可为明证。

周过其历之谬

自古有天下之长久唯周。论者亦谓周过其历，此未之深考耳。武王灭殷百八十七年而厉王流彘，称共和者十四年，国无主也。而宣王立至幽王十一年犬戎灭周，合前共二百五十七年。周辙东而天下不复宗矣，似拥虚器，不亡犹亡

也。汉以二百一十年，唐以百二十余年，宋以百五十余年，俱有中断之厄，治日少而乱日多，盖自古记之已。

千百年眼卷二

孔子著述

孔子生平，唯于《周易》有赞，《诗》、《书》则删之，《礼》、《乐》则定之，《春秋》则笔削之。笔但笔其旧文，有削则不尽笔，定亦不添一笔，删则不笔者多矣，盖不贵增而贵减。文王、周公之彖象多诡奇，而孔子之传文极显浅。殷盘周诰之书词多涩舌，而《鲁论》之纪载无警牙。古文自古，今文自今，要以畅事理、觉后觉而止矣，盖不尚诡而尚平。呜呼！此圣人“窃比”之深意，非若后世争妍笔楮为也。

《南》、《雅》、《颂》无优劣

《南》、《雅》、《颂》以所配之乐名，《邶》及《豳》以所从得之地名，史官本其实，圣人因其故，不能于鲁太师之旧有所增加。则季札之所观，前乎夫子，其有定目也久矣。学者求圣人太深，曰六经以轨万世，其各命之名，必也有美有恶，或抑或扬，不徒然也。重以先儒赘添“国风”一名参措其间，四诗之目出，而大小高下之辨起。从其辨而推之，有不胜其驳者矣。《颂》愈于《雅》，康、宣其减鲁僖乎？《雅》加于《风》，则《二南》其不若幽、厉矣。且《诗》、《书》同经夫子删定，《诗》有《南》、《颂》、《雅》，犹《书》之有典、谟、训、诰、誓、命也。诰之与命，谟之与训，体同名异，世未有以优劣言者。其意若曰：是特其名云尔。若其善恶得失，自有本实，不待辞费故也。是故秦穆之誓上同汤、武，文侯之命参配傅说，世无议者，正惟不眩于名耳。而至于诗之品目，独哓哓焉，可谓不知类矣。

二《雅》当以体制

《诗大序》曰：“政有大小，故有《小雅》焉，有《大雅》焉。”此说未安。《大雅》所言，皆受命配天、继代守成，固大矣。《小雅》所言，《天保》以上治内，《采薇》以下治外，亦岂小哉！华谷严坦叔云：“《雅》之小、大，特以体之不同尔。盖优柔委曲，意在言外，《风》之体也。明白正大，直言

其事，《雅》之体也。纯乎《雅》之体者为《雅》之大，杂乎《风》之体者为《雅》之小。今考《小雅》正经十六篇，大抵寂寥短章，其篇首多寄兴之辞，盖兼有《风》之体。《大雅》正经十八篇，皆春容大篇，其辞旨正大，气象开阔，与《国风》夔然不同，比之《小雅》，亦自不侔矣。至于《变雅》亦然，变、小《雅》中固有《雅》体多而《风》体少者，然终不得为《大雅》也。《离骚》出于《国风》，言多比兴，意亦微婉，世以《风》《骚》并称，谓其体之同也。太史公称《离骚》者，可谓兼之矣。言《离骚》兼《国风》、《小雅》，而不言其兼《大雅》，见《小雅》与《风》、《骚》相类，而《大雅》不可与《风》《骚》并言也。《小雅》《大雅》之别昭昭矣。”华谷此说，深得二《雅》名义，可破政有小大之说。

《诗序》不可废

《桑中》、《东门之墀》、《溱洧》、《东方之日》、《东门之池》、《东门之杨》、《月出》，序以为刺淫，而朱传以为淫者所自作。《静女》、《木瓜》、《采葛》、《邱中有麻》、《将仲子》、《遵大路》、《有女同车》、《山有扶苏》、《蓀兮》、《狡童》、《褰裳》、《子之丰》、《风雨》、《子衿》、《扬之水》、《出其东门》、《野有蔓草》，序本别指他事，而朱传亦以为淫者所自作。夫以淫昏不检之人，发而为放荡无耻之词，而其诗篇之繁多如此，夫子犹存之，则不知其所删何等一篇也。夫子之言曰“思无邪”，如序者之说，则虽诗词之邪者，亦必以正视之；如朱子之说，则虽诗词之正者，亦必以邪视之。且《木瓜》、《遵大路》、《风雨》、《子衿》诸篇，虽或其词间未庄重，然首尾无一字及妇人，而谓之淫耶，可乎 盖尝论之，均一劳苦之词也，出于序情闵劳者之口，则为正雅；而出于因役伤财者之口，则为变风也。均一淫佚之词也，出于奔者之口则可删，而出于刺奔者之口则可录也。均一爱戴之词也，出于爱桓叔、共叔者之口则可删，而出于刺郑庄、晋昭者之口则可录。

歌诗与作诗不同

古人歌诗合乐之意，盖有不可晓者。夫《关雎》、《鹊巢》，闺门之事，后妃夫人之诗也，而乡饮酒、燕礼歌之。《采芣》、《采芣》，夫人大夫妻能主祭之诗也，而射礼歌之。《肆夏》《繁遏》《渠》，宗庙配天之诗也，而天子享元侯歌之。《文王》、《大明》、《绵》，文王兴周之诗也，而两君相

见歌之。以是观之，其歌诗之用，与诗人作诗之本意，盖有判然不相合者，不可强通也。则乌知郑、卫诗不可用之于燕享之际乎 《左传》载列国聘享赋诗，固多断章取义，然其大不伦者，亦以来讥消。如郑伯有赋《鶉之奔奔》，楚令尹子围赋《大明》，及穆叔不拜《肆夏》，宁武子不拜《彤弓》之类是也。然郑伯如晋，子展赋《将仲子》；郑伯享赵孟，子太叔赋《野有蔓草》；郑六卿饯韩宣子，子蠡赋《野有蔓草》，子太叔赋《蹇裳》，子游赋《风雨》，子旗赋《有女同车》，子柳赋《蓀兮》，此六诗皆文公所斥以为淫奔之人所作也，然所赋皆见善于叔向。赵武、韩起不闻被讥，乃知郑、卫之诗未尝不施之于燕享。而此六诗之旨意训诂，当如序者之说，不当如文公之说也。

春秋逸《诗》《书》

僖二十三年，赵衰赋《河水》，则春秋之世，其诗犹存，今亡矣。楚左氏倚相，能读三坟五典，则春秋之世，其书犹存，今亡矣。宋洪迈为山林教时，林少颖为《书》学谕，讲“帝厘下土”数语，曰：“知之为知之，《尧典》《舜典》之所以可言也；不知为不知，《九共》、《藁饩》略之可也。”

《诗小雅雨无》解

“《雨无》，正大夫刺幽王也。”此小序之文。“雨无”为句，“正大夫刺幽王也”为句。正大夫即第二章所称离居者，《笺》、《正义》、《集传》并以“雨无正”名篇，误矣。然则“雨无”之义若何 膏泽不下也。

不日成之

《灵台》诗曰：“不日成之。”古注不设期日也，今注不终日也。愚按不设期日既见文王之仁，亦于事理为协。若曰不终日，岂有一日可成一台者 此古注所以不可轻易也。

管仲知鲍叔尤深

鲍叔固已识管仲于微时，仲相齐，叔荐之也。仲既相，内修政事，外连诸侯，桓公每质之鲍叔，鲍叔曰：“公必行夷吾之言。”叔不惟荐仲，又能左右之如此，真知己也。及仲寝疾，桓公询以政柄所属，且问鲍叔之为人，对曰：“鲍

叔，君子也，千乘之国，不以其道予之，不受也。虽然，其为人好善而恶恶已甚，见一恶终身不忘，不可以为政。”仲不几负叔乎？不知此正所以护鲍叔之短，而保鲍叔之令名也。叔之知仲，世知之，孰知仲之知叔之深如是耶！曹参微时，与萧何善，及何为宰相，与参隙。何且死，推贤惟参，参闻，亦趣治行：“吾且入相。”使者果召参。参又属其后相，悉遵何约束，无所变更。此二人事，与管仲相反而实相类。

废井田自管仲

世儒罪秦废井田，不知井田之废，始于管仲作内政，已渐坏矣，至秦乃尽坏耳。元陈孚题管仲诗：“画野分民乱井田，百王礼乐散寒烟。平生一勺横汗水，不信东溟浪沃天。”可谓阐幽之论。又九河之坏，亦自管仲始。《诗纬》所谓“移河为界在齐吕”是也。

风马牛不相及

楚子问齐师之言曰：“君处北海，寡人处南海，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，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？”刘元城以为此丑诋之辞，言齐、楚相去南北，如此远离，马牛之病风者犹不相及，今汝人也，而辄入吾地，何也？其说即《书》所谓“马牛其风”意。近有解者：“牛走逆风，马走顺风，故不相及。”此说亦新。

尾大不掉

尾大不掉，此非喻言也。西域有兽曰羯，尾大于身之半，非以车载尾，则不可行。元白湛渊有咏羯诗：“羯尾大如斛，坚车载不起。此以不掉灭，彼以不掉死。”

左氏贬荀息

左氏书荀息之死，引《诗》“斯言之玷，不可为也”，荀息有焉。杜元凯以为荀息有此诗人重言之义，非也，元凯失左氏之意多矣。彼生言而死背之，是小人穿窬之行，君子所不讥也。晋公溺于嬖宠，废长立少，荀息不能谏正，遽以死许之，是其言玷于献公未没之先，而不可救于已没之后也。左氏之言，贬也，非褒也。

晋文公知大计

晋文公避骊姬之难，处狄十有三年，奚齐、卓子相继戮死，秦、晋之人归心焉。文公深信舅犯，静而待之，若将终焉者。至于惠公起而赴之，如恐不及，于是秦人责报于外，而里、丕要功于内，不能相忍，继以败灭，内外绝望，属于文公。然后文公徐起而收之，无尺土之赂、一金之费，而晋人戴之，遂伯诸侯。彼其处利害之计诚审矣，是以主盟中夏几二百年，其功业与齐桓等而子孙过之远甚也。

秦缪公学于宁人

《秦风》“有车邻邻，有马白颠。未见君子，寺人之令。”此诗之意，在后二句。夫为一国之君，高居深宫，不接群臣，壅蔽已甚矣。又不使他人，而特使寺人传令焉，其蔽益甚矣。夫秦，夷狄之国也，其初已如此姗笑三代，柄用阉宦，不待混一天下已然矣。《史记年表》书缪公学于宁人。宁人，守门之人，即寺人也。史书之，丑之也。二代之君，必学于耆德，以为师保；而缪公乃学于宁人，以刑余为周、召，以法律为《诗》《书》，又不待始皇、胡亥已然矣。则景监得以荐商鞅，赵高得以杀扶苏，终于亡秦，寺人之祸也。圣人录此以冠《秦风》，未必无意也。

秦霸不由孟明

孟明始为晋虏，不自怨艾，再败于殽陵彭衙，幸晋师不出，封殽尸而还。左氏美之过矣。缪公袭郑，蹇叔苦谏。使缪公能用其言，则秦师不东也，三军不暴骨也，《秦誓》亦不必作也。左氏不称先见知几之蹇叔，而赞丧师辱国之孟明，何其谬哉！且其言曰：“遂用孟明也。”夫秦之所以霸西戎者，累世富强，形胜岩险，雄心于戈矛战斗，技养于射猎豨骄，非一日也，孟明何力焉

秦三良之殉不由缪公

穆公，秦之贤君也。三良殉而《黄鸟》兴哀，识者以为公之遗命，非也。穆公不忍杀败军之三大夫，岂以无罪之三良而命之从死。按魏人哀三良云：“功名不可为，忠义我所安。秦穆先下世，三臣皆自残。生时等荣乐，既歿同忧患

。谁言捐躯易，杀身诚独难。”味诗人之旨，则知三良从穆公，实出其感恩徇主之谊，初非有遣之者，然后知东坡之论所谓三子之徇君，亦犹齐二客之从田横，其说固有所本也。独其子若康公者，遂坐视而不之止，何哉！

赵盾弑君报

宋人弑昭公，赵宣子请于灵公以伐之，乃发令于太庙，召军令而戒乐正，令三军之钟鼓必备，声其罪也。宣子其不谬于君臣之际矣！异时得罪出奔，而其宗人穿弑其君灵公，而宣子反也无一言焉。夫有君之弗恤，内贼之弗讨，而邻是师乎 其暧昧极矣。故吾以为桃园之逆，穿之手、盾之心也。三传述其事，《春秋》诛其心也。盾得保首领以歿，已是天幸，而后之论者，犹或疑其事而重惜之。甚矣，其谋之狡也！于是乎下宫之役，大夫屠岸贾曰：“灵公之贼，盾虽不知，犹为贼首。”纠然兴一国之师，而汙其宫、潴其室，赵氏之宗几亡炊火焉。天报之巧，与圣笔之严，固并行而不悖矣，何必假手于军吏，乞灵于钟鼓也。

董狐疑词

晋灵公之弑，董狐直笔，洵哉其良史也！乃曰“亡不越境”，则凡弑君者，逃于千里之外，皆可曰“吾义已绝，虽弑无罪也”，可乎 当时董狐只合举某事某事以证其弑君，不当以此为疑词，故孔子曰：“惜也，越境乃免。”惜者，惜董狐之言也，非惜宣子之不能免也。

胶舟之报

周昭王南巡，楚于以胶合舟，乘昭王，昭王沉于江。当周全盛之时，楚人已弑其君而不能讨也。齐桓葵丘之会，管夷吾始引胶舟事责楚，楚虽请盟，而其凭陵犹故也。秦末，天下共立楚怀王孙心为主，项羽大破秦兵，宰割天下，佯尊怀王为义帝，密遣英布弑之江中，亦楚子沉昭王处。胶舟之事虽在数百年前，而两主被祸之惨，则在数百里内，亦可谓报应之巧矣。后来汉高帝纳董公之说，三军缟素，数羽之罪，因而灭之，可见弑君之贼无所逃于天地间也。独当时造胶舟者暗漏诛，而遣英布者显伏法，似乎有幸不幸，而天下后世共贼之，身后之戮，报亦不薄矣。

楚子问鼎

楚子问鼎，罗泌以为妄，谓楚庄贤君，孙叔敖贤相，灭陈且复于申叔之对，入郑且舍于郑伯之服，非复前日之顽犷也。周为共主，彼岂遽然而窥之。又谓鼎非传国之物，问之何益。亦似有见。第左氏所载王孙满之言未必皆妄。按九鼎在周，乃上代所宝者，故周公卜洛，亦以安九鼎为首称。楚居汉南，尝闻鼎之名，欲一见之而不可得，故过周之疆，问周之鼎，亦向慕之私耳。王孙满恶其强梗，遂切责之，谓其窥伺神器。而楚子问鼎，初心未必遽至是也。若谓楚实未尝问鼎，而以左氏为罔，则又不尽信书之过矣。

楚之不竞

楚之为国也，恭、庄以前，虽僻在荆蛮，而其国实趋于强；康、灵以后，虽屡抗中华，而其国实趋于弱。齐桓不与楚角，诸侯虽一向一背，而其患止于猾夏；晋文亲与楚敌，后世狃于或胜或负，而其势遂駸駸于抗衡。然自州来奔命，楚始患吴；钟离潜师，吴始易楚。数十年间，楚日不竞，则其抗中华也，亦岂楚之利哉！

季子之贤有定论

古今兄弟让国之事，若太伯、伯夷、叔齐、季札寥寥数人，可谓宇宙间希旷。宋儒独病季札，谓让以基祸。此语似是而非，盖不度当时事势而妄为之说者也。夫季子在齐，知齐政将有归；在晋，知晋国必有难；闻乐，知卫之后亡，桧之早灭，岂独不知阖闾之为人乎。彼阖闾者，阴狠而忌，日夜谋所以刃僚取吴。散财养客数十年而幸就，就而一旦致之乎季子，岂贤季子而甘为之下乎。畏忌季子也。季子于此掩然而受之，吾恐刃僚之血未干。季子且以次及矣。故季子曰：“尔杀僚，吾杀尔，是父子兄弟相杀无已也。”斯言也，盖亦无可奈何矣。躬耕延陵，终身不入吴国，季子宁得已乎。贤者不欲逆揣异日之变，而能为今日之所为，故不为福先，不为祸始，欣欣去之，如解重负，非欲为名而已也。若季子者，可谓远不愧夷、齐，内不愧乃祖矣。宋儒拘挛，一倡而雷同至今，特为洗之。[坡公作《季子赞》曰：“泰伯之德，钟于先生，弃国如遗，委蛇而行。坐阅《春秋》，几五之二，古之真人，有化无死。”可谓季子知己矣。]

《论语》出闵子门人手

《论语》所记孔子与人问答，比及门弟子，皆斥其名，未有称字者。虽颜、冉高弟，亦曰回、雍，至闵子独云子骞，终此书无指名。然则谓《论语》出于曾子、有子之门人，又安知不出于闵子之门人耶？观所言闵子侍侧之词，与冉有、子贡、子路不同，亦可见矣。

老彭即老聃

老彭，王辅嗣、阳中立皆以为老聃也。《三教论》云：“五千文容成所说，老为尹谈，述而不作。”则老彭之为老子，其说古矣。

左氏非丘明

宗《左氏》者，以为丘明受经于仲尼，所谓“好恶与圣人同”乎，观孔子所谓“左丘明耻之，丘亦耻之”，乃“窃比老彭”之意，则其人当在孔子之前。而左氏传《春秋》者非丘明，盖有证矣。或以为六国时人，或以为左史倚相之后，盖以所载“虞不腊”等语，秦人始以十二月为腊月，又左氏所述楚事极详，有无经之传，而无无传之经，亦一证也。又左氏中纪韩、魏、智伯事，举赵襄子之谥，则是书之作必在襄子既卒之后。若以为丘明，则自获麟至襄子卒已八十年矣，即使孔子与丘明同时，不应孔子既没七十有八年，而丘明犹能著书也。今左氏引之，其为六国人无疑。

子羽貌武

夫子云：“以貌取人，失之子羽。”意谓其貌寝也。及观李龙眠所画七十二弟子像，其猛毅比季路更甚，则所谓“行不由径，非公事未尝至于偃室”及夫子所谓“失之子羽”者，正以其貌武而行儒耳。《博物志》、《水经注》俱称子羽渡河，赍千金之璧，河伯欲之，阳侯波起，两蛟夹舟。子羽曰：“吾可以义求，不可以威劫。”左操璧，右操剑，击蛟皆死，乃投璧于河。三投而辄跃出，竟弃璧而去。然则子羽之勇，诚不减季路矣。

南子是南蒯

《史记》谓孔子见卫灵公之宠姬南子，非也。《家语》曰：孔子适卫，子

骄为仆，灵公与夫人南子同车出，令宦者雍梁骖乘，使孔子为次乘，游于市。孔子耻之。夫圣人方以季桓子受齐女乐而去鲁适卫，至卫而耻为灵公、南子之次乘，岂肯轻身往见之。南子者，盖鲁之南蒯耳。南蒯以费畔，昭公十四年奔齐，侍饮于景公。公曰：“叛夫。”对曰：“臣欲张公室也。”南蒯欲弱季氏而张公室，夫子见之，将以兴鲁也。与见佛肸事不约而合。佛肸之召，子路曾致疑矣，此又不悦，夫子以坚白匏瓜微言不足醒之，故复有“天厌”之誓。比类以观，则知其非见卫之南子，而见鲁之南子，必矣。

匏瓜

匏瓜，星名，系即日月星辰系焉之系，见应柳之《天文图》。盖星有匏瓜之名，徒系于天而不可食，正与“维南有箕，不可以簸扬。维北有斗，不可挹酒浆”同义。

执礼之执当作執

子所雅言“诗书执礼”，执字当是執字之误。隶书執、执字相类，執乐也，是即春秋教以礼乐、冬夏教以诗书，与四教亦是四事（執即艺字）。

立言之难

夫子“不语怪、力、乱、神”，特不语耳，非谓无也。后之儒者遂欲一切抹却，不知力与乱分明有，神怪岂独无。果尔，则《春秋》所纪灾异悖乱之事，皆矫诬而不足信乎。又如《孟子》“天时地利”章，亦只较其缓急而轻重言之，若如后儒仁义干橹之说，则是天时地利可尽捐而不用矣。呜呼，腐儒者流，真所谓以人国侥幸者也！

孔子无所不佩

王逸曰：“行清洁者佩芳，德光明者佩玉，能解结者佩觿，能决疑者佩玦，故孔子无所不佩也。”卓吾子曰：古者男子出行不离剑佩，远行不离弓矢，日逐不离觿玦佩玉。名为随身之用，事亲之物，其实思患预防，文武兼设，可使由而不可使知之道也，与丘田寓兵同括矣，意不在文饰，特假名为饰耳。后之人昧其实也，以是为美饰而矜之，务内者从而生厌心，曰：“是皆欲为侈观者

，何益之有！”故于今并不设备，而文武遂判，非但文士不知武备，至于武人居常走谒，亦效文装矣。宽衣博带，雍雍如也，肃肃如也，一旦有傲，岂特文人束手，武人亦宁可用耶！

孔子不梦周公非衰

孔子梦周公，尚是耳中鸣磬，眼中金屑也。直到不梦见周公时，便是一齐放下，所谓“去年贫，未是贫，今年贫，始是贫”耳。其所云“吾衰”，正已到大休歇处也。

季文子三思

季文子相三君，其卒也，无衣帛之妾、食粟之马，无藏金玉、无重器，可谓善矣。然怨归父之谋去三家，至扫四大夫之兵以攻齐，方公子遂弑君立宣公，行父不能讨，反为之再如齐纳贿焉，又率师城莒之诸、郚二邑以自封植。其为妾马金玉也多矣！是亦公孙弘之布被、王莽之谦恭也。时人皆信之，故曰“季文子三思而后行”，夫子不然之，则曰：“再斯可矣。”若曰：再尚未能，何以云三思也。使能再思，不党篡而纳赂，专权而兴兵，封植以肥己也。文公不得其辞，乃云思至于三，则私意起而反感。诚如其言，则《中庸》所谓“思之弗得弗措也”，《管子》所谓“思之思之，又重思之，思之不通，鬼神将通之”，吴臣劝诸葛亮“十思”者，皆非矣。

孔子请讨陈恒

孔子沐浴而朝，于义尽矣。胡氏乃有“先发后闻”之说。卓吾子曰：“世固有有激而为者，不必问其为人果当也；有激而言者，不必问其能践言否也。哀其志可也，原其心可也，留之以为天下后世之乱臣贼子惧可也，何必说尽道理，以养长乱贼之心乎。若云非义，则孔子沐浴之请亦非义矣。何也。齐人弑君，与鲁何与也。鲁人尚无与，又何与于家居不得与闻政事之孔子乎。不得与而与，是出位之僭也。明知哀公三子皆不可与言而言，是多言之穷也。总之为非义矣。总之为非义，然总之为出于义之有所激也，总之为能使乱臣贼子惧也，即孔子当日一大部《春秋》也，何待他日笔削鲁史而后谓之《春秋》哉！先正蔡虚斋有岳飞班师一论，至今读之犹令人发指冠、目裂眦，欲代岳侯杀秦桧、灭金虏而后快也。何可无此议论也，明知是做不得、说不得，然安可无此议论乎

“张和仲曰：至言至言！先正有云：三桓之无君，与晋之三大夫、齐之田氏一也，孔子虽去位而三桓终不敢篡鲁，孔子之功也。则夫请讨之举，未必全无关系，而圣人亦何尝枉却沐浴之劳也 拈出与识者辨之。”

阳虎之奸

阳虎将杀季孙，不克，脱甲如公宫，取宝玉大弓，入讙、阳关以叛，明年乃得之堤下。《谷梁》曰：“阳虎必解众也，得其情矣。”黄东发曰：“阳虎窃之无所用，故复归之也。”此岂知巨猾之深奸耶 虎初窃时，亦已知无用，特以鲁宝之，我窃之，鲁必追我，我与之则鲁释我已。西方有狗国，中华人入之，窃其筋而逃，狗追啮之，人以筋投之，必衔而反，数反则追无及矣。阳虎盖欲狗国鲁也乎 晋明帝觐王敦，逃回湖阴，以七宝鞭获免，盖祖虎之故智云尔。

鲁公室与战国相终始

鲁自隐至昭，而逐于季氏，凡十世；自宣至定，而制于阳虎，凡五世。虎不逾世而败，自是三桓微，散没不复见，而鲁公室虽微不绝，遂与战国相终始。盖以臣僭君，不义而得民，要以其力自毙；君虽失众，而其室无罪，久则民将哀之，其势固当然哉。

四科不列曾子

四科者，夫子言陈蔡一时所从之徒，非谓七十二弟子之中止有此十人而已。后人错认夫子之意，遂以十科之人目为十哲，而学宫之中塑坐于夫子殿上，其余弟子则绘立于两庑之下，虽曾参之贤，亦不予殿上之列，谓参非十哲之数也。至州县每岁春秋释奠，亦以此为升降之等，失夫子之意甚矣。考其制则承袭已久。观东汉末徐干《中论》有曰：“人之行莫大于孝，莫显于清。曾参之孝、原宪之清，不得与游、夏列在四行之科者，以其才不如也。”则知此说自汉已然。

子贡不如仪封人

林时誉问罗近溪曰：“昔人谓子贡晚年进德，如谓仲尼日月也，如天之不可阶而升也，真是尊信孔子到至处。”先生曰：“此是子贡到老不信夫子处，如何

为进德 孔子一生之学，只是求仁，只是行恕。夫子此仁恕，即一时将天下万世都贯彻了。子贡不知，却只望夫子得邦家。至其后，仲尼以万世为士，为万世立命矣。子贡犹不知，且追恨夫子未得邦家，未见绥来动和之化，与夫生荣死哀之报，想其筑室于场，六年不去，犹是此念耿耿也。当时仪封人一见夫子，便说夫子不曾失位，只其位与人不同，正木铎天下万世之位也。朱子以“将”字解作“将来”之将，不知当作“将无”之将，所以把封人独得之见，与子贡一般看了。此是学问大关键，吾人学圣人眼目，此处放过，他皆无足论矣。”张和仲曰：近溪此说，可谓前无古人矣。然子贡亦有说得着处，如仲尼焉学之问是也。盖学贤是常事，学不贤，非孔子不能。舜之好问好察，殆是千载同调，非深于道者不易识也。[刘司中曰：“将”字当与《孟子》“币之未将”同解，盖天奉夫子以为木铎也。若作“将无”之将，尚有毫厘之隔。]

曾点二事俱不类

季武子卒时，孔子生才十七年，则曾点或未生，生亦甚少也，安得倚其门而歌乎 又可怪者，曾子芸瓜小过，而曾点暴怒如此，绝与鼓琴浴沂气象不类。岂所谓狂者之过耶，抑纪载失实也

千百年眼卷三

子夏《易》说

《易》：“鸣鹤在阴，其子和之。我有好爵，吾与尔靡之。”相观而善之谓靡，鸣鹤以相和成声，好爵以柑靡成德，子夏《易》说如此。今本作糜，糜，牛缠也，取系恋之义，然不如摩厉之说为长，以韵读之又叶也。

儒者说《春秋》之失

儒者之说《春秋》，其失有三：尊经之过也，信传之笃也，不以《诗》《书》视《春秋》也。其尊之过，则曰圣人之作也。其信之笃，则曰其必有所受也，无惑乎其求之益详，而傅会之益凿也。其视之异乎《春秋》，则曰此刑书也，无惑乎其言之益刻而锻炼之益深也。己以为美则强求诸辞，曰：此予也，此褒也，圣人之微辞也。己以为恶则强求诸辞，曰：此夺也，此贬也，圣人之特笔也。或曰：圣人之变也。一说弗通焉，又为一说以护之；一论少室焉

，又为一论以饰之。使圣人者若后世之法吏，深文而巧诋，蔑乎宽厚之意，此其失非细故也。

孔子不言乐

夏、殷之礼，孔子能言之而不及乐。鲤趋过庭，讯以学礼，亦不及乐。岂以礼具而乐即存耶？夫古乐之亡久矣，即孔子亦无得而闻也。若告颜子为邦而终之以韶舞，则于齐尝闻韶，唯颜子或足以知之耳。

三礼之乖异

七十二子之在孔门问道均矣，夫子没而其说不同。曾子袞袞而吊，子游裼袞而吊。小敛而奠，曾子曰于西方，子游曰于东方。异父之服，子游曰为之大功，子夏曰为之齐衰。曾子、子游同师于夫子，而异说如此，况复传之群弟子之门人，则其失又远也。从而信之，则矛盾可疑；从而疑之，则其说有师承。此三礼文义不能无乖异也。迨其后也，吕不韦作《月令》，盖欲为秦典，故祭祀官名不纯于周；汉博士欲为汉制，故封爵不纯于古。后世明知二书出于秦、汉，犹且目《月令》为周礼，《王制》为商礼至于今，则以其传远而不敢辨矣，惜哉。

鲁郊禘不出成王之赐

鲁郊禘之僭，天下后世所共议也，至以为成王之赐，则厚诬矣。《春秋》书禘于庄公，见禘之僭，始于闵公也。书四卜郊，见郊之僭，始于僖公也。由是观之，则郊禘不出成王之赐也明矣。且史者，载事之书也，以天子礼乐赐诸侯，岂细事哉？《左氏》未尝言之，《公羊》、《谷梁》及《国语》皆未尝言之。《公羊》之言曰：“卜郊非礼也，卜郊何以非礼？鲁郊非礼出。”其言即《春秋》意也。隐公尝问羽数于众仲，众仲曰：“天子用八，诸侯用六，大夫用四，士用二。”公从之，于是初献六羽。若八佾之赐果出成王，则众仲胡不举以对皋繇之盟，莒弘欲先蔡，祝鮀述鲁、卫初封之宠命赐物。其说鲁之宠锡，大辂、大旂，夏后氏之璜，封父之繁弱，土田陪敦，祝、宗、卜、史，官司、彝器，纤悉毕举。使有天子礼乐之赐，鮀也正宜藉口以张大于此时，而反无一言及之乎？昭公曰：“吾何僭矣哉？”子家驹曰：“设两观，乘大辂，朱干玉戚，以舞大夏，八佾以舞大武，此皆天子之礼也。”赐果出于成王，子家敢面斥昭公以僭

而不讳耶 由是观之，鲁之僭非特郊禘而已，天子之礼乐，大小皆悉用之。周公阅来聘鲁，飨有昌歜形盐而辞不敢受。宁武子聘鲁，鲁飨之，赋《湛露》、《彤弓》而曰：“其敢干大礼”二子之辞，盖恶鲁之僭也。以是观之，可见鲁之僭尚未久，故上自天子之宰，下至邻国之卿，苟有识者，皆疑怪逊谢。而鲁人并无一言及成王之赐以自解，以此知其诬也。按《吕氏春秋》云：鲁惠公使宰让请郊庙之礼于王，王使史角止之。夫知之而有郊禘，是鲁自僭也，然惠公虽请之，而鲁郊犹未率为常，僖公始作颂以郊为夸焉。记礼者以为鲁礼皆成王赐之，以享周公，而疑似之说，遂至于今，不可以不解。

春秋葬不择时

《传》曰：诸侯之葬五月，大夫经时，士则逾月。故先期而葬谓之不怀，后期不葬讥之殆礼。此则葬之不择年月日可考也。今检葬书，以己亥之日用葬取凶。谨按春秋之际，此日葬者凡一十余人，此则葬不择日可考也。《左传》子太叔曰：“若待日中，恐久劳诸侯来会葬者。”国之大事，无过丧葬，乃不问时之早晚，唯论人事可否，此则葬不择时可考也。

庄周未能忘情

庄周妻亡，鼓盆而歌，世以为达。此殆不然。未能忘情，故歌以遣之耳；情若能忘，又何必歌

[夏君宪曰：妇人好干家做功名，妇人之情也。庄周一生旷达，欲效曳尾之龟，必是被妻子逼拶不过，到此方得脱然，不觉手舞足蹈。《逍遥游》之作，或者其鼓盆之后乎]

孟子非受业子思

《史记》载：孟子受业子思之门人。不察者遂以为亲受业于子思，非也。考之孔子二十生伯鱼，伯鱼先孔子五年卒，孔子之卒敬王四十一年，子思实为丧主，四方来观礼焉。子思生年虽不可知，然孔子之卒，子思则既长矣。孟子以显王二十三年至魏，赧王元年去齐，其书论仪、秦，当是五年后事，距孔子之卒百七十余年。孟子即已耆艾，何得及子思之门相为授受乎哉 《孔丛子》称孟子师子思，论牧民之道，盖依仿之言，不足多信。

孟子性善无定论

“性相近”一语，千古论性之宗，不可易也。孟子道性善，然亦不能尽废或人之说。玩其言曰：“乃若其情，则可以为善矣，乃所谓善也。”曰乃曰可，皆拟议推敲之词，即性相近之意。及言声色臭味，则曰“性也，有命焉”，又曰“孩提之童，无不知爱其亲。孩提之爱，生于欲，所欲在乳。顺之则喜，拂之则啼。”与告子“食色性也”何殊乎 其曰性善，或是言性之原耳。朱元晦无极太极之辨，此为鼻祖。[袁石公曰：孟子说性善，亦只说得情一边，性安得有善之可名且如以恻隐为仁之端，而举乍见孺子入井以验之，然今人乍见美色而心荡，乍见金银而心动，此亦非出于矫强，可俱谓之真心耶]

孟子权衡失准

孟学孔者也，守其家法可也，乃一概执孔子以裁亘古之圣人，未免有权衡失准处矣。盖其别一时诋淫邪遁之言则精，而穷于圣权实变化之用则泥。

曾、孟称孔子

耿子庸有云：“登东山而小鲁，登泰山而小天下”，孟子之名孔子也，但可为孟子自道之言。“江汉以濯之，秋阳以暴之”，曾子之名孔子也，但可为曾子自道之言。此解无人会得。

夫子贤于尧、舜

王龙溪曰：尧、舜未易贤也，释者指事功而言，殆非本旨。夫人之情得于亲炙者，其情密而属意深；得于传闻者，其情疏而用意渺。况门人受夫子之教，耳目所濡染，精神所熔铸，中心诚服，同于罔极之恩，比之邈焉疏渺之迹，似若有间，故不觉称诵至于如此，门人亦不得而自知也。其曰不至阿其所好，亦若有慨于其中者矣。

螬可疗目

《孟子》所载陈仲子井中食李事，尝疑螬可以治耳目之病。及阅《晋

书》盛彦之母失明年久，常挞其婢，婢恨，以炙螬啖之，母食之美，后以示彦，彦乃抱母痛哭，然母从此目复明。因阅《本草》，亦云螬螬汁滴目中，可去障翳。乃知仲子匍匐三咽，不为无谓。

孟子不行三年丧

许竹崖曰：孟子劝人行三年之丧，而于其身则不能无疑焉。其书曰：“孟子自齐葬于鲁，反于齐，止于嬴。充虞请曰：‘前日不知虞之不肖，使虞敦匠，事严，虞不敢请，今愿窃有请也。木若以美然。’”夫以葬鲁未几，而即反于齐，止嬴，方暇而始可以问，则其未尝终丧于家也可知。否则，何自齐以至于葬鲁之后，更无余罅，乃至在途止嬴而可问耶 余谓此说诚独见也。

孟子辟杨、墨

杨朱治老子，墨翟治禹。孟子言其无父无君，又甚之于禽兽，几于酷吏苛辞矣。若以孔子差等百王之眼而照万世，则杨、墨之源不深，其流亦必不长，纵微孟子之排，亦将不久自熄。何者 世方决性命之情以饗富贵，安肯如杨子之不拔一毛 世方后公事急身图，安肯如墨氏之摩顶放踵而利天下 妨道蠹民，其唯乡愿乎 彼其通宦机、适俗性，故能深投小人之好，而且以久流于世也。然杨、墨真而乡愿伪，试思泣歧悲染，是何等心胸，即墨子守宋一端，已为今古奇绩。假令世有若人，又何暇稽其无父无君之流弊，即目之为忠臣孝子可矣。

孟子善言《诗》

“不以文害辞，不以辞害志”，学诗之法，孟子两语尽之矣。盖诗人之意，寄兴取喻，含蓄不尽，故言之者无罪，而闻之者足以戒，如刺淫乱，则曰“雍雍鸣雁，旭日始旦”，而昏冒之意自在言外。悯流民，则曰“鸿雁于飞，哀鸣嗷嗷”，而凄凉之景如在目前。伤暴敛，则曰“维南有箕，载翕其舌”，而诛求无厌之惨已不可胜言。孟子论与民偕乐，而独言鼓乐田猎，深识此意。如《诗》有“民之秉彝，好是懿德”，孟子释之曰：“民之秉彝也，故好是懿德。”未尝费辞而理自明。使宋儒为之，不知添许多诠释矣。又如《书》曰“刑故无小，宥过无大。”有作者解曰：刑故无刑小，宥过无宥大。只添二字，而语意明白，训诂家须作如是观。

《诗》亡辨

金华王柏曰：“王者之迹熄而《诗》亡，《诗》亡然后《春秋》作。”孟子之言，实二经始终之要，义理之所关也。解者谓夫子止因《雅》亡而作《春秋》，则《雅》者自为朝会之乐，《春秋》自为鲁国之史，事情阔远而脉络不贯。且孟子言“王者之迹熄而《诗》亡”，非曰王者之《诗》亡也。凡言《诗》，《风》《雅》皆在其中，非独以为《雅》也。《王制》有曰：“天子五年一巡狩，命太师陈诗，以观民风。”自昭王胶楚泽之舟，穆王回徐方之馭，而巡狩绝迹，诸侯岂复有陈诗之事哉！民风之善恶既不得知，其三百篇者，又多东迁以后之诗，无乃得于乐工之所传诵而已。至夫子时，传诵者又不可得，益不足以尽著诸国民风之善恶，然后因鲁史以备载诸国之行事，不待褒贬而善恶自明，故《诗》与《春秋》体异而用则同。

孟子不尽信《武城》

孟子于《武城》止取二三策，又曰“尽信书则不如无书”，可见古圣贤读典谟犹自有去取，所以识见笼罩千古。今之学者甘作辕下之驹，何怪其日陋也。虽然，使是说不出孟氏，则宋儒又以为异端之射的矣。

告子性学

告子一生留心性学，故《孟子》七篇，唯与告子论学最精，以为冥然罔觉，悍然不顾，不知告子甚矣。王弼州曰：荀子之言性恶，整矣，然亦自体验得之。如告子亦体验而得者也。杨子之善恶混，从孟、荀之论而发其疑；韩于之三品，复因三子之论而酌其似，非体验得者也。此论可为二子出气。

《孟子》句读

《孟子》“冯妇暴虎”章，一本作：“晋人有冯妇者，善搏虎，卒为善(句)，士则之(句)。野有众逐虎，虎负嵎莫之敢撻”云云。前“士则之”，后为“士者笑之”，文义相属，而于章旨亦合，特难与迂滞者语耳。

魏襄王竹简与孔壁同功

春秋战国殉葬之风大行，至始皇穿冢骊山，珠玑宝玉，穷极人代。唐太宗独以《兰亭》，高出千古矣。然孰与魏襄王之竹简也。襄王即《孟子》所谓“不似人君”者，而冢中独竹简数十车，古器一二，服玩珍怪无闻焉。即世传三书，无论如《大易系辞》，或烬于秦火，而出于冢中，则襄王竹简岂不与孔壁同功哉！当战国纷争，雅尚有如若人，诚未易者，乃世率置之弗道，惜哉！

孙叔敖碑考

《史记》载孙叔敖、优孟事甚详。按叔敖，浮光期思县人也。期思今废为镇。费补之云：予得汉延熹中碑，书是事微有不同，云：病甚，临卒，将无棺槨，令其子曰：“优孟曾许千金贷吾。”孟，楚之乐长，与相君相善，虽言千金，实不负也。卒后数年，庄公置酒以为乐，优孟乃言孙君相楚之功，即慷慨高歌，泣涕数行。王心感动觉悟，问孟，具列对，即求其子而加封焉。子辞：“父有命，如楚不忘亡臣社稷功，而欲有赏，必于潘国，下湿境埆，人所不贪。”遂封潘乡，潘即固始也。而所载歌绝奇，曰：“贪吏而可为而不可为，廉吏而可为而不可为。贪吏而不可为者，当时有污名；而可为者，子孙以家成。廉吏而可为者，当时有清名；而不可为者，子孙困穷，披褐而卖薪。贪吏常苦富，廉吏常苦贫。独不见楚相孙叔敖，廉洁不受钱。”味其语，愤世嫉邪，含思哀怨，过于恸哭，胜《史记》所书远甚，听者安得不感动也。欧阳公《集古录》谓：微斯碑，后世遂不复知孙叔敖名饶。又谓：碑亦罕传，余以集录二十余年间，求之博且勤，乃得之云。

孙武入郢之举疑伪

孙武之谈兵，当在穰苴之后、吴起之前。然武为吴将入郢，其说或未尽然。丘明于吴事最详练，又喜夸好奇，以武如此举动，不应尽没其实。盖战国策士以武圣于谈兵，耻以空言令天下为说文之耳。夫谈者固未必有用，用者固不必谈。刘子玄非真能史，其论史即马、班莫能难。严羽卿非真能诗，其论诗即李、杜莫能如。藉令马、班、李、杜自言之，或未必如二子之凿凿也，而责二子以为马、班、李、杜则悖矣。

子胥、种、蠡皆人杰

扬子云以三谏不去、鞭尸藉馆为子胥之罪，以不强谏勾践而栖之会稽为种、蠡之过。夫三谏而去，为人臣交浅者言也，如宫之奇、泄冶乃可耳。至如子胥，吴之宗臣，与国存亡者也，去将安往哉！百谏不听，继之以死可也。孔子去鲁，未尝一谏，又安用三！父受诛，子复仇，礼也。生则斩首，死则鞭尸，发其至痛，无所释也。是以昔之君子，皆哀而恕之，雄独非人子乎！至于藉馆，阖闾与群臣之罪，非子胥意也。勾践困于会稽，乃能用二子，若先战而强谏以死之，不过一强项之臣耳，于国家成败何益哉！[唐卢元甫有《胥山铭序》云：“伍公绝楚出疆，在平为未宦臣，在奢为既壮子，坎壤仗节，乞师于吴，五战入郢。先王有言：‘抚则后，虐则仇。’成汤用为大义，孔子立为大经，子胥修为大仇，骚人赋为大怨。”语意豁达，足为子胥吐气。]

吴亡不系西施

昔人谓声色迷人，以为破国亡家，无不由此。夫齐国有不嫁之姊妹，仲父云无害霸。蜀宫无倾国之美入，刘禅竟为俘虏。亡国之罪，岂独在色！向使库有湛卢之藏，潮无鸱夷之恨，越虽进百西施何益哉！

西施不随范蠡

自杜牧有“西子下姑苏，一舸逐鸱夷”之句，世皆传范蠡载西施以逃。及观《修文御览》引《吴越春秋》逸篇云：吴亡后，浮西施于江，令随鸱夷以终浮沈也。子胥之被谗，西施有力焉。子胥死，盛以鸱夷，浮之江，今沈西施于江，所以谢子胥也。范蠡去越，亦号鸱夷子，杜牧遂误以胥为蠡耳。《墨子》曰：“吴起之裂，其功也；西施之沉，其美也。”岂非明证哉！文士一时趁笔，遂堕后人于疑网。[余按唐《景龙文馆记》，宋之问分题得《浣纱篇》云：“越女颜如花，越王闻浣纱。国微不自宠，献作吴宫娃。一行霸勾践，再笑倾夫差。一朝还旧都，靓妆寻若耶。乌惊入松萝，鱼畏入荷花。”观此则西施后还会稽矣。要之沉江之说为信。/夏君宠曰：作随蠡去更好，更有趣。沉江何益也。吴宫历年之宠幸，介然必成所事，岂儿女柔肠所可辨耶。谮子胥，为主吠也，何足诛！]

大赦始于春秋

后世乃有大赦之法，不问情之浅深，罪之轻重，凡有犯在赦前，则杀人者不死，伤人者不刑，盗贼及作奸犯科者不诘，于是赦为偏枯之物、长奸之门

。然观管仲所言及陶朱公之事，则知春秋、战国时已有大赦之法矣。

苏代为燕昭间齐

燕昭即位，志复齐仇，非一日矣。乐毅以赵乱适卫、至燕，在十七年之后，又十年始合五国以破齐。方其患齐之强，志未逞也，苏代之徒为之间齐，离赵之交，激秦之怒，劝之以伐宋，骄其兵而罢其师，齐卒以亡，代有力焉。而世不数，何也？张和仲曰：代之所为，不过倾诈反覆之术，与兵家之用间等耳。必有乐毅，然后能号召五国，连兵济上。毅所谓发纵指示之功也，岂代可拟哉！

乐毅、田单两贤相厄

乐毅为燕合诸侯破齐，杀湣王，举全齐之富而归之燕，徇齐五年，下齐七十余城，唯莒、即墨未服。兵久于外，而燕人无怨心，诸侯无异议。其所以镇抚内外，必有道矣。湣王之暴，神人之所共弃，而伐齐之利，诸侯之所共有，此固毅之本计欤。至于莒、即墨相持，田单拒之五年而不决，此非战之罪，勇智相敌，势固然耳。廉颇拒王龔于长平，司马懿拒诸葛亮于祁山，智均力敌，虽有小负，莫肯先决而要之以久。使毅不遭惠王之隙，以燕、齐之众而临二城，磨以岁月，虽田单之智，将何能为乎？其势如燕将之守聊，愈久而愈困耳。至夏侯玄不达兵势，以为毅不下二城，将以成王者之业，此书生之论，非其实也。[古今用兵，攻守之势甚悬，有善守则无善攻。是故王莽以百万围昆阳也而歼，隋炀以百十三万围平壤也而溃，此其兵莫众矣，则曰将非才也。孔明以十万围陈仓而不拔，孙权以十万围合肥而几擒，此其将莫才矣，则曰兵非众也。光武悉汉将之良以围天水而折北，神武悉齐兵之锐以围金墉而殒身，此将非弗才、兵非弗众矣，则犹曰敌坚也。拓拔英、杨大眼以四十万围钟离而只轮不返，郭子仪、李光弼以六十万围相州而九师尽奔，此将非不才、兵非不众、敌非不脆矣，则犹曰救至也。至魏太武屯百万于宋，唐太宗聚天下于辽，则不惟将之才绝古今，而且帝矣；不惟兵之众极海宇，而且精矣，加以盱眙小城、安市夷帅，敌非勍也；义隆破胆，延寿望风，救已绝矣；然而卒自解者，何以故也？故曰：攻守之势，悬绝甚也，有善守则无善攻也。而况乎乐毅之将燕昭之兵，而攻乎田单之守，又有骑劫之代也，若之何二城之可拔也！]

乐毅去就无歉

毅以谗去燕适赵，赵，父母国也，报燕惠王书称：“忠臣去国，不洁其名。”不效战国反覆，复为赵而仇燕，去就无歉，传之子孙亦然。高帝过赵，复封其孙乐叔者于乐多，其所感者深矣。然则乐毅非战国之士也。

田单用疑

田单之保即墨也，使人食必祭，以致乌鸢，又设为神师，皆近儿戏，无益于事。盖先以疑似置人心腹中，则夜见火牛龙文，足以骇动，取一时之胜，此其本意也。

商鞅善托其君

商君之初见孝公也，说之以帝道，不悦；复说之以王道，又不悦；最后乃复进公以霸道。若此者，岂真望其君以帝王之道哉！盖先以迂阔久远之事尝焉，使孝公之心厌，再尝之，而知其心之必在于富强也，故一语而辄合，商君所以内托其身而外托其君者审矣。说者曰：“图王不成，其弊犹可以霸。”呜呼！使齐桓、晋文而行汤、武之事，将求亡之不暇，虽欲霸可得乎！第此难与拘儒道耳。

商鞅徙言令便者

商鞅徙木之后，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来言令便者，商鞅曰：“此皆乱化之民。”尽迁之于边城。夫立法之时，不难徙言不便者，而难徙言便者，鞅一切不顾，直是有豪杰胸胆，要亦厌其变迁不情耳。

虞卿复相赵

游说之士，皆历诋诸侯，以左右罔其利。独虞卿始终事赵，专持从说，其言前后可考，无翻复之病，观其赴魏齐之急，捐相印、弃万户侯而不顾，此固义侠之士，非说客也哉！然太史公记虞卿与赵谋事，皆秦破长平后，而卿为魏齐弃相印、走大梁，则前此矣。意者魏齐死，卿自梁还复相赵，太史公叙次偶倒耳。

仲连使秦不终帝

鲁仲连辩过秦、仪，气凌髡、衍，而从横之利不入于口，因事放言，切中机会，排难解纷，如决溃堤，不终日而成功，逃避爵赏，脱屣而去，战国以来一人而已。仲连死，秦人帝，不旋踵而亡，若天下共守其言不背也。

杨龟山误贬藺相如

藺相如争赵璧事，气盖秦廷，而杨龟山弗是之，谓古以皮币珠玉而不得免者，况一璧乎 归赵何益 是时宋输女真金帛多矣，不知又何益也 龟山此论，岂其未见靖康以后事耶

救阨与非奢不可

阨与之地，秦、韩、赵三国之交。秦攻韩而移兵阨与，盖出赵之不意也。赵议发兵救之，廉颇不肯轻用其名，斗成败于鼠穴。赵奢出自细微，一战而胜。然则颇遂不若奢与 不知颇，秦所忌也；奢，秦所易也。奢将则敌信而不疑，颇将则敌畏而备坚矣。故奢之事，颇虽勇不能行；颇之言，奢虽胜不能夺也。尚论者其可以一胜之功妄置褒弹乎

平原君所失不独毛遂

《战国策》：秦围邯郸急且降，平原君用传舍吏子李同之说，得敢死士三千，却秦军三十里。所谓李同者，非平原客也，则其所失不独一毛遂已。

范雎、蔡泽倜傥

范雎以亡囚而驱四贵，蔡泽以羁旅而攫相位。行而无媒，犯天下之所至难，其势非危言则无所激，故泽之宣言困雎者，即雎之谬言无王也。三寸柔舌，博金印如斗大，吁，可畏哉！虽然，范雎富贵已极，及泽一说，即日解印绶如掷瓦砾。泽为相亦不过数月，谢病免归。二子所谓倜傥之士，其心能作能止，真有过人者。黄东发犹有捕蝉之诮，岂真所谓耳食者与

应侯用蔡泽

蔡泽以唐举一言之激，袖手而入秦，乘应侯之自危，出不穷之辩，杜其口，伏其意，安然而据其相位，若承螭然。智者以为蔡泽之用应侯，不知应侯之用蔡泽也。夫自武安戮，郑安平叛，王稽见法，人主之大欲不尽酬，而应侯且无以自解，盖尝彷徨而左右顾，求其人以托税驾之地而不可得，得一蔡泽为之代，应侯其免矣，是故幡然而荐之。天下皆以应侯能用贤，而应侯之过，自是无以闻于昭王者，非以蔡泽故耶

秦先时自有张禄

《史记》谓睢入秦，变姓名为张禄。学者盖不知秦先时自有张禄也。初，孟尝君相齐，悦张禄先生之教，奉之黄金百斤、文织百纯，禄辞而不受。他日谓孟尝君：“夫秦，四塞国也，游宦者不不得入焉。愿君为丈尺之书，寄我于秦王。我往而遇乎，固君之人也；往而不遇乎，虽人求谋，固不遇矣。”孟尝君曰：“敬闻命。”因为之书，寄之秦王，往而大遇。考之田文之卒，在范雎未入秦之先，则张禄之入秦，居范雎之前久矣。睢入秦而踵名张禄，岂禄尝有闻于诸侯，秦特令睢冒其名以诳邻国耶

吕不韦之愚

吕不韦事，谈者皆艳之，不知不韦何奇之有，天厌秦德，假手贾人子巧易其宗耳。不然，不韦自谓智矣，能反掌攘千乘之国，而不能奋身脱赤族之诛；能立毙二王于方壮之年，而不能制子政于垂髫之日，岂智于前而后乃愚耶天夺其鉴矣。若夫《吕览》一书，要不过窃他人之唾余，矜自己之隽永，千金悬咸阳市而无一敢增损一字，岂真“游、夏不能赞一词”耶 儒家者流，取其首篇所纪月令，厕之礼经，迄于今不废也，岂不韦能愚后人哉，人自愚耳。

黄歇之祸不在李园

黄歇之为奸，大类不韦，而行之于为相之后，尤不义。虽使听朱英，杀李园，终擅楚国，亦将不免大咎。何以言之 楚之立国仅千岁，无功于民而获罪于天，天以歇阴乱其嗣，而与之俱毙，岂区区朱英所能为哉 不然，以黄歇之智，而朱英之言独无慨于中乎！

燕、吴之所以亡

燕国于蛮貊之间，春秋之际，未尝与诸侯会盟。至于战国，亦以耕战自守，安乐无事，未尝被兵。文公二十八年，苏秦入燕，始以纵横之事说之。自是兵交中国，无复宁岁，六世而亡。吴自太伯至寿梦十七世，不通诸侯，自巫臣入吴，教之乘车战射，与晋、楚力争，七世而亡。兴亡之迹，大略相似。彼说客策士，借人之国以自快于一时可矣，而为燕若吴者，亦何利此二子哉！

客非负齐

“松耶柏耶”之歌，悼王建以客亡国也。然是时有即墨大夫，亦客也，知齐亡在旦夕，见王而说之日：“齐地方数千里，带甲百万，今三晋大夫不便秦，而在阿、鄆之间者百数。王收而与之数万之众，使收晋故地，即临晋之间可复矣。鄆、郚大夫不欲为秦，而在城南下者百数。王收而与之数万之众，使收楚故地，即武关可入矣。如此而齐威可立，岂特保国家而已哉！”建不听，而竟饿死其邑松柏之间。为此谋者非客耶 然则非客负于齐，固王听之不聪耳。

千百年眼卷四

秦用客之功

七国虎争天下，莫不招致四方游士。然六国所用相，皆其宗族及国人，独秦则不然。始与谋国开伯业者，魏人公孙鞅也，其他若楼缓赵人，张仪、魏冉、范雎皆魏人，蔡泽燕人，吕不韦韩人，李斯楚人，皆委国而听之不疑。卒之所以有天下者，诸人之力也。

战国九流中辩士

战国著书者亡非辩士，九流中具有其人。孟、荀，儒之辩者也；庄、列，道之辩者也；衍、奭，阴阳之辩者也，髡、孟，滑稽之辩者也；宋玉，词赋之辩者也。今但知仪秦髡衍为辩士，孟氏有好辩之名，亦小矣。

古文多譬况

秦、汉以前，书籍之文，言多譬况，当求于意外。如《尚书》云：“说筑傅岩之野。”筑之为言，居也，后世犹有“小筑”之称。求其说而不得，遂谓传说起于板筑，虽孟子亦误矣。伊尹负鼎以干汤，谓尹有鼎鼐之才也，犹《书》曰“迓衡”云耳。横议者遂谓伊尹为庖人，若然，则衡秤也，尹曰迓衡，其亦舞秤权之市魁乎。子贡多学而识，故孔子曰“赐不受命而货殖焉”。庄子便谓子贡乘大马，中绀表素之衣；太史公立《货殖传》，便首诬子贡，如此则子贡一猗顿耳。又《论语》“为命，裨谌草创之。”左氏遂谓裨谌谋于野则获。盖因草之一字诬之也。孔父正色而立朝，左氏遂谓孔父之妻美而艳，盖因色之一字诬之也。例此以往，则《国语》谓骊姬蝎潜申生，必将如吉甫之掇蜂；《礼》所云诸侯渔色于下，即小说家谓西施因网得之类矣乎。姑发此以谗知者。

读书句读

学者有读书终身不知句读者，由少年不经师匠，因仍至此。尝观李彦平读《礼记》“男女不杂(句)坐不同(句)施枷不同(句)巾带不亲授(句)”，程伯淳读《孟子》“至大至刚以直(句)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”，姚宽读《左氏春秋》“故讲事以度轨(句)量谓之轨取材以章物(句)采谓之物”，又“闻晋公子骀协欲观(句)其裸浴(句)薄而观之”，费补之读《汉书卫青传》“人奴之(句)生得无笞骂即足矣”，杨用修读《史记》“高祖与父老约(句)法三章耳”，皆妙得古人之旨。以类推之，如《庄子》“泾流之大两涘”为句。《史记封禅书》“八神：一曰天主，祠天齐；二曰地主，祠泰山梁父”，“观后天子至梁父礼祠地主之文，则八神名当至”“主”字句绝，而用修、允宁皆“一曰天”“二曰地”为句。《季布传》“身屡典军搆旗者数矣”九字一句，而《索隐》“身屡典军”为句。《匈奴传》“务调纳其说，以便偏指，不参彼己”句绝，而《索隐》以“偏指不参”为句。《律书》“虽妙必效情(句)核其华道者明矣”，而用修引之作“情核其华”为句。《魏豹彭越传》：“其云蒸龙变，欲有所会其度”句绝，言欲遭时行志，与所蕴适相际也，如云此足下度内耳可证，而用修“其度以故”为句。《谷永传》“成帝效为微行，多近幸小臣”句绝，“赵李从微贱专宠，皆皇太后与诸舅夙夜所常忧”，而用修、元美皆读云“小臣赵、李从微贱专宠”。此类来可悉数。

古书之伪

《本草》，神农书也，中言豫章、朱崖、赵国、常山、奉高、真定、临淄

、冯翊出诸药物，如此郡县，岂神农时所有耶 《山海经》，禹、益书也，中有长沙、零陵、桂阳、诸暨，如此郡县，岂禹时所有耶 《三坟》，伏羲、神农、黄帝书也，然谓封拜之辞曰策，策始于汉，而谓伏羲氏有策辞可乎 祭天地于圜丘，大夫之妻曰命妇，《周礼》始有之，而谓天地圜丘、恩及命妇为黄帝之事可乎 相人之术起于衰世，而谓圣人以形辨贵贱、正贤否为神农之书可乎 《三略》《六韬》，太公书也，然其中杂援军讖，以足成之，夫讖书起于战国之后，太公之时曾有之乎 《尔雅》，周公书也，然其中有云张仲孝友，张仲，宣王之臣也，周公安得载之《尔雅》 《左传》，丘明书也，然其中有云“虞不腊矣”，夫腊之为节，秦始有之，丘明安得记之《左传》 《汲冢》，周书也，其《周月解》则以日月俱起于牵牛之初，夫自尧时日躔虚一度，至汉太初历始云起牵牛一度，何《周月》而乃尔 《时训解》则以雨水为正月中气，夫自汉初以前历皆以惊蛰为正月中气，至太初历始易之以雨水，何《时训》而云然 《子华子》，程本书也，其语道德则颇袭《老》《列》之旨，语专对则皆仿《左氏》之文，是何彼此之偶合 作声歌似指汉武朱雁芝房之事，喻子车复窃韩愈、宗元墓铭之意，是何先后之相侔 《苍颉篇》，李斯作也，其曰“汉兼天下，海内并厠，豨黥韩覆畔讨灭残”，然则汉事何以载于秦书 此类甚多，或摹古书而伪作，或以己意而妄增，至使好事之流，曲为辩释，以炫其博，是皆未之深考耳。

秦之所以帝

尚论秦之帝者，皆曰商君开塞耕战。范睢远交近攻。此说似矣，而非其要也。及读东坡《策断》，为之跃然。《策断》曰：“用兵有权，权之所在，其国乃胜。是故我欲则战，不欲则守，战则天下莫能支，守则天下莫能窥。”昔者秦尝用此矣，开关出兵，以攻诸侯，则诸侯莫不愿割地而求和。诸侯割地而求和于秦，秦人未尝急于割地之利。若不得已而后应，故诸侯尝欲和而秦尝欲战，如此则权固在秦矣。且秦非能强于天下之诸侯，秦惟能自必，而诸侯不能，是以天下百变而卒归于秦。诸侯之利固在从也，朝闻陈轸之说而合为从，暮闻张仪之计而散为横。秦不然，横人之欲为横，从人之欲为从，皆其自择而审处之。诸侯相顾而终莫能自必，则权之在秦，不亦宜乎！

秦法弃灰有故

秦法，弃灰于道者弃市。此固秦法之苛，第弃灰何害于事而苛酷如此 盖尝疑之。偶阅《马经》，马性畏灰，更畏新出之灰，马驹遇之辄死，故石矿之灰

往往令马落驹。秦之禁弃灰也，其为畜马计耶 一日又阅《夏小正》及《月令》，乃毕得其说。仲夏之月毋烧灰。郑氏注谓为伤火气是矣。是月王颁马政，游牝别群，是毋烧灰者，亦为马也。固知弃灰于道，乃古人先有此禁，但未必刑之如秦法。古人惟仲夏乃行此禁，秦或四时皆禁，故以为苛耳。

秦不绝儒生与经籍

始皇之初，非不好士，亦未尝恶书，观其读李斯《逐客书》，则亟毁初禁，开关以纳之；读韩非《说难》，则抚髀愿识其人，其勤于下士、溺于好文如是！其后焚书之令，以淳于越议封建；坑儒之令，因卢生辈窃议时事而下，要皆有所激而然也。按是时陆贾、酈食其辈皆秦儒生，陈胜起，二世召博士诸儒生问故，皆引《春秋》之义以对，亦三十余人。然则秦时曷尝不用儒生与经学耶 后叔孙通降汉，时有弟子百余人，齐鲁之风，固未尝替。萧何入咸阳，收秦律令图书，然则秦又曷常废儒生与书籍耶 后世不明经者，皆归之秦火。夫《易》固为未烬之全书矣，又何曾有明全《易》之人哉 昔人谓秦人焚书而书存，诸儒穷经而经绝，盖为此发也。《诗》有六亡篇，乃六笙诗，本无其辞；《书》有逸篇，仲尼之时已无矣，皆不因秦火。自汉以来书籍至于今日，百不存一，非秦人亡之耳，学者自亡之耳。〔《史记》秦焚书之令云：《诗》、《书》、百家语皆焚之，所不去者，医药、卜筮、种树之书。然六籍虽厄于煨烬，而得之口耳所传、屋壁所藏者，犹足以垂世，立教千载，如一日也。医药、卜筮、种树之书，当时虽未尝废锢，而并未尝有一卷流传于后世者。以此见圣经贤传，千古不朽，而小道异端，虽存必亡，初不以世主之好恶而为之兴废也。〕

秦火后遗书

万历甲午，司农郎叶公春及疏云：“孔子删书，断自唐虞讫周，典谟训诰誓命之文凡百篇，秦火后行于世者五十八篇耳。秦始皇二十六年，遣徐福发童女数千人入海求神仙。徐福多载珍宝图史，至海岛，得平原大泽，止王不归，今倭其种也。始皇三十四年始下焚书之诏，故司马光温公《倭刀歌》曰：‘徐福时行书未焚，遗书百篇今尚存。’乞乘小西飞封款之便，及纂修正史之时，檄至彼国，搜寻三代以前古书。”叶公此疏，实非迂阔。《丹铅总录》、《双槐岁抄》亦尝言及之矣。陈眉公山居课儿有诗曰：“儿曹莫恨咸阳火，焚后残书读尽无。”〔夏君宪曰：如此表章，不枉却叶公手疏也。然秦灰之后，代有异书，其毁灭散逸于腐人之手者多矣。有稍知收藏，辄群聚而笑之，尚望其搜求于海外耶

则谓叶公此疏为空言可也。]

坑儒考

秦既焚书，诸儒多谤怨。召诸生至者，皆拜为郎，凡七百人，乃密令冬月种瓜于锄谷中温处，瓜有实，诏下博士诸生说之，人人各异。乃命就视之，先为伏机，诸生各相难不能决，因发机填之以土。於乎！据秦之机焰，儒书与其人灭绝久矣，今二千年间何如哉！

秦世文章

秦王吞诛六雄，首采李斯言，焚《诗》《书》，尊法吏，乃其所称制与金石之铭，犹郁郁乎文也。如李斯所撰《峯山碑》三句始下一韵，是《采芑》第二章法。《琅耶台铭》一句一韵，三句一换，是《老子》“明道若昧”章法。不意虐焰之后，文章犹复遵古如此，毋乃阳弃而阴用之耶

黔首之称不自秦始

李斯刻石颂秦曰：“黔首康定”。太史公因此语，遂于《秦纪》谓“秦更民曰黔首”，朱子注《孟子》亦曰：“周言黎民，犹秦言黔首。”盖因太史公之语也。然《祭统》《内经》实先秦出，黔首之称古矣，恐不自秦始也。

九鼎不为秦用

威烈王时，九鼎震，震者，沦之兆也。鼎，神物也，既能震动，则没入水理也。宋大丘社亡，亡者，自亡也，社能自亡，则鼎能自没无疑。使鼎诚在秦，始皇又何必使人没水而求之也。秦所铸金人有何灵爽，犹潜然泪下于将徙，况神禹之鼎乎。神剑跃入平津，湛卢飞去楚国，鼎不为秦用明矣。故秦史既书昭襄之世九鼎入秦矣，而太史公《秦纪》又书始皇二十八年，使千人没泗水求周鼎，不获也，书法前后抵牾，政使作后来者疑团耳。

长城不自始皇

长城之筑，非独始皇，自赵简子时已起长城备胡矣。秦昭王时筑长城于陇

西，赵自代王亦筑于阴山下，盖借此以限华夷，堤防中外，似不为过。然内政不修，而区区外侮之御，以至竭天下之力，亦愚矣。虽然，更继秦者，皆因其已成之势，而世加修补之功，始皇此举，要不为无功于后人。但始皇本谋固欲其子孙传之无穷，岂知身首其疲民亡国者，徒为千万世作役耶 及郡县之制，亦不自秦，按《左传》楚灭陈为县，名始此。

立扶苏无救于亡秦

或谓始皇既没，高、斯之乱不作，得扶苏而君之，犹可以济。不知中原赤子，父子祖孙就嬴氏锋刃者，几二百年，即有圣子圣孙嘘呵保护，无及也。

秦亡不由兵弛

班史以销锋镝、弛武备为秦之所以亡。然秦之亡，非关于兵弛也。当时尽吞六雄，威震六合，彼胡越僻在裔夷，岂能为纤芥之害，而发百万之师以伐之；骊山阿房之役，又复数十万，健卒壮士虚耗糜烂于不切之役，盖侧目倒戈、相挺而并起者，皆秦兵也。《史记》言：“先是，诸侯吏卒繇戍屯使过秦中者，秦中吏卒遇之多无状。及章邯以秦军降诸侯，诸侯吏卒乘胜多奴虏使之，轻折辱秦吏卒。秦吏卒多怨窃言，诸将微闻其语，以告项羽。羽乃尽坑秦卒二十余万人。”夫此二十万人者，即十余年前王翦、王贲等将之以横行天下、诛灭六雄者也。国有兴废，而士心之勇怯顿殊，异哉！然章邯之降也，特以畏赵高之谗、二世之诛，而其兵固非小弱，亦未尝甚败衄也。而此二十万人者，亦复弭耳解甲，而曾无异辞，虽明知必蹈祸机，反幸诸侯之入关以纾祸，所谓寡助之至，亲戚叛之者欤

章邯未可轻

高祖自汉中东出，司马欣、董翳望风稽颡，独章邯坚守废丘，逾年不下。至于浇水灌之然后破，此岂脆敌哉！惜其不知所事，身名俱灭，严尤之于王莽，道覆之于卢循，皆一律也。

天亡秦

秦灭六国，赵独可惨。长平之役，战而斩者四十余万，降而坑者又四十余

万。即于此时生一男子曰赵高，先后杀始皇之二子，而灭秦之宗社；生一女于曰邯郸姬，阴以吕易嬴而莫之觉。全盛一统之业，忽然瓦解，此两人盖从内乱之，赵国之冤气所化也。秦灭六国，楚独无罪。诱怀王而幽囚以死，骨方未寒，王翦六十万人风骤雨至，五湖七泽，势如破竹，陆终、熊绎之后，荡无子遗。即于此时生二男子于东楚，曰陈胜、吴广，生二男子于西楚，曰刘季、项籍，奋臂大呼，四方响应，神都天阙，三月飞烟。七百年之基，拱手付焉。此四人者，盖从外取之，楚国之愤气所化也，孰谓天道贲贲耶！

陈涉秦民之汤、武

陈涉之王也，其事至微浅，然缙绅先生抱祭器而往归之，张耳、陈余、房君之徒，又皆以兴王之业说之。至其不幸而败，史氏犹再三致意，称其所致王侯将相，竟足以亡秦。夫涉起谪戍而首事，其大要不过偷一时之欲，用军行师，来尝有一日之规，天下后世，正不当以兴亡之事责之，旧史犹复云云。吁，亦悲矣！天下苦秦之祸，故家遗俗，豪杰侠士，丧气略尽。乃其所不虑之戍卒，犹能为天下首事。虽其人物卑陋，事至微浅，而古今犹幸之。盖积万年之憾，而发愤于陈王，犹曰此秦民之汤、武耳。

范增智不如儿女子

婴母知废，陵母知兴，成败之理，虽妇人亦能知之。汉非诸杰所得夺也。居巢叟既知沛公有天子气，又曰“亟击勿失”，智出两女子下矣。又外黄舍人儿，年十三，尚能说羽赦外黄当坑者。居巢叟年已七十，顾不能谏羽，使戮子婴、杀义帝、斩彭生、坑秦二十万众，智愚之相去何远哉！

项氏之忧不在沛公

昔者邓侯不杀楚文王，而楚卒灭邓；楚子不杀晋文公，而晋卒败楚；项籍不杀高帝，而汉卒诛项氏，志士至今惜之。呜呼！必杀其所忌而以得国，则安知天下之祸将不出于其所不足忌者哉！昔秦覆灭诸侯，其所忧者，六姓之逋士也。于是不爱重宝，致天下之豪杰而歼其党。始皇之为计亦密矣，而不知乱秦者，则刑余之弄臣；而卒亡之者，皆其不虞之厮隶戍卒也。高帝定天下，亦惟韩、彭、黥布易动而难蓄，三人死，宜果无事，而禄、产之孱弱，几尽天下。由是观之，患不在于纵敌，而多杀无益于弭寇。彼范增者，滋羽之暴，徒欲毙汉

于一击，即使得志，而喑哑叱咤之雄，其堪为混一六台之主而无后患乎 吾恐项氏之忧，不在沛公也。

相不足凭

舜重瞳子，羽亦重瞳子，不必皆仁。勾践长颈鸟喙，禹亦长颈鸟喙，而长颈鸟喙不必皆不仁也。彼皮相者，其足与论士乎

高帝入关有天幸

高帝之入秦，一战于武关，兵不血刃而至咸阳，此天也，非人也。秦之亡也，诸侯并起，争先入关，秦遣章邯出兵击之。秦虽无道，而其兵力强，诸侯虽锐，而皆乌合之众，其不敌秦明矣。然诸侯皆起于群盗，不习兵势，凌籍郡县，狃于亟胜，不知秦之未可废也。于是章邯一出，而杀周章、破陈涉、降魏咎、毙田儵，兵锋所至，如猎狐兔，皆不劳而定。后乃与项梁遇，苦战再三，然后破之。梁虽死，而秦之锐锋亦略尽矣。然邯以为楚地诸将不足复虑，乃渡河北击赵。邯既北而秦国内空，至是秦始可击。而高帝乘之，此正兵法所谓避实而击虚也。怀王之遭沛公固当，然非邯、羽相持于河北，沛公亦不能成功。故曰：此天命，非人谋。

高祖为义帝发丧

汉高祖为义帝发丧，与曹操挟天子以令天下，其事无乃相类 不知为义帝发丧，因人之短而执之；挟天子以令天下，负己之有而挟之。虽皆诡之为名，但一则豪杰起事，举动光明；一则奸雄不轨，踪迹暗昧。为义帝发丧，无君之罪在项羽；挟天下以令诸侯，无君之责在曹操。[夏君宪曰：为义帝发丧，无大紧要，只作口头话柄耳。汉之兴原不系此。羽之立帝，则是浅夫之智，甚无谓，到后面势不得不杀矣，却便惹起许多唇舌。然羽弑帝，亦何救于乌江之败也！]

汉王未尝颠倒豪杰

汉王待九江王布，踞洗召之，已又供帐如王者。苏老泉谓汉王能颠倒豪杰，刘元城又以为识先后着。不知布既杀楚使，又与楚战，又避楚间道来归，此

时情势，布必无还楚之理，故当踞洗时，遂以踞洗见，布虽大怒，怕他走到那里去，非汉王故意傲布，实算得布不得不就汉也。其后帐御饮食、从官之盛，此招徕远人之常事，何足为颠倒豪杰。况踞洗亦是汉高谩骂故态，亦是豁达大度之一节，何暇思及先后着来。

高祖酬赏遗轅生

汉高祖大封功臣，所遗不独纪信也。余考陆机《汉高祖功臣颂》曰：“轅生秀朗，沉心善照。汉旆南振，楚威自挠。大略渊回，元功响效。邈哉斯人，何识之妙。”按《汉书》轅生说汉王曰：“愿君出武关，项王必引兵南走。王深壁，令荥阳、成皋且得休，乃复走荥阳。如此则楚所备者多，力分，汉得休，复与之战，破楚必矣。”其后高祖未酬其赏，故史不列于功臣之数。陆机作颂，乃侷之二十一人之列，可谓发潜阐幽矣。王应麟曰：轅生说行而身隐，鸿飞鱼潜，脱屣圭组，远希鲁连，近慕董公，亦古之逸民，不可与辩士说客并论也。

侯公碑考

侯公说项羽事，《汉书》载本末不甚详。高祖以口舌远之，诚难能矣，然世或恨其太寡恩。宋叶石林有《汉金乡侯长君碑》云：“讳成，字伯盛，山阳防人。汉之兴也，侯公纳策，济太上皇于鸿沟之厄。谥安国君，曾孙辅，封明统侯。光武中兴，玄孙霸为大司徒，封于陵侯。枝叶繁盛，或家河随，或邑山泽。”然后知高祖所以待侯公者亦不薄，惟不用之而已。汉初群臣未有封侯者，一时有功，皆旋赐之美名，号曰君，有食邑，如娄敬封奉春君之类是也。后汉《侯霸传》：河南密人。不言为侯公后，但云族父渊，元帝时宦者，佐石显等领中书，号太常侍，霸以其任为太子舍人。盖史阙也。汉之遗事，古书无复可见，而偶得于此，知藏碑不为无补也。

萧何器识

李斯以焚书亡秦，萧何以收图籍兴汉。胜者之所用，败者之局也。草莽角逐之时，见秦府库宫室之盛，即沛公不能不垂涎。何一刀笔吏，固已习国家体要如此，其器度有越人者。高祖论功，以何为第一，真第一也。但“发纵指示”四字于何不切，当归子房。

萧何治未央宫有深意

高帝之都关中，意犹豫未决，嫌残破故也。何大建宫室，以转其机，盖不欲以据形势、定根本正言于高帝，恐费分疏耳。正与买田宅自污意同。

漂母风旨与圯上老人同

漂母，异人也，其谓淮阴曰：“哀王孙而进食，岂望报哉！”盖微言以悟侯耳。知侯之才足以立功，又逆料其不能居功，风旨大略与圯上老人同，特后世无有窥见其妙者。

韩信威名

汉高帝极厚信，亦极忌信。使信将，则以张耳监之；信下魏破代，则收其精军。盖汉实畏其能，故信卒不免。田肯有云：“陛下已得韩信，又治关中。”则知此两事乃当时安危存亡之机。且信之威名使人畏之如此，其不亡何待！

韩信有后

广南有韦土官者，自云淮阴后。当钟室难作，淮阴侯家有客，匿其三岁儿，知萧相国素与侯知己，不得已为皇后所劫，私往见之，微示侯无后意。相国仰天叹曰：“冤哉！”泪淫淫下。客见其诚，以情告。相国惊曰：“若能匿淮阴儿乎 中国不可居矣，急逃南粤，赵佗必能保此儿。”遂作书遣客匿儿于佗曰：“此淮阴侯儿，公善视之。”佗养以为子，而封之海滨，赐姓韦，用韩之半也。今其族世豪于海墘间，有酈侯所遗之书，尉佗所赐之诏，勒之鼎器。夫吕氏当惠帝末，已无血胤，而淮阴后至今存，是亦奇闻，史家不识也。惜其客名姓不传，比于程婴，则有幸不幸耳。此说出张玄羽《支离漫语》。

汉告友之侈封

汉告友之典，封列侯为过盛。韩信、彭越皆吕后使人告之也，而彭越舍人传不载姓右，其人亦不封。告信者乐说，封慎阳侯，享国五十一年，至孙贾之而始弃市国绝。告英布者贲赫，封期思侯，享国二十九年，无后。按告彭越舍人，当是帝后知是吕后使，故不封。而慎阳过享乃尔，天道似未有知也。

张良未尝为韩

沙中一击，子房报韩之义尽矣。祖龙死，秦鹿失，天下之势，非刘则项，百韩成足辅乎。以烧绝栈道为为韩者，迂甚也。秦、项灭而英雄之恨已消，可以辟谷谢世矣。非然者，信诛何辱，良弗去，将次及焉，独为韩乎哉 [余考《荀子》，韩之张去疾，篡臣也。去疾为张子房祖，去疾乱韩，而子房能克盖前愆，为韩复仇，则谓之始终为韩亦无不可也。]

汉高祖尊母不尊父

汉高祖得天下之五年二月即皇帝位，先封高后曰皇后，子曰皇太子，亦追其母曰昭灵夫人。然妇为后而母为夫人，岂当时礼制尚未暇讲耶。时太公乃遗而不封，已不可解。七年春正月，又封刘贾及兄喜暨弟交、长子肥诸人为王，三月复趋丞相差次大小功臣封之，而太公复未议封，即群臣亦无一言及之，何也。逮帝五日一朝太公，家令说太公拥彗却行，帝乃大惊，始下诏曰：“诸王、通侯、将军、群卿、大夫已尊朕为皇帝，而太公未有号。今尊太公曰太上皇帝。”是帝为天子已七年，而太公尚为庶人也，大异矣！后十年，太上皇帝崩，虽令诸侯国皆立太上皇庙，亦何益哉！更可异者，太上皇之号，秦始皇以封秦庄襄也，以死者之封封生者，“季不读书”，信乎！

高祖赐姓之陋

汉高祖尝赐娄敬以刘氏，后世帝者徒慕英主所为，意其驾馭豪杰，或出于此，于是跋扈之臣与夷酋、贼渠，例皆赐以国姓，谓之固结其心。而嗣君乃屈帝尊以下，同于三者之贱，取笑貶辱，无以示天下威重，此当时公卿大臣不学之过也。

虞美人、戚姬

宋郑叔友论刘、项曰：“项王有吞岳意气，咸阳三月火，骸骨乱如麻，哭声惨怛，天日眉容不敛，是必铁作心肝者。然当垓下诀别之际，宝区血庙，了不经意，唯眷眷一妇人，悲歌帐饮，情不自禁。高帝非天人欤，能决意于太公、吕后，而不能决意于戚夫人：杯羹可分，则笑谩自若；羽翼已成，则啼献不止。

乃知尤物移人，虽大智大勇者而不能免，况其下者乎！”[夏君宪曰：如此情景，正是大智大勇做的。道学先生又着几般嘴脸谩过去矣；不然，则所谓“最下不及情”也。]

汉初封计户口

汉高祖惩戒亡秦孤立之弊，故大封同姓。圣人谓“百世损益可知”，皆类是也。周以封建亡，故秦必损之，秦以不封建亡，故汉必益之。事势相因，必至于此。兼汉初户口减少，封诸王时，计户而不计地，故封三庶孽分天下半；其后户口日蕃，所以强大。

高祖竟王刘濞

刘濞之王吴，高祖知其必反而复遣之，此高祖德性规模所以大于唐太宗、汉光武。二君以讖纬多杀不辜，为累大矣。

吕后邪谋在暮年

高帝欲易太子，或曰：吕后强悍，高帝恐其为变，故欲立赵王。此殊不然。自高帝之时言之，计吕后之年，当死于惠帝之手，吕后虽悍，亦不忍夺之其子以与侄。惠帝既死，而吕后始有邪谋，此出于无聊耳，高帝安得逆知之 [夏君宪曰：悍妇只图快意，管甚亲儿女，唐武曌可见也。知妇莫若夫，高帝如何不逆料来]

平、勃未可议

子家羈不欲昭公与季氏立异，子家羈岂党季氏者乎 陈平、周勃不与吕氏立异，平、勃岂党吕氏者乎 狄仁杰不与武氏立异，仁杰岂党武氏者乎 今人既亮二子之心，则不得复议平、勃之迹。虽然，此可与知者道。

四皓赐碑

四皓有羽翼太子之功，其没也，惠帝为之制文立碑。此乃上世人主赐葬人臣恤典之始。《通典》、《文献通考》皆不之载，而四皓碑目，《集古录》、

《金石录》、郑樵《金石略》皆遗之，独见于任昉《文章缘起》。

左右袒所以令众

“为吕氏右袒，为刘氏左袒”，昔人颇有以绛侯为失计者。不知勃老将也，已预知众心之归刘氏，而不能无疑于吕氏之有党。盖令一下而或间有右袒者，或迟疑未左者，立诛之以令众，如杨素、朱滔之举耳，岂至此而始覩人心之向背哉！

汉文赐吴王几杖

汉文时，吴王不朝，赐以几杖，此与唐之陵夷藩镇邀节旄者何异。不知文帝时权纲在上，伸缩由己，唐一向姑息，权柄例持于下，予夺由人，两事不可同日语。

淮南厉王未尝反

淮南厉王骄恣不奉法则有之，以为谋反，则未也。以文帝时，天下治平，有若金瓯，即病狂丧心者，亦何敢以蕞尔弹丸之地而与之抗。且夫男子七十人，犂车四十乘，反当何所为也。使闽越、匈奴以市明珠良马，或有之，夫越数千里之外徼荒服之夷虏，而为期会，欲与其人相应合，世固无是理也。当是时，天下之人实知之，以故文帝之贤，厉王之暴，而“尺布斗粟”之谣所由起。不然，文帝亦何至终愧悔耶！

文帝奢俭之异

前史称汉文帝节俭，身衣弋绋，集上书囊为殿帷，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。此三事以人主行之，可谓陋矣，然赐邓通以十数巨万，又以铜山与之，此又何也。

千百年眼卷五

文帝用贾生

孝文时，山东之国，齐七十二城，楚四十城，吴三十城。三国之中，齐为尤大，悼惠王复子多而材。吕氏之乱，哀王襄欲举兵西向，则关中为之震恐，且有自帝之谋，其弟朱虚、东牟且将为内应。幸诸吕已诛，文帝正位，而其谋遂寝。然则帝即位之后，诸侯之势疏而逼、地大而可忌者莫如齐为盛。文帝岂不虑及此 故虽尽复吕后所夺齐地，而即割其二郡以王城阳、济北。逮济北以构逆诛，文王绝世，则尽以齐地分王悼惠之六子，即贾谊所谓“各受其祖之分地，地尽而止，天子无所利焉”者也。及孝景时，吴、楚为逆，悼惠王之子孙所谓六王者皆预其谋，然俱以国小兵弱之故，齐与济北虽豫密谋而终不敢发，胶东、胶西、济南、淄川仅能出兵围齐，及汉兵出，则各已溃散。吴楚既无巨援，宜其速败。使齐地不早分，以一壮王全据七十二城之甲兵，与吴、楚合从西向，汉之忧未艾也。孰谓谊言不见用，而文帝为无谋哉！[按贾谊傅长沙，绛、灌之属害之也。史谓其以谪去，宜耳。其为梁怀王太傅也，帝自以为不及故也。王，文帝爱子，故以属谊。王堕马死，谊自伤为傅无状，不忍负帝委托之重，故哭泣而死。后之览者，徒执谊谪长沙一节为谊叹息，谓帝终不用生，误矣。]

《过秦论》出《丹书》

贾长沙《过秦论》末所云“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”，为宋儒所笑，不知其原出于《丹书》也，曰：“仁得之，以仁守之，其量百世；以不仁得之，以仁守之，其量十世；以不仁得之，以不仁守之，必及其世。”可见读书不多，未可轻议古人。

贾生厚德

汉文欲任贾谊，公卿、绛侯之属皆害之。其后人告绛侯反，系狱。谊言待大臣无礼以讽之，而帝亦悟。洛阳少年可谓有先民之遗风矣！

宣室不宜名斋殿

《淮南子》云：“桀囚于焦门，悔不杀汤于夏台；纣拘于宣室，悔不诛文王于羑里。”果尔，则宣室乃系所也，汉不宜以名斋殿。

赵、盖、韩、杨之冤不由廷尉

张释之为廷尉，天下无冤民；于定国为廷尉，民自以为不冤。若赵、盖、韩、杨之死，谓之不冤可乎？不知汉公卿有罪未必悉下廷尉，自有诏狱，多丞相御史大夫治之，或下中二千石杂议。廷尉所谓平者，非必皆宽纵之谓，刚不叶、柔不茹者，平也。以赵、盖、韩、杨之死归罪张子者，亦浪说耳。

李广无长者风

李将军广，闲居霸陵，每日游猎饮酒，必夜乃归。霸亭吏呵之，从者曰：“故李将军。”吏曰：“今李将军亦不得夜行，况故乎！”广竟止宿亭下。其年匈奴入塞，诏起李将军出右北平。广请霸亭吏随，次日杀之。呜呼！广之不侯，微独杀羌降者，而霸亭一事殊无长者之风，此后之所以多不振也。[夏君宪曰：快仇报怨，武弁常态也。且霸亭吏亦自可杀，炎凉小人，何足以累长者！]

文帝不能用李广

汉文帝见李广曰：“惜广不逢时，令当高祖世，万户侯岂足道哉！”帝盖识广才矣，自以其时海内又安，不事兵革，广之才无所用之耳。末年匈奴入上郡、云中，烽火通于甘泉、长安，遣将军令免屯飞狐，苏意屯句注，张武屯北地，周亚夫次细柳，刘礼次霸上，徐厉次棘门，以备胡。史称其选用材勇，亦为勤至，而不及广。上之自劳军也，亚夫则真将军，而霸上、棘门儿戏尔，是时广不知何在。以广为之，其不贤于刘礼、徐厉辈耶？令免、苏意、张武固亦不闻立功于景、武之世者也。

文帝复行族诛之法

汉初时虽约法三章，然大辟尚有夷三族之令。高后元年，既除之矣，其后孝文与平、勃熟计，尽除收帑相坐律令，非甚盛德哉！乃新垣平谋为逆，复行三族之诛。故班史曰：“以孝文之仁，平、勃之知，犹有过刑。”盖指此也。自是族诛之法，景、武每轻用之。袁盎陷晁错，但云“方今计独有斩晁错耳”，而景帝使丞相以下劾奏，遂至父母、妻子、同产无少长皆弃市。主父偃陷齐王于死，武帝欲勿诛，公孙丞相争之，遂族偃。郭解客杀人，吏奏解无罪，公孙议族解。则皆文帝族新垣平启之也。史谓孝文时断狱四百，有刑错之风，若新垣平一事，其不免为盛德之累乎

短丧不自文帝

后之儒者，皆以为短丧自孝文遗诏始，以为深讥。考之三年之丧，自春秋、战国以来未有能行者矣。子张问曰：“《书》云‘高宗谅闇三年不言’，何谓也？”子曰：“何必高宗，古之人皆然。”盖时君未有行三年丧者，故子张疑而问之，夫子答以古礼皆然，盖亦叹今人之不能行也。滕文公问丧礼于孟子，欲行三年之丧，父兄百官皆不欲，曰：“吾宗国鲁先君莫之行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。”鲁最为秉礼之国，夫子称其一变可以至道，而尚不能行此，则他国可知。汉初礼文，大率皆承秦旧。秦，无礼义者也，其丧礼固无可考，然杜预言秦燔书籍，率意而行，亢上抑下。汉祖草创，因而不草，乃至率天下皆终重服，旦夕哀临，经罹寒暑，禁塞嫁娶饮酒食肉，制不称情。是以孝文遗诏，敛毕便葬，释其重服，而为大功、小功、纻，释其久临，而为三十六日。诏语忠厚恳恻，与异时振贷劝课等诏，皆仁人之言，岂可訾也。帝之诏固不为嗣君而设，而景帝之短丧亦初不缘遗诏也。盖古者天子七月而葬，诸侯五月而葬，虽通丧必以三年，然亦以葬后为即吉之渐。滕文公五月居庐，未有命戒，盖孟子虽诲以三年之丧，而文公仅能于五月未葬之前守谅阴之制耳。然亦当时所无也。至秦始皇以七月崩于沙丘，九月葬；汉高祖崩凡二十三日而葬，葬之一日而惠帝即位；文帝崩凡七日而葬，葬之日而景帝即位。盖景帝之所遵者，惠帝之法，惠帝之所遵者，春秋以来至亡秦之法耳，岂孝文遗诏为之乎。

七国缓削则不反

汉景初年，七国后强，晁错之议曰：“削之亦反，不削亦反。”愚则曰：亟削则必反，缓削则可以不反。濞以壮年受封，至是垂老矣，宽之数年，濞之木拱，则首难无人。七国虽强，皆可以势恐之也。错不忍数年乏缓暇，欲急其攻，而踟蹰为之，身殒国危，取笑天下。俚语曰：“贪走者蹶，贪食者噎。”其错之谓耶。

袁盎幸免

汉杀错饵七国以求罢兵，卑亦甚矣。盎欲快私仇，不顾国体，小人情态，迄今有余恨也。后说不售当诛，获幸免者，帝失刑也。而竟死于刺客，孰谓天道无知哉。

亚夫之死以忌

史称汉景帝欲侯后兄王信，周亚夫争之，帝默然而阻。匈奴降者五人，帝亦欲侯也，亚夫曰：“彼背其主而侯之，何以责人臣不守节者乎？”上曰：“丞相议不可用。”悉封降者五人为侯。卒以此致祸。不知帝杀亚夫，竟不在是。帝春秋高，太子幼，而亚夫负震主之感，挟不赏之功，亚夫不死，帝不瞑目也。故曰“鞅鞅非少主臣。”帝本心于兹露矣。汉兴以来，独勃父子俱有安社稷之功。勃几死而不死，亚夫竟死之，“走狗良弓”之喻所从来矣。

窦太后专制

汉母后豫政临朝，不必少主，虽长君亦然。窦太后好黄老，恶儒士，儒士多不得进。赵绾、王臧欲助上兴制度，则发其奸利寢之。窦婴，兄子也，恶之则除门籍，喜之则为相。又灌夫骂坐则不食，论弃市。爰梁孝王，则诵言请立为嗣，不顾太宗之重。韩嫣，帝所贵也，太后欲杀之，则帝不能救。可谓司晨预事矣！

武帝纪元

自武帝立年号以纪元，改秦政而用夏，吾知千万世而下，汤、武复兴不能易也。何者 汉非用夏也，盖用古历也。殷、周未有改元之法，此子丑之所由建。武帝易之而为年号，以明历数之归己，以示天下之从违。虽易代之法，不过如此，又必复建子建丑以为赘乎 此新莽、曹魏、唐肃宗所以随改而随废也。吁！孰谓武帝之智，犹有殷、周之所不逮者哉！

武帝封建多不克终

汉之封建，其予之甚艰，而夺之每亟。至孝武之时，侯者虽众，率至不旋踵而褫爵夺地。方其外事四夷，则上遵高帝非功不侯之制。于是以有功侯者七十五人。然终帝之世，失侯者已六十八人。其能保者七人而已。及其外削诸侯，则采贾谊各受其祖之分地之说，于是以王子侯者一百七十五人。然终帝之世，失侯者已一百十三人，其能保者五十七人而已。外戚恩泽侯者九人，然终帝之世失侯者已六人，其能保者三人而已。功臣外戚恩泽之失侯也，诤曰予夺自

找；王子之失侯，则是姑假推恩之名以析之，而苛立黜爵之罚以夺之。吁，亦太刻矣！

太常卿用侯

汉自武帝以后，唯太常一卿必以见侯居之。而职典宗庙园陵，动辄得咎，由元狩以降，以罪废斥者二十人。意武帝阴欲损侯国，故使居是官以困之尔。表中所载鄯侯萧寿成坐牺牲瘦，蓼侯孔臧坐衣冠道桥坏，大略自鄯侯至牧丘十四侯，皆以小故夺国，此亦锄击之术也。

汉和亲与宋岁币等

自古边防莫强于汉，乃和亲一事，至以天子之尊与匈奴约为兄弟，帝女之号与胡媪并御，烝母报子，从其污俗，而汉之君臣皆莫之耻，此其辱与赵宋之岁币宁有差别乎！顾汉武能雪平城之耻，其后虽以哀、平柔懦，犹能令呼韩起颡；朱真不能报澶渊之讨，遂至微、钦北狩，其后竟折而入于夷，则其得失大可睹矣！腐儒小生，犹以穷黠为汉武罪，此李卓老所谓灭却一只眼睛也。其可其可！

申公不知止

窦婴、田蚡，俱好儒雅，推毂赵绾、王臧，迎鲁申公，欲设明堂，令列侯就国；除关，以礼为服制，欲以兴太平。会太后不悦，绾、臧下吏。婴、蚡所为，其名亦善矣，然婴既沾沾自喜，蚡又专为利，太平岂可以文致力成哉！申公始不能用穆生言，为楚人所辱，亦可以少惩矣，晚乃为婴、蚡起，又可一笑。“凤凰翔于千仞，乌鸢弹射不去”，诚非虚语也。

司马安拙宦

司马安四至九卿，当时以为善宦。以今观之，则谓之拙宦可也。彼汨丧廉耻、广为道径者，不数年至公相矣，安用四至九卿哉！

卜式不习文章

汉方事匈奴，而卜式愿输助边；方事南越，而式愿父子俱死。天下方争匿财，而式尤欲就助公家之费。凡式之所乐为者，皆众人之所难为，而武帝之所欲为者，式辄揣其意而逆为之，故天下因式获罪者十室而九。而式之褒宠眷遇，自以为有用于天下。乃武帝当封禅，而式独以不习文章见弃，式乎何不先众人而为之乎！

田千秋之贤

汉武帝征和二年，大鸿胪田千秋曰：“方士言神仙者甚众，而无显功，请皆罢遣之。”上曰：“大鸿胪言是也。”后对群臣云：“天下岂有神仙，尽妖妄耳。”实千秋启之也。呜呼！千秋能申戾太子之冤，而罢方士之妄，亦贤矣，世犹以一言取相少之，何其不恕耶！虽然，戾太子冤状发之者，壶关三老也，武帝酬赏不及，而千秋乃继踵取卿相，亦所遇之幸耳。

汉武怜才

自古文章于人主未必遇，遇者政不必佳耳。独司马相如于汉武帝奏《子虚赋》，不谓其令人主叹曰：“朕独不得此人同时哉！”奏《大人赋》则大悦，飘飘有凌云之气，似游天地间。既死，索其遗篇，得《封禅书》，览而异之。此千古君臣相遇，令傅粉大家读之，且不能句矣。下此则隋炀恨“空梁”于道衡，梁武拙征事于孝标，李朱崖至屏白香山诗不见，曰“见便当爱之”，僧虔拙笔，明达累辞。於乎忌矣！后世觅一解忌人了不可得！

司马相如《美人赋》

居常读司马相如《美人赋》，至“弱骨丰肌，时来亲臣。臣之气服于内，心正于怀，信誓旦旦，秉志不回。”则奋袂呼：长卿长卿！据尔所言，鲁男子不啻也，其在卓氏，前邪后邪，可发一笑。[夏君宪曰：想当时美人不逮卓氏远矣，卓非独以色幸也。李卓老论之详矣。]

视草之义

古人称视草者，谓视天子所草也。古者诏令多天子自为之，特令词臣立于其侧，以视所草何如耳。故汉武帝诏淮南王，令司马相如视草，非令相如代笔

也。今典制诰者，皆代天子笔，非视草之义而称视草，不亦谬乎！

董仲舒忠、质、文之说甚谬

汉儒谓三代所尚之政不同，盖自仲舒倡之也。然求之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之经，验之孔、孟之言，别无是说也。春秋之时，周衰甚矣，夫子乃曰：“周监于二代，郁郁乎文哉，吾从周。”何汉儒厌周文之弊，而夫子反从之？何夫子不患小人之僿，而汉儒乃孜孜言之？呜呼陋哉，汉儒之见也！斯人禽兽草木如也，圣人有忧之，乃为之纲纪法度、典章礼乐以维持之，故谓之文。文也者，所以使万物各有条理而不相渎乱也。是以《书》称尧为“文思”，舜为“文明”，禹为“文命”。夫子于尧，亦曰“焕乎其有文章”，谓至此而后变朴而为文物，大中之道始见也。由尧舜至于三代，天下日向于文，盖民之巧伪日滋，先王防闲之制俱密，而文日以盛。故夏、商之文，比尧舜为有间，周之文，比夏商为尤盛。上古捭豚燔黍、君民并耕之俗，至尧舜而始革。尧、禹茅茨土阶、卑宫土墙之制，至周人而始变。是以孔子以周视二代，独郁郁也。二代非不曰尚于文，而不若周之大备。由后世观之，谓之忠、谓之敬可也，若曰夏政尚忠、商政尚敬，则非矣。夫文果离于忠与敬乎？忠与敬又可离于文乎？《记》曰：“虞夏之文，不胜其质；商周之质，不胜其文。”此言三代之文质，故有以相胜耳，非有所偏尚也。观周之治，文、武、成、康之世，上下辑睦，顾指如意，则文之振也。穆、昭而下，王室日衰，下多离叛，则文之不振也。是以序《诗》者以君臣上下动无礼文为幽王之乱，以天下荡荡无纲纪文章为厉王之乱。使周衰斯文不废，则冠婚享射之制存，而乖争之俗不作矣；朝覲聘问之礼存，而倔强之国不闻矣，国家、宫室、车旅、衣服之有等，则僭拟之风不起矣；号令、赏罚、政令、纪律之既行，则统御之权不失矣，岂至于乱乎？所以圣人必欲从周者，以为救纠纷者，莫若用文之为先也，奈何反以三代各有尚，而周衰为文之弊耶？

太史公权衡

《史记刺客传》序聂政事极其形容，殆自抒其愤激云耳。于《年表》则书“盗杀韩相侠累”，盖太史公之权衡审矣。《田单传》叙王蠋事，至以齐存亡系一布衣，孰谓史公之“退节义”乎？又如列孔子于世家，列老子于列传，而且与申、韩相埒，亦曷尝“先黄老而后六经”哉！然则后人之讥迂者，悉眯语也。

史迁文章宾主

陈仁子曰：汉初不知尊孟子，迁也以孟、荀同传已为不伦，更以驹子、淳于髡等杂之，何卑孟耶！不知史法有牵连得书者，有借客形主者。太史公叹孟子所如不合，而驹子、淳于髡之流芴芴焉尊礼于世，正以见砒砒轻售而璞玉不剖，汗血空良而弩马竞逐，其寄慨深矣。仁子反见谓为卑孟，是不知文章之宾主故也。

太史公知己

赵汭曰：史迁《平准书》，讥横敛之臣也；《货殖传》，讥好货之君也。按汉武帝五十年间，因兵革而财用耗，因财用而刑法酷，迨至末年，平准之置，则海内萧然，户口减半，戕民之祸，于是为极。迁备著始终相因之变，特以“平准”名书，而终之曰“烹弘羊，天乃雨”。呜呼旨哉！汭可谓太史公知己矣。

《史记》多为后人淆乱

太史公歿于武帝末年，而《贾谊传》言贾嘉最好学，至孝昭时列为九卿；《相如传》引扬雄以为靡丽之赋，劝百风一；又《公孙弘传》在平帝元始中诏赐弘子孙爵。徐广注谓后人写此以续卷后，然则《史记》一书为后人所淆乱多矣。[余又考《后汉杨终传》云：肃宗时，终受诏删《太史公书》为十余万言，则今之《史记》非迁本书可知已，何怪其淆乱杂出也！]

史迁不解作赋

史迁载《子虚》、《上林》，以其文辞宏丽、为世所珍而已，非真能赏咏之也。观其推重贾生诸赋可知。贾畅达用世之才耳，所为赋自是一家，太史公亦自有《士不遇赋》，绝不成文理。千秋轶才，竟绌于雕虫小技，人各有所能，不可强耶！

武帝遗命

自古帝王遗命多矣，要未有如汉武之奇者。托国于素无名誉之人，期功效于数十年之后，若持左券，此岂寻常尺度所得窥耶！武帝更有一奇，不冠不见黜

，虽以丞相、大将军之贵不敢望也。故使长孺不死，负斧之图不在子孟也。

武帝神智

汉武帝册封诸子，其策书皆帝亲笔。于燕王曰：“悉尔心，毋作怨，毋作斐德。”燕王果以怨望，欲与上官桀、桑弘羊等谋杀霍光，废帝而自立，事发。上官、桑氏俱族。燕王自杀，国除。于广陵王曰：“大江之南，五湖之间，其人轻心尔。毋迺宵人。”广陵亦以近小人亡国。如此神智，真不愧祖武矣。

苏武娶胡妇有见

苏子卿娶胡妇，卒蒙后世訾议。私窃疑之。《新安文献志》载，宋建炎中有朱勣者，以校尉随奉使行人在粘罕所，数日便求妻室。粘罕喜，令于所虏内人中自择。勣择一最陋者，人皆莫晓。不半月，勣遂逃去，人始悟求妻以固粘罕使不疑，受其陋者，无顾恋也。子卿之妻于胡，得无朱勣之见耶

霍光疏昌邑王之罪

观昌邑王与张敞语，真清狂不慧者耳，乌能为恶。既废则已矣，何至诛其从官二百余人。意其中从官必有谋光者，光知之，故立废贺，非专以淫乱故也。二百人者方诛，号呼于市曰：“当断不断，反受其乱。”此其有谋明矣。特其事秘，史无缘得之，著此者亦欲后人微见其意也。武王数纣之罪，孔子犹且疑之；光等数贺之恶，可尽信哉？

交道之弊

今之论交者，皆曰王、贡，萧、朱。若以此为第一义，夫弹冠结绶，时势相依，正今士之弊。而乃以为至交，伤哉！益以见世之无交也。

西汉文章之陋

西汉自王褒以下，文字专事词藻，不复简古。而谷永等书，杂引经传，无复己见，于是古学益远。又文章好用事，自邹阳始，而太史公云“比物连类，有足多者”，岂意其遂为方便法门耶。至于今日，则末流之滥觞矣。

汉用吏胥之效

汉有天下，平津侯、乐安侯辈皆号为儒宗，而卒无所表现。至其卓绝俊伟、震耀四海者，类出于吏胥中，如赵广汉，河间之郡吏也；尹翁归，河东之狱吏也；张敞，太守之卒史也；王尊，涿郡之书佐也。是皆雄俊明博，出可为将，入可为相。然则何吏胥之多贤耶？夫吏胥之人，少而习法律，长而习狱讼，老奸大豪，畏惮慑伏，吏之倩状变化出入，无不谙究。因而官之，则豪民猾吏之弊，表里毫末，毕见于外，无所逃遁。而又上之人择之以才，遇之以礼，而其志复自知，得自奋于公卿，故终不肯自弃于恶，以贾罪戾，而败其终身之利。故当此时，士君子皆优为之，而其间自纵于大恶者，大约亦不过几人。而其尤贤者，乃至成功。而后世顾以为杂流，此士大夫所以为耻而不肯为也。

赵充国屯田是计

赵充国屯田事，乃兵家计策。不唯宣帝与汉庭诸公、先零、罕、开为所惑，班尉亦不识其几。汉用兵皆调发诸部国，千里行师，遇虏辄北。今罕、开等羌亦乌合，充国知其不能久，故欲以计挫之。但云“兵难逾度，愿至金城，图上方略”，又曰“明主可为忠言，兵当以全取胜。及到彼，但欲为留屯计”。凡与汉廷往复论难者，不过粮草多寡耳，机初不露也。羌人见其设施出于所料之外，实不可久留，故输款而退，赵亦奏凯而还。在边不过自冬徂夏，元不曾收得一粒谷，想亦不曾下种。不然，五月谷将穗，那肯留以遗羌耶？学者不以时刻考之，每语屯田，必为称首，可笑。

陈汤之功不当以矫制废

陈汤之功，千古无两，而议者以矫制罪之。不知所恶夫赏矫制而开后患者，谓其功可以相踵而比肩者也。阴山之北，凡几单于，自汉击匈奴以来，得单于者几人？终汉之世，独一陈汤得单于耳，其不可常徼幸而立功者如此。诚使裂地而封汤，且著之令曰：“有能矫制斩单于如陈汤者，无罪而封侯。”吾意汉虽欲再赏一人焉，更数十年未有继也。如此则上足以尊明陈汤之有功，显褒而不疑，而下不畏未来生事要功之论，计之善者也。唯其为说不明，故阻功之徒，乘间而窃议，其后英雄志士所以息机于世变之会也。

二疏之去以许伯

萧望之为元帝傅，与石显为仇，卒为石显所陷。疏广亦为元帝傅，与许伯为恶，而许伯莫能肆其毒。萧、疏事体一同而安危异者，去就之势异也。且元帝仁柔不断，疏傅盖熟察其为人，故一旦引知足之分，父子相携而去之。人徒知疏傅之去为高，而不知所以去者，盖以此耳。

言灾异不当著事应

孔子于《春秋》著灾异不著事应者何 盖旁引物情、曲指事类，不能一一皆合；偶有不然，人君将忽焉而不之惧，圣人于此自有深意也。自刘向释《洪范》，析天下灾祥之变，而推之于金木水火土之域，乃以时事之吉凶而曲为之配，此之谓欺天之学。况周得水德而有赤乌之祥，汉得火德而有黄龙之瑞，此理又何如耶 岂其晋厉公一视之远，周单公一言之徐，而能关于五行之沴乎 如是则五行之绳人甚于三尺矣。

歆、向废图谱之学

河出图，天地有自然之象；洛出书，天地有自然之理，二者不可偏废也。图，经也；书，纬也。一经一纬，相错而成文，相须而成变化。见书不见图，如闻其声不见其形；见图不见书，如见其人不闻其语。图至约也，书至博也。即图而求易，即书而求难。故学者为学，置图于左，置书于右，索象于图，考理于书，则人亦易为学，学亦易为功。后之学者，离图即书，尚辞务说。故虽平日胸中有千章万卷，及置之周行执事之间，则茫然不知所向。秦人虽弃儒学，未尝弃图书，诚以为图之具不可一日无也。萧何知取天下易、守天下难，故入咸阳先取秦图书。一旦干戈既定，文物悉张，由是萧何定律令而刑罚清，韩信申军法而号令明，张苍定章程而典故有伦，叔孙通制礼仪而名分有别。夫高祖以马上得天下，一时武夫役徒知《诗》《书》为何物 而此数公又非老师宿儒、博通古今者，非图书有在、指掌可明见，则一代之典未易举也。况是时挟书之律未除，屋壁之藏不启，所谓书者有几？无非按图之效也。后世书籍既多，儒生接武，及乎议一典礼，有如聚讼，玩岁愒日，纷纷纭纭，纵有所获，披一斛而得一粒，所得不偿劳矣。此其失，实自歆、向启之。汉初典籍无纪，刘氏创意，总括群书，分为《七略》，只收书不收图。《艺文》之目，递相因袭，故天禄、兰台、三馆、四库内外之藏，但闻有书而已。萧何之图，自此

委地。后之人将慕刘、班之不暇，故图消而书日盛。唯任宏后兵书一类分为四种，有书五十三家，有图四十三卷，载在《七略》，独异于他。宋、齐之间，群书失次，王俭于是作《七志》，以为之纪；六志收书，一志专收图谱，谓之《图谱志》。不意末学而有此作也！且有专门之书，则有专门之学；有专门之学，则其学必传，其书亦不失。任宏之《略》，刘歆不能广之；王俭之《志》，阮孝绪不能续之。孝绪作《七录》，录散图而归部，录杂谱而归记注。盖积书犹调兵也，聚则易固，散则易亡。积书犹赋粟也，聚则易赢，散则易乏。按任宏之图与书几相等，王俭之志自当七之一。孝绪之录，虽不专收，犹有总记，内篇有图七百七十卷，外篇有图百卷，未知谱之如何耳。隋家藏书，富于古今，然图谱无所系。自此以来，荡然无纪。至唐、虞、夏、商、周、秦、汉上代之书具在，而图无传焉。图既无传，书复日多，兹学者之难成也。天下之事，不务行而务说，不用图谱可也。若欲成天下之事业，未有无图谱而可行于世者。

图谱之益

世无图谱，人亦不识图谱之学。张华，晋人也，问以汉之宫室，千门万户，其应如响，时人服其博物。张华固博物矣，此非博物之效也，见汉宫室图焉。武平一，唐人也，问以鲁三桓、郑七穆，春秋族系，无有遗者，时人服其明《春秋》，平一固熟于《春秋》矣，此非明春秋之功也，见《春秋》世族谱焉。使华不见图，虽读尽汉人之书，亦莫知前代宫室之出处；使平一不见谱，虽诵《春秋》如建瓴水，亦莫知古人氏族之始终。当时作者，后世史臣，皆不知其学之所自。逮郑夹漈见杨佺期《洛京图》，方省张华之由，见杜预《公子谱》，方觉平一之故。由是而知图谱之学，其裨益宏矣。今之学者，此类都成废阁，何怪其博洽不逮古人也。歆、向之罪可胜讨乎！

千百年眼卷六

汉儒解经之陋

《易》本卜筮之书也，后之儒者知诵《十翼》而不能晓占法；《礼》本品节之书也，后之儒者知诵《戴记》而不能习仪礼。何哉？义理之说太胜焉耳。春秋、战国之时，去古未远，先王礼制不尽沦丧，故巫、史、卜、祝，小夫、贱隶皆能知其数。而其义则非圣贤不能推明之。及其流传既久，所谓义者布在方

册，格言大训，炳如日星，千载一日也，而其数则湮没无闻久矣。姑以汉事言之，若《诗》若《礼》若《易》，诸儒为之训诂。转相授受，所谓义也。今训诂则家传人诵，而制氏之铿锵，徐生之容，京、费之占，无有能知之者矣。盖其始也，则数可陈而义难知。及其久也，则义之难明者，简编可以纪述，论说可以传授，而所谓数者一日而不肄习则亡之矣。数既亡则义孤行，于是疑儒者之道有体而无用，曷足怪哉

古《易》

古人欲发明圣贤经传，皆自为一书，不以相附。孔子作《十翼》以赞《易》，而王弼乃以《十翼》杂于经文，不知《易》文有韵，不可以他语间之。且伏羲有伏羲之《易》，文周有文周之《易》，孔子有孔子之《易》，又有难强同者，故朱子作《本义》以还其旧。成化间一俗儒复分散如王弼本义，举者便之，至今遂不复见《易》之原文，良可叹也。宋人云：晁说之作古《易》，彖象别异于卦爻，欲学者不执彖以论卦，不执象以论爻，语为得之。然谓古《易》作于说之，甚谬。

《尚书》古文今文辨

国子学正梅鷟曰：《尚书》唯今文四十二篇传自伏生口诵者，为真古文；十六篇出孔壁中者，尽汉儒伪作，大抵依约诸经《论》、《孟》中语，并窃其字句而缘饰之。其补《舜典》二十八字，则窃《易》中“文明”、《诗》中“温恭允塞”等成文。其作《大禹谟》“后克艰厥后，臣克艰厥臣”等句，则窃《论语》“为君难，为臣不易”成文；“惟精惟一，允执厥中”等句，则窃《论语》“允执厥中”等语成文。征苗誓师、赞禹还师等，原无此事，舜分北三苗与窜三苗于三危，已无烦师旅，伪作者徒见《舜典》有此文，遂模仿为誓召还兵，“有苗格”诸语。益稷赧歌，亦窃《孟子》“手足腹心”等句成文。其外《五子之歌》窃《孟子》“忸怩”之语，《泰誓》三篇取《语》、《孟》“百姓有过，在予一人”，“若崩厥角稽首”之文。其外《胤征》《仲虺之诰》《汤诰》《伊训》《太甲》《咸有一德》《说命》《武成》诸篇，文多浅陋，必非商、周之作。相传共王坏孔子宅，欲以为宫而得之。不知竹简漆书岂能支数百年之久，壁间丝竹八音是何人作 尤谬妄不经之甚也。按此说甚精，吴文正公有《叙录》，揭曼石称其纲举目张，如禹之治水。后归熙甫仿其意厘为今文，近时焦弱侯又见赵子昂真迹一卷，亦具论此，且云分古文今文而为之集注，乃知人心有同然也。

毛、郑说《诗》之妄

《周颂昊天有成命》曰：“二后受之，成王不敢康。”所谓二后者，文、武也，则成王者，成王也，犹文王之为文王，武王之为武王也。然则《昊天有成命》当是康王以后之诗，而毛、郑之说谓颂皆是成王时作，遂以成王为成此王功，不敢康宁。《执竞》曰：“执竞武王，无竞维烈。不显成康，上帝是皇。自彼成康，奄有四方。”所谓成康者，成王、康王也，则夫《执竞》者，当是昭王已后之诗。而毛、郑谓是武王时作。各出其意，以增就其说，而意又不同。毛以为成大功而安之，郑以为成安祖考之道。若此者，使后世何所适从哉！噫！以为成王、康王，则于诗文理易通，如毛、郑之说则文义不完而难通。然学者舍简而从迂，舍直而从曲，舍易通而从难通，或信焉而不知其非，或疑焉而不敢辨者，以时世既远，茫昧而难明也。

卫宏序《诗》之谬

汉人立学官讲《诗》，专以义理相传，是故卫宏序《诗》，以乐为乐得淑女之乐，淫为不淫其色之淫，哀为哀窈窕之哀，伤为无伤善之伤。如此说《关雎》，则洋洋盈耳之旨安在乎

声歌之妙至晋而亡

两汉之言《诗》者，唯儒生论义不论声，而声歌之妙犹传于瞽史。经董卓、赤眉之乱，礼乐沦亡殆尽。魏人得汉雅乐郎，仅能歌《文王》《鹿鸣》《驹虞》《伐檀》四篇而已。太和之末，又亡其三，唯有《鹿鸣》，至晋又亡。自《鹿鸣》亡后，声诗之道绝矣。夫《诗》之本在声，而声之本在兴，鸟兽草木乃发兴之本。汉儒之言《诗》者，既不论声，又不知兴，故鸟兽草木之学废矣。

扬雄始末辨

扬子云古以比孟、荀。紫阳氏著《通鉴纲目》，直书之曰“莽大夫扬雄死”，盖举市国之褚渊、历姓之冯道所未尝加者而加之。不知雄至京见成帝，年四十余矣，自成帝建始改元至天凤五年，计五十有二岁。以五十二合四十余，已

近百年，则与所谓年七十一者又相牴牾矣。又考雄至京，大司马王音奇其文，而音薨永始初年。则雄来必在永始之前无疑。然则谓雄为延于莽年者，妄也。其云媚莽，妄可知矣。按雄郾县人，郾人简公绍芳辩证尤悉。简引桓谭《新语》曰：雄作《甘泉赋》一首，梦肠出，收而内之，明日遂卒。而祠甘泉在永始四年，雄卒永始四年，去莽篡尚远，而《剧秦美新》或出于谷子云。然考之《法言》，云汉兴二百一十载。爰自高帝至平帝末，盖其数矣，而谓雄卒永始，亦未必然。计雄之终，或在平帝末，则其年正七十余矣。因雄历成、哀、平，故称三世不徙官；若复仕莽，讵止三世哉？由是知雄决无仕莽、投阁、美新之事，紫阳亦未可为实录也。

方望贤于范增

方望为隗嚣军师，后嚣不听其言，望以书谢之曰：“范蠡收责句践，乘扁舟于五湖；舅犯谢罪文公，亦逡巡于河上。望之无劳，固其宜也。望闻乌氏有龙池之山，微径南通，与汉相属，其傍时有奇人。聊及闲暇，广求其真。望将军勉之。”望之见几乱邦，托迹方外，飘然行遁，邈焉莫追，贤于范增远矣。

高、光二帝不可优劣

高帝不免韩、彭之诛，而光武乃能全功臣，此大有说。一则逐鹿之势，外相臣服，事定难制；一则祖宗之业，名位素定，事已相安。一则大度中有谩骂之失，人心素疑；一则大度中能动如节度，人心素定。一则效其死力，封爵过度，不计后患；一则赤心在人，监戒覆辙，务在保全。两者絜论，本末乃见。后世为高、光分左右袒者，是所谓不尽人之情而欲悬断其曲直也，失之远矣。

子陵不仕有深意

光武中兴，令主也；而废郭后及太子强，颇为后世口实。国朝方正学《题严陵图》有云：“糟糠之妻尚如此，贫贱之交可知矣。羊裘老子蚤见几，故向桐江钓烟水。”宛转二十八字，可谓发千古之隐矣。

客星为灾

桑悦《客星亭记》云：“客星有曰周伯，曰孝子，曰王蓬絮，曰国皇，曰温

星。凡有所犯，无不灾凶。《后汉天文志》：客星居周野，光武崩应之，于此不书，似因子陵而讳占也。且犯帝之变，刘聪遂亡，光武无应者，岂目前下贤一事，亦可弭其灾患欤？此论奇特，民怪非徒狂者。

伏波未是烈士

“大丈夫暴骨边庭，不犹愈于病死牖下”此伏波之志也。伏波乃欲裹尸还葬，则是东坡所谓“刘伶忘死未忘骸”耳，谅为烈士，骨暴不收可矣。

《汉书》真本

《刘之遴传》云：鄱阳嗣王范，得班固所上《汉书》真本，谓今本诸王传杂在诸传中，古本悉类项传前。又谓古本《汉书》称“永平十六年五月十一日己酉，郎班固上”，而今本无之。古本《叙传》号“中篇”，今本称为“叙传”。今本《叙传》载班彪行事，而古本云“班生彪自有传”。今本纪及表、志、传不相合为次，而古本相合为次，总成三十八卷。今本《外戚传》在《西域传》后，而古本《外戚传》在帝纪下。今本《韩彭英卢吴》述云：“信唯饿隶，布实黥徒，越亦狗盗，芮尹江湖，云起龙骧，化为王侯，”而古本述云：“淮阴毅毅，仗剑周章。邦之杰兮，实为彭、英。化为王侯，云起龙腾。”古本第三十七卷解音释义，以助雅谈，而今本无此卷。其不同如此。所谓古本《汉书》，乃萧琛在宣城，有北僧南渡，惟赍一葫芦，中有《汉书叙传》。僧曰：“三辅耆老相传，以为班固真本。”琛固求得之。其书多有异今者，纸墨亦古，文字多如龙举之例，非隶非篆。琛甚秘之，乃以饷鄱阳王。见琛传。

班掾史妙

班掾《元帝赞》，称其“鼓琴瑟，吹洞箫，自度曲，被歌声，分判节度，穷极幻眇。”《成帝赞》：“善修容仪，临朝渊嘿，尊严若神，可谓穆穆天子之容。”此皆称其所长，则所短不言而自见，最得史臣之体。

杨王孙、文翁史失其名

《汉书杨王孙传》失其名。《西京杂记》：杨贵，字王孙，京兆人也。生时厚自奉养，死则裸葬于终南山。子孙掘土凿石，深七尺而下尸，上覆盖以石

。又张崇文《历代小志》：文翁，姓文，名党，字仲翁，景帝时为蜀郡太守。史亦失其名。

《汉书》缺典

《汉书》缺典处，兵无志，选举无志，为太史公未作得此二书，故孟坚因陋就简。

程伊川论班、马

程伊川云：子长著作，微情妙旨，寄之文字蹊径之外。孟坚之文，情旨尽露于文字蹊径之中。读子长文，必越浮言者始得其意，超文字者乃解其宗。班氏文章，亦称博雅，但一览之余，情词俱尽。此班马之分也。评《史》《汉》者独此语为核。张辅以文字多寡为优劣，此何足以论班、马哉！

明帝前已有佛典

佛典，世谓汉明帝时始通中国，不知明帝之前已有之。刘向《列仙传》曰：“历观百家之中，以相检验，得仙者四十六人，其七十四人已在佛经。”《霍去病传》：“收休屠祭天金人”，颜师古注曰：“今佛像是也。”《汉武故事》曰：“毘邪杀休屠王，以其众来降，得其金人之神，置之甘泉宫。金人皆长丈余，其祭不用牛羊，唯烧香礼拜。上使依其国俗祀之。”鱼豢《魏略西戎传》曰：“哀帝元寿元年，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传浮屠经。”此皆明帝以前事也。使明帝前未有佛典，傅毅对明帝之言何从而得之，但未盛行如今日耳。

汉选法之善

汉选部有尚书，自县令以上，始赴尚书调选。其余郡县之属吏，至于公府之掾曹，各自辟于其长。其诸侯王国，自内史以下，亦皆得以自除。朝廷无迁选之劳，官府有荐贤之实，贤否勤惰，各察于其属之长而黜陟之。故干佐曹吏拔于州县者，然后为五府所辟；五府举掾曹，然后为朝廷所用。推而至于公卿之尊，初未始有限也。故何武以大司空辟鲍宣为佐曹掾，史高领尚书事而辟匡衡为议营史，此曹掾之辟于公府者也。周景以刺史而辟陈若为别驾，王涣以方城令而辟仇览为主簿，此属之辟于郡县者也。是以士之修洁于家，而闻誉达于

朝廷，往往辟书交至其门而无遗才。此汉之选吏，所以一付之公论，而尤未至纤悉于法也。后世吏部注拟，下自监官管库之微，一切选之尚书，按其年劳资格，而例以与之，若执左卷而责偿其主，奚暇问其贤不肖哉！

汉乡亭之重

汉时乡亭之任，则每乡有三老、孝弟、力田，掌劝导乡里，助成风俗，皆有禄秩。而三老、孝弟、力田为尤尊，可与县令、丞、尉以事相教。故戾太子得罪，而壶关三老得以言其冤。王尊为郡，而东郡三老得以奏其治状。至于张敞、朱博、鲍宣、仇香之徒，为显宦有声名，然其猷为才望，亦皆见于为亭长、啬夫之时。隋、唐以后，所谓乡亭之职，至困至贱，贪官污吏非理征求，极意凌蔑。故虽足迹不离闾里之间，奉行不过文书之事，而期会追呼、笞捶比较，其困踣无聊之状，则与以身任军旅土木之徭役者无以异，而至于破家荡产不能自保，则徭役之祸反不至此矣。然则差役之名，盖后世以其困苦卑贱同于徭役而称之，非古人所以置比闾族党之官之本意也。故或倚法以为奸，或匿赋以规免，而汉之所以待三老、啬夫、亭长者，遂不可望于后世。吁！可叹矣！

陈蕃悬榻

陈蕃初为青州太守。郡人周璆，高洁之士，郡守召命莫肯至，唯蕃能致焉，特为一榻，去则悬之。后为豫章太守，不接宾客，唯徐稚来特设一榻，去则悬之。右二事相类，蕃平生所接宾客亦罕矣。杨升庵曰：“蕃亦痴矣！为郡守，采一郡之风谣，为宰相，以天下为耳目。若开阁、悬榻，乃干木、泄柳之所为，岂郡守、宰相事乎 宦官之祸，其及宜矣！”[夏君宪曰：宾客之可接者亦罕矣，开阁悬榻而后真士至焉。韩退之《上邢尚书书》可观也。朱伯厚何人哉 既收葬其尸矣，又能匿其子逸，慷慨赴义，九折不回。然则宾客又乌用多耶 先生此论，亦苛于索斑矣。]

李膺已甚

李膺为司隶校尉时，张让弟朔为野王令，贪残无道，横杀孕妇。闻膺至，惧罪逃还京师，匿兄让第合柱中。膺知其状，率将吏卒破柱取朔，付洛阳狱，受词毕，即杀之。呜呼！人臣挟简亢之风，致令天子幸侍之弟逃命柱中，可谓威望已极。而必欲杀之，膺于是有死道矣。文帝时，申屠嘉为相，亢直何减膺

，邓通以小臣戏殿上，亦只令之免冠徒跣叩头流血而已，未尝必杀之乃为快也。使膺处此，当复求进于是矣。噫！天下之事，所贵君子通时达变，毋徒苛求己甚，酿成祸端，亦不得不分其责矣。

景毅耻不与党锢

景毅，蜀郡人，为汉侍御史。子颇为李膺门徒，未有录牒不及于谴。毅慨然曰：“本谓膺贤，遣子师之，岂可以漏脱名籍苟安而已”遂自表免归。然则耻不与党人，不独皇甫规也。

清谈始于汉末

世谓清谈放旷起于晋，非也。汉末已有之矣。仲长统《见志诗》曰：“寄愁天上，埋忧地下。叛散五经，灭裂风雅。”郑泉嗜酒，临卒谓同类曰：“必葬我陶家之侧，庶百岁之后，化为成土，幸见取为酒壶，实获我心矣。”二子盖阮籍、刘伶之先着鞭者也。

蔡中郎秘《论衡》

中郎以《论衡》为谈助，盖目为稗官野史之流，且此篇骤出未行而新奇可喜，故秘之帐中。如今人收录异书，文固非所论也。自《论衡》不甚称，后世究竟举主，多归咎中郎者，特为一洒之。

蔡邕有后

白乐天诗：“各有文姬才稚子。”自注：蔡邕无子，有一女文姬。昔人谓邕无子，悉以书授王粲。按《羊祜传》：祜，蔡邕外孙，景献皇后同母弟。祜讨吴有功，将进爵土，乞以赐舅子蔡袭。诏封袭关内侯。《蔡充别传》：祖睦，蔡邕孙也。按邕传不言有子无子，此可补传缺。

汉末史传屈笔

汉末之董承、耿纪，晋初之诸葛、毋丘，齐兴而有刘康、袁粲。周灭而有王谦、尉迟迥，斯皆破家殉国、视死犹生，而历代诸史皆书之曰“逆”，将何以

激扬名教、以劝事君者乎 古之书事也，令贼臣逆子惧；今之书事也，使忠臣义士羞。若使南董有灵，必切齿于九泉之下矣。

孔文举关系

坡公极口诵服孔文举，而或者非之，且议其疏。嗟夫！孔文举在，无人敢议九锡；文举既死，董昭掀然而谈矣。此岂全无所关系者耶 李卓吾曰：老瞒专国二十五年，终不敢篡汉自立，则孔融虽死，其所裨于汉帝者弘矣。杀其身无益于君，已胜于老死牖下者万万，况有益于君耶！西汉哀、平未甚失德也，而王莽从容焉饰智矫廉以取之，潜移默运而不觉，其视此何如也 故知“虎豹在山，藜藿不采”，非虚语矣。

刘表工书

今人皆知临池家有锺元常，而不知元常有同学友胡昭，又不知元常与昭皆受书法于刘景升也。董北苑曰：刘景升为书家祖师，锺、胡皆其弟子。昭肥繇瘦，各得一体耳。今景升遗迹绝无存者，《艺文志》有《刘表集》，亦已久亡。独《三国志》载表与袁尚兄弟书，其笔力不减崔、蔡之流，而表初又为党人，在“八及”之列，其文行如此，宜乎书法之工也。

曹操不复姓

曹操本姓夏侯，父嵩为中常侍曹腾养子。尝意其富贵之极，何不复姓 后见一书云：当时有以讖纬进者，云古者名官职不言曹，自汉以来始名官尽言曹也，至吏亦言属曹，卒言侍曹，此非天意乎 操遂不复姓。此或实事。

曹操疑冢

曹操疑冢，在漳河上。宋人俞符有诗曰：“生前欺天绝汉统，死后欺人设疑冢。人生用智死即休，何用余机到丘垄。人言疑冢我不疑，我有一法君未知。直须掘尽疑冢七十二，必有一冢葬君尸。”陶九成以为此言诗之斧钺也，予则以孺子之见耳，使孟德闻之，必见笑于地下。夫孟德之棺，岂真在于疑冢哉？多设以疑人耳。然始为疑冢者孔林。

曹操讽汉复九州

三桓讽鲁作三军，合《周礼》矣，其志乃欲卑公室而夺之权。曹操讽汉复九州，合《禹贡》矣，其志乃欲广冀州而益其地。凡奸人欲济其邪谋者，未尝不引经术也，况鬼蜮如操耶！

孙权之劣

魏武因弱为强，不阶尺土，几一海寓。其人不足论，才足称也。孙权自守虏耳，借父兄之业，亡能尺寸广也。使昭烈处权，所就当止此乎 苏氏以刘不如孙，非也。

昭烈先声

昭烈间关于袁绍、吕布、刘表、曹操之间，困矣而气不衰也，败矣而望不挫也。魏武以天下英雄推之，鲁肃以天下梟雄名之，周瑜、陆逊、程昱、郭嘉咸惴惴焉，胡先声之震如此也！迹昭烈平生言论风旨，盖犹有帝王之度焉，远非孙、曹等也。虽其传弗远，亦炎德之将终与

借荆州所以保吴

鲁子敬许以荆州借刘先主，后世议之，此论非是。史称曹公闻孙权以土地借备，方作书，落笔于地。彼知先主得荆州，辅车之势成，天下未可遽取也。由是言之，借荆州之事，岂唯刘氏所以取蜀，亦孙氏之所以保吴者矣。

荆、蜀形势

荆，天下重地，豪杰所急也，然未有以荆取天下者。无论刘表、萧铣、马殷辈，以楚成之强，庄之伯，灵之贪，玄之横，友谅之桀，而中原不能尺寸也。夫蜀诚一隅，然秦得之轻诸侯矣，汉得之壹四海矣，孔明自昭烈卒，出祁山者六，曷谓欲长守蜀也

取刘璋不系孔明

汉昭烈于十六年冬，从刘璋之迎而击张鲁。是时孔明留守荆州，至明年乃自葭萌据涪，出法正之计，昭烈亦强从之。若使孔明在，举措当不如此。今以取刘璋为孔明病，盖亦未之考也。

昭烈遗命之非

汉昭烈与诸葛孔明经营西蜀，以窥中原，无非为兴复刘氏耳。昭烈既崩，其志未遂，嗣子刘禅，昏愚暗弱，虽有孔明，亦未如何。昭烈生前，岂不知之，晏驾顾命，宜曰：“嗣子可辅，辅之，如不可辅，则择刘氏之贤者立之。”孔明王佐之才，必有以处此，而刘氏兴矣。昭烈智不及此，乃曰：“如不可辅，卿可自取。”是置孔明于嫌疑之地，欲变而择贤，则天下将以昭烈之言而疑己，欲不变，则刘禅又不足与有为，此孔明所以不能混一天下而汉祀遂斩也。宋张文潜有诗：“永安受命堪垂涕，手挈庸儿是天意。”足为孔明置词矣。

《梁父吟》讥晏子

孔明《梁父吟》，当不止一篇，世所传仅此耳。寓意盖讥晏氏。夫三子恃功暴恣，渐固难长，借使驾馭有方，则皆折冲之器。既不能以是为齐景公谋，又不能明正典刑以张公室，徒以权譎毙之。至于崔杼弑君，陈恒擅国，则隐忍徘徊，大义俱废。复沮景公用孔子，而甘与梁丘据辈等列乱朝，区区补苴罅漏，何救齐亡而后世犹以为贤，至有“管、晏”之目。此《梁父吟》所为作也。自拟隆中，宁取乐毅，而不及晏，厥有旨哉！

孔明比管、乐有取

孔明自比管、乐，后人多疑其谦，不知此自有深意。比管仲取其尊王也，比乐毅取其复仇也，盖隐隐有兴复汉室之图，于比拟间微示其意。乃说者比度才智，较量浅深，于古人心事，毫未窥其所主，何哉

子房、孔明学术

诸葛孔明，材似张子房而学不同。子房出于黄老，孔明出于申、韩。方秦之末，可与图天下者，非汉高祖而谁 项羽决不足以有为也。故其初即归高祖，不复更问项羽，与范增之徒异矣。然而黄老之术，不以身易天下，是以主谋

而不主事，图终而不图始，阴行其志而不尽用其材，虽使高帝得天下而已不与也。孔明有志于汉者，而度曹操、孙权不在于是，故退耕以观其人，唯施之刘备为可，其过荀文若远矣。以备不足与驱驰中原而吞操，宁远介于蜀，伺二氏之弊。乃矫汉末颓弱之失，一齐之以刑名，错综万务，参核名实，用法甚工，而有罪不贷，则以申韩为之也。唯其所见各得于心，非因人从俗以苟作，此所以为黄老而不流于荡，为申、韩而不流于刻，故卒能辅其才而成其志也。

孔明事业文章

孔明，三代之佐也，而与留侯，梁公、范文正俱为殊绝人物。二表，三代之文也，而与《陈情》《酒德》《归去来》俱为第一文章，信笃论乎！“伯仲之间见伊吕，指挥若定失萧曹。”可与言孔明者，杜氏而已。“大哉言也！《伊训》《说命》相表里。”可与言二表者，苏氏而已。

《出师表》缺句

孔明《出师表》，今世所传，皆本《三国志》。按《文选》所载，“先帝之灵”下“若无兴德之言”六字，他本皆无，于义有缺，当以《文选》为正。

司马懿非孔明敌

司马仲达出奇制胜，变化如神，虽孙权亦惮之。孔明以步卒十余万，西行千里，行行然求与之战，而仲达以劲骑三十万，仅能自守，来不敢拒，去不敢追。贾诩等尝逼之战矣，兵交即败，不敢复出。姑以待弊为名，而其为计者，不过日夕望其死而无他术也。然孔明始试其兵，或以饥退，晚年杂耕渭滨，为久驻之基，木牛流马，日运而至，则其弊不可待矣。迟之一二年，仲达将何辞哉？不战则君疑之，同列议之，国人轻之，其英气无所骋，固不免于战，战则败耳。惜乎！军前之星遽陨，使后世竖儒得肆饶舌也！

杨颙不知孔明

孔明为相，身校簿书。主簿杨颙切谏，以为徒劳。后之览者，无不为孔明惜也。张和仲曰：杨主簿深达相臣之体，而未亮孔明之心。夫死生有命，况孔明之死生何等关系，而谓食少事烦，竟致夭没也？不意死仲达犹能给后生明眼

人!

武乡遗言不及姜维

武乡亟称姜伯约，论者以为失焉。观亮遗言，第举琬、祗而不及维，料之审矣。然维于亮，要不负所知也。以禅之庸、皓之佞，非维则久亡矣。

八阵图

诸葛武侯八阵图，在蜀者二。一在夔州之永安宫，一在新都之弥牟镇。王武子曾为《夔州之西市俯临江岸沙石下看诸葛亮八阵图》：箕张翼舒，鹅形鹤势，聚石分布，宛然尚存。峡水大时，三蜀雪消之际，频滂滉漾，大树十围，枯桤百丈，破礮巨石，随波塞川而下。水与岸齐，雷奔山裂，聚石为堆者，断可知也。及乎水已平，万物皆失故态，唯阵图小石之堆标聚行列，依然如是者，垂六七百年间，淘洒推激，追今不动。在新都者，其地象城门四起，中列土垒，约高三尺。耕者或铲平之，经旬余复突出。此乃其精诚之贯，天之所支，而不可坏者，盖非独人爱惜之而已。

汉祚之长

汉之亡也，贬献帝为公，后为山阳夫人。相传至玄孙秋，犹为公，行汉正朔，用天子礼乐，西晋亡而汉祀始绝。前后计之，汉盖已有五百余年，深仁厚泽之报，固不爽也。老瞒篡汉，以貽子孙，相传五帝，共享国四十一年。其一被弑，其二见废，唯丕、睿仅存耳。然则老瞒不亦枉苦心耶!

高贵乡公文学

史称高贵才慧夙成，好问尚词，即其幸学与诸博士论难，信然。自古末世之君多文采，若隋炀、陈、唐二后主最隽，然不过华靡藻丽耳。至深于经术，莫如高贵。人主之学，与韦布异，不能不为之浩叹。

李密《陈情表》讹字

李密《陈情表》有“少仕伪朝”之句，责备者谓其笃于孝而妨于忠。尝见佛

书引此文，“伪朝”作“荒朝”，盖密之初文也。“伪朝”字盖晋改之以入史耳。刘静修诗有云：“若将文字论心术，恐有无边受屈人。”盖指此类乎

阮籍巧附司马昭

阮籍既为司马昭大将军从事，闻步兵厨酒美，复求为校尉。史言虽去职，常游府内，朝宴必预，以能遗落世事为美谈。不知此正其诡譎，佯欲远昭而阴实附之，故示恋恋之意，以重相谐结。小人情伪，有千载不可掩者。不然籍与嵇康，当时一流人物也，何礼法疾籍如仇，昭则每为保护；康徒以钟会片言，遂不免耶 至劝进之文，真情乃见。籍著《大人论》，比礼法士为群虱之处裨中。若籍附昭，乃裨中之虱，但偶不遭火焚耳。使王凌、毋丘俭等一得志，籍尚有噍类哉！

晋室久乱

王济以人乳蒸豚，王恺使妓吹笛，小失声韵便杀之；使美人行酒，客饮不尽亦杀之。时武帝在朝，而贵戚敢如此，知晋室之乱也久矣。

晋武以不废立致乱

自古帝王多以废立致乱，而晋武独以不废立致乱。举神器之重，以畀昏童，自以由太子而及邈，是由历及昌之意也，而宁知邈不克终而死耶 天之祸败人国，固有出于意外者，是所谓报施之巧也。不然，狼顾之懿，方且贾德色于九原，而古公亶父，何不作法于凉也

晋史矛盾

《晋书》载：惠帝闻蛙鸣，问为官蛙私蛙；见饿者，云“何不食肉糜”由此言之，愚昧甚矣。及荡阴之败，兵人引嵇绍斩之，帝曰：“忠臣也，勿杀！”绍血溅帝衣，左右欲浣衣，帝曰：“嵇侍中血，勿浣也。”由此言之，英明甚矣。一惠帝也，相去数年，何其乍愚乍明如此 史之言，或虚或实，必居一于此矣。

惠帝废储

贾谧之潜太子于后也，后信之，以其未有可废之罪，故为不臣之语，强使醉而书之。然其迹甚明，其情易察，孰有臣子将为逆于君亲而敢露其手书乎？惠帝昏庸，既莫之辨，遂使储君被诬，莫能自白，卒冤以死，不亦哀哉！夫事之可验，莫如手书，而亦有不可尽据者，此类是也。

千百年眼卷七

《徙戎论》无救于晋

世儒睹郭钦、江统之说不行，深为司马氏惜。不知此曹渐染华夏之风者仅百年，其文雅博洽既与中国士大夫埒，而骁悍魁桀、拔山贯铁之勇，非华人可得而仿佛也。即使驱之去而未必即去，既去而未必不来。我知其害必不止侵镐方、犯涇阳、围白登、入甘泉，如周汉之事而遂已也。况中国先乱，而彼有所以乘其隙哉！[按刘元海父子总角游京师，已有英雄之望。倘御得其道，不过金日磾、李光弼之俦。奈何以呆童为天下主，贼后煽淫于内，狂宗播祸于外，彼回翔六合，皆出其下，安得不云蒸龙变以快其翹然之志耶？是天固纵之以翦司马氏也。]

晋室所以败

晋室之败，由当时君子高谈揖让、泊然冲虚，而无慷慨感激之操，大言无当，不适于用，而畏兵革之事。天下之英雄知其所忌而窃乘之，是以颠沛陨越而不能以自存。且夫刘聪、石勒、王敦、祖约，此其奸诈雄武，亦一世之豪也。譬如山林之人，生于草木之间，大风烈日之所咻，而霜雪饥馑之所劳苦，其筋力骨节之所尝试者，亦已至矣。而使王衍、王导之伦，清谈而当其冲，此譬如千金之家，居于高堂之上，食肉饮酒，不习寒暑之劳，而欲以之捍御山林之勇夫，而求其成功，此固奸雄之所乐攻而无难者也。是以虽有贤人君子之才，而无益于世；虽有尽忠致命之意，而不救于患难。此其病起于自处太高，而不习天下之辱事，故富而不能劳，贵而不能治，一败涂地而不复振也。坡公此论，可为一代定评矣。余谓宋之理学诸公亦似之。虽其道有虚实、精粗、是非之不同，而其不适于用一也。故其后夷祸之惨，若出一辙。昔人谓宋统似晋，有旨哉。

王衍羞见其女

王夷甫既降石勒，自解无罪，且劝僭号。其女惠风为愍怀太子妃，刘曜陷洛，以惠风赐其将乔属，将妻之，惠风仗剑大骂而死。乃知夷甫之死，非独惭见晋公卿，乃当羞见其女也。

陶侃被诬

陶士行倡义于晋室板荡之秋，破石头，斩苏峻，诚为一时元勋。独史称其握重兵，居上流，潜有窥伺之志，辄思折翼之祥，自抑而止。嗟夫！自古诬人而不得者，必污其闺房之事，以其难明故也。晋史欲诬士行，至加以梦寐中事，其难更甚于闺房者。按士行生当浮虚之俗，动而见尤，一入仕途，荆棘万状，终日自运百臂，于竹头木屑间，虽一束之稊，亦经营不怠，卒能恢廓才猷，立功立事。梅陶称士行机神明鉴似魏武，忠顺勤劳似孔明，岂欺我哉！义旗既建，一麾东下，子丧不临，直趋蔡州。一时勤王，蔑有先者。逮元勋克集，实主齐盟，乃退然不居，旋师归藩，臣节益著。末年卧疾，封府库而登舟，举愆期以自代，视去重任如脱屣。然其始终夷险，无一可议，不臣之迹，果安在哉！或者以庾亮之传、应詹之书，疑其迹似跋扈。不知苏峻之诛，亮所深耻而屈于中也。殆士行既卒，而后嗣亦凋零。庾氏世总朝权，安知秉史笔者不有所曲徇耶！今乃舍其灼然之迹，而信其梦寐之言，亦诬矣！

庾亮失计

庾亮召苏峻。孔坦、陶回因王导语亮：“宜及峻未至，急断阜陵之界，守江西当利诸口。彼少我众，一战决矣。若峻未来，可往逼其城。今不先往，峻必先入，有夺人之心。”亮不从，及峻将至，回又说亮：“峻知石头有重戍，不敢直入，必向小丹阳南道步来。若以伏兵邀之，可一战而擒。”亮又不从（事见二人传）。峻果由小丹阳经秣陵，迷失道，逢郡人，执以为向导，夜行无部分。亮闻之，深悔。吾谓召峻固失计，然从二人言，犹不至覆国几于灭亡也。晁错削七国大类此，奈亚夫速驰入梁、楚之郊，故汉得不败。吾尝谓凖之反谋，错已明知之，此时只宜召之入朝，仍发大兵随之。若凖不从，使引兵进讨，所谓疾雷不及掩耳，吴破则诸侯自服矣。错知吴必反，不先为之设备；既反而后调兵，此真儿戏也。东市之诛，非不幸矣！庾亮盖祖错之覆辙也，乃幸而不诛，晋室之不竟，宜哉！

王导遗诛

王导在江左，为一时偷安之谋，无十年生聚之计，又阴拱立以观王敦之成败，而胸怀异谋。观敦与导书：“平京师日，当亲割温峤之舌”，非素有谋约者，敢为此言。敦已伏诛，当加戮尸污宫之罪，又请以大将军礼葬之。敦死后，导与人言，恒称大将军，又言“大将军昔日为桓、文之举”。此为漏网逆臣无疑，徒以子孙贵盛，史家掩恶以欺万世，谓之江左夷吾，管氏輿儻亦羞之矣！

王逸少经济

王逸少在东晋时，盖温太真，蔡谟、谢安石一等人也。公卿爱其才器，频召不就。及殷侯将北伐，以为必败，贻书止之。殷败后，复谋再举，又书曰：“以区区江左，所营综如此，天下寒心久矣。自寇乱以来，处内外之任者，疲竭根本，各从所志，竟无一功可论，一事可纪，任其事者，岂得辞四海之责哉！若犹以前事为未工，故复求之于分外，宇宙虽广，何所自容！”又与会稽王笺曰：“今虽有可欣之会，内求诸己，而所忧乃重于所欣。以区区吴越，经纬天下十分之九，不亡何待。愿令诸军皆还保淮，须根立势举，谋之未晚。”其识虑精深如是，恨不见于用耳，而为书名所盖。后世但以翰墨称之，何待羲之之浅也！

《兰亭》未可议

《文选》不收《兰亭》，议者谓“天朗气清”，自是秋景，又以丝竹管弦，四言两意。不知“天朗气清”，固有所本。三春之季，天气肃清，见蔡邕《终南山赋》；熙春寒往，微雨新晴，六合清朗，见潘安仁《闲居赋》；仲春令月，时和气清，见张平子《归田赋》，安可谓春间无天朗气清之时耶。又丝竹管弦，本出前汉《张禹传》，又如《易》曰“明辨晰也”，《庄子》云“周遍咸”，《诗》云“昭明有融，高朗令终”，宋玉赋“旦为朝云”，古乐府云“暮不夜归”，《左传》云“远哉遥遥”，邯郸淳碑云“丘墓起坟”，古诗云“被服罗衣裳”，《庄子》“吾无粮，我无食”，《后汉书》“食不充粮”，古人文辞，政自不厌郑重，在今人则以为复矣。[李卓吾云：“好一篇议论，然与叙文不类”。两语乃为定评。]

张翰莼鲈

东晋张翰，吴人，仕齐王冏，不乐于官。一日在京师，见秋风忽起，因作歌曰：“秋风起兮佳景时，吴江水兮鲈正肥。三千里兮家未归，恨难得兮仰天悲。”遂弃官而归。宋王贲运使过吴江，有诗云：“吴江秋水灌平湖，水阔烟深恨有余。因想季鹰当日事，归来未必为莼鲈。”此语甚有思。至东坡《三贤赞》，则曰：“浮世功名食与眠，季鹰真得水中仙。不须更说知几早，只为莼鲈也自贤。”其说又高一着矣。

刘琨负其母

刘琨在并州，怒护军令狐盛切谏，杀之。盛子泥奔汉，具言虚实。汉王聪大喜，遣刘粲、刘曜将兵寇并州，以泥为向导。琨东收兵于常山，曜等乘虚陷晋阳，琨还救不及，泥遂杀琨父母。呜呼！令狐所谓子胥之忿也。使琨有备，亦未遽逞其志也，奈何移檄远近，声言伐汉。及曜、粲南来，乃更收兵常山哉！母曰：“汝不能驾御豪杰，以恢远略。”盖策之审矣！母贤智与孙夫人等而不能使越石如伯符，死有遗恨也！

阿堵

史言王衍口不言钱，家人欲试之，以钱绕床，不能行，但云“举却阿堵物”。世遂以阿堵为钱矣。然顾恺之言“传神写照，正在阿堵中”，殷浩见佛经云“理亦应阿堵上”。桓温止新亭，大陈兵卫。呼谢安、王坦之，欲于座害之。谢目卫士曰：“闻诸侯有道，守在四邻，明公何须壁间置阿堵辈。”一以为眼，一以为经，一以为兵士，岂可指定言之。阿堵自是当时谚语，如今所谓“此物”云耳。

英雄自相服

桓温之所成，殆过于刘越石，而区区慕之者，英雄必自有以相服，初不以成败言耶。以此论之，光武之度本不如玄德，唐文皇之英气未必过刘寄奴也。

孟嘉论乐非是

丝不如竹，竹不如肉。或问其故，曰：“渐近自然。”此晋孟嘉语也。不知丝者，丝之声也，出乎手；竹者，竹之声也，出乎口，假丝竹而声，总之皆肉也，则亦何尝不自然耶。况夫伯牙之琴、王子之箫、孙登之啸，亦可谓之不自然，亦可谓之不如肉乎。

汉、晋赐金帛各有所盛

汉赏赐多用黄金，晋赏赐多用绢布，各因其时之所有而用之。汉初以黄金四万斤与陈平间楚，其用如此，所积可知。梁孝王临死，府库尚有黄金四十余万斤。吴国悬赏，斩大将者黄金五十斤，以次赏金各有差等。王国尚尔，天府有不待言者。治郡有声，则增秩赐金，复有功臣不时之赏，费用浩瀚，不闻告乏。数千斤之赐甚多，不可胜举。如黄霸、严助、尹翁归等，动与百金。周勃赐五十斤，霍光前后所赐至七千斤。至王莽末，省中黄金尚积六十万斤。董卓郿坞亦不可胜数。是知当时黄金多也。晋时赏赐绢布，绢百匹在所不论，阮瞻千匹，温峤、庾亮、荀崧、杨珧等皆至五千匹，周复、唐彬、琅邪王佃等皆六千匹，王浑、杜预等皆八千匹，贾充前后至九千匹，王濬、张华、何攀等皆至万匹，王导前后近二万匹，桓温前后近三十万匹，苏峻之乱，台省煨烬，时尚有布二十万匹、绢数万匹，又可验晋布帛之多也。

陶渊明不欲诸子任宋

陶渊明《命子篇》则曰：“夙兴夜寐，愿尔之才。尔之不才，亦已焉哉。”其《责子篇》曰：“虽有五男儿，总不好纸笔。天运苟如此，且进杯中物。”先生之于诸子，皆不欲其仕宋，故作诗自污，以晦其才，才则必以陶氏门地拔矣。此苦心也，善乎庄生曰“以不才终其天年”！

《中庸》自晋已孤行

《中庸》杂出《戴记》，至二程始尊信而表章之，今独行与六经并。按晋戴颛尝传《中庸》，后梁武帝亦为《中庸讲疏》。《中庸》之传久矣，非但始于宋也。

不识一丁

苻坚宴群臣赋诗，姜平子诗内有“丁”字，直而不屈。坚怪问之，平子对曰：“屈下者不正之物，未足以献也。”坚悦，擢上第。夫《庄子》云：“丁子有尾。”若直丁不屈，乃古“下”字也。若坚与平子，正不识一丁者。

王猛死不忘晋

王景略之才，管，萧之匹也。时值桓温，竟不得一效于晋，所谓“既生瑜，何生亮”，亦晋之不幸哉！然猛之夙心，则不忘诸夏也。临终数语，自是肝膈披露。

苻坚拙于用多

苻坚淮淝之战，由其势重不分，而趋一道，首尾相失，无他奇变，此兵家之深忌也。晋之取吴也，兵二十万，而所出之道六。隋之取陈也，兵五十万，而所出之道八。唯其所出之道多，则彼之受敌者众，是其千里之江、淮，固与我共之矣。今坚所率者百万，而前后千里，其为前锋者二十五万，而专向寿春。坚又自恃其众之盛，谓“授鞭于江，足断其流”，乃自项城弃其大军，而以轻骑八千赴之。是以晋人乘其未集而急击之；及其既败，而后至之兵皆死于躏践矣，恶在其为百万也。使坚之师离为十道，偕发并至，分压其境，轻骑游卒，营其要害，将自为敌，士自为战，虽束足以亡晋，亦何至蹉跌之甚耶！然亦有以分而败者，如楚之御黥，吴汉之讨公孙述是已，则以兵少而敌众也。若项羽乌江之战，才二十八骑耳，而分之四，犹能斩将见奇，则又少而不厌分也。总之，兵之奇常在分，而将兵之妙用则不必于分与不分也。呜呼！坚特叛胡之铮铮者，要何足以语此！

苻秦之亡不由慕容垂

慕容垂之奔秦也，王猛力劝秦王坚除之。坚不从，其后垂卒破长安，坚出奔西燕，以亡天下，后世皆惜之。不知坚之败在空国伐晋，而其酿祸也在远徙种人，专留鲜卑，垂不过乘其强弩之末，以张振蒙之势耳。使坚无此二败，虽百垂其如坚何哉！方坚之败于淝水也，八十余万众尽为谢玄等所破，唯冠军垂所将三万人独全。坚以千余骑赴之，垂世子宝劝取坚，垂曰：“彼以赤心投我，若之何害之。天苟弃秦，何患不亡！吾将以义取天下，岂负宿心也。”则夫垂之报坚也，岂减于畴昔之恩乎。养虎遗患之说，未足以概此也。

崔浩受祸不由作史

魏太武杀崔浩，云：浩刊所撰国史于石，立于郊坛东方，所书魏先世事皆详实，北人忿恚，相与譖浩暴扬国恶。魏主大怒，遂族诛浩。夫浩修国史，直笔乃其职耳。唯是刊石衢路，若为可罪，然何至赤其族哉？及阅《宋书 柳元景传》云：柳光世为索虏折冲将军、河北太守，其姊夫伪司徒崔浩，虏之相也。虏主拓跋焘南寇汝、颍，浩密有异图。光世要河北义士为浩应。浩谋泄，被诛，河北大姓坐连谋夷灭者甚众。然后知浩受祸之酷，自有其故，特因史事发耳。

金土不可同价

齐高帝云：“吾当使金土同价。”意则善矣，然岂必然之理哉！孟子曰：“物之不齐，物之情也。巨屨小屨同价，人岂为之哉”而孟子亦自忘之，至有“菽粟如水火”之论。金之不可使贱如土，犹土之不可使贵如金也。“尧之民比屋可封，桀之民比屋可诛。”信此说，则尧时诸侯满天下，桀时大辟遍四海也。

梁武杀业

梁武学佛而败，诋佛者以为口实。然武帝篡齐，杀齐子孙殆尽；其纳侯景，晚节多昏，业报应受，非佛之罪也。若其奉佛精勤，功德自在，以此罪佛，是因别废屨、因噎废食也，其可乎 [按唐萧瑀，梁明帝之子，梁武之后也，入唐为相。自瑀逮遘，八叶宰辅，名德相望，与唐终始。以台城之祸咎佛者，亦应以此而信佛矣。]

沈约韵书之谬

天下事有最侥幸而不可解者，沈约韵书是也。沈约以前，所经历贤圣、豪杰、闻人、巨儒，不知凡几矣。一东之于二冬，四支之与五微、八齐，六鱼之与七虞，十一真之与十二文，十三元之与十四寒、一先，二萧之与四豪，八庚、九青之与十蒸，十三覃、十四盐之与十五咸，前此诸韵并通。孔子作经及汉魏古诗并仙灵篇什，班班可考，岂尽讹谬，至沈约而始悉改正耶 且约吴兴之武

康人，局于方言蛮俗，不审宫羽，不备四声，而敢背越贤圣，变乱千古，亦既谬妄矣。不知后世学士大夫，何故而遵之如圣经，历百代而不敢易乎 此甚不可晓也。

刘知几无史才

杨万里云：刘知几《史通》，毛举前史，一字必呵。尝得其所撰《高宗武后实录》而读之，意其拳石班、马而臧获陈、范也，及观其永徽三年事，则曰“发遣薛延陀”，此何等语邪 天授二年则言“傅游艺死矣”，至长寿二年遣使流人则曰“傅游艺言之也”。游艺之死至是三年，岂有白骨复肉而游魂再返乎古人目睫之论，诚有味也。然子玄《史通》妙处，实中前人之膏肓，不可废也。

隋氏富庶

自汉以来，丁口之蕃息与仓廩府库之盛，莫如隋文帝初年。有户三百六十余万，平陈所得又五十万，至大业之始不及二十年，而增至八百九十余万。方其有国之始，蠲罢榷禁，又时时减免赋税，其征取之途，可谓阔略矣。又营新都，平陈，平江表，至于赏赐有功，并无所爱惜，营缮征伐之费，亦既不费矣。是时布帛之积，几于无所容，蓄储至不可胜数。及其败亡涂地，而洛口诸仓犹足以致百万之众，是果何道以致之也 吁！亦奇矣。

隋文帝滥杀

周大义公主，下嫁于突厥沙钵略可汗为可贺敦，闻隋主受禅，意甚不平。平陈之后，上以陈叔宝屏风赐之公主，因书屏风为诗，叙陈亡以自寄。其辞曰：“盛衰等朝暮，世道若浮萍。荣华实难守，池台终自平。富贵今何在，空事写丹青。杯酒恒无乐，弦歌讵有声。余本皇家子，飘流入虏庭。一朝睹成败，怀抱忽纵横。古来共如此，非我独申名。唯有明妃曲，偏伤远嫁情。”上闻而恶之。时沙钵略染干遣使求婚，上令裴矩谓之曰：“杀大义公主者，方许婚。”主遂遇害。观公主诗词，不过恻陈氏之沦亡，哀身世之飘流，此亦人情之常。且一女子，远适虏庭，有何顾忌，而必欲杀之也 亦惨矣。王世充、宇文文化之毒，相去才一间耳。

隋炀帝毁讖

讖书，原于《易》之推往以知来。周家卜世得三十，卜年得八百，此知来之的也。《易》道既隐，卜筮者溺于考测，必欲奇中，故分流别派，其说寝广。西汉之末，王莽好符命，光武以图讖兴，遂盛行于世。汉时又诏东平王苍上《五经章句》，皆命从讖，历观宋、梁，其说不能尽去。及隋炀帝即位，乃发使四出搜天下书籍，与讖纬相涉者皆焚之，为吏所纠者死。自是无复其学，有功名教不浅也。

唐高祖杀降

古今杀降之甚者，莫甚于唐高，而项羽、白起弗与焉。薛仁杲降则杀之，王仁本降则杀之，萧铣降则又杀之，其他盖不胜数也。或谓出太宗意，然而太宗未尝杀颉利也。独当时何无一言救止 岂其力不能得之，文静之死，而无及于数子耶！

唐世女祸

唐太宗起义时，以隋宫女子进其父而胁之。高祖畏祸，议始定。及其后也，天亦降之女祸，世世有焉，报应之妙如此。

唐封建之善

唐太宗即位，从封德彝言，于是疏属王者降为公。德彝之言曰：“爵命崇则力役多，以天下为私奉，非至公之法也。”呜呼！德彝此语，固今之药石乎！

太宗纵囚有所仿

六一公论唐太宗纵囚，其说卓矣。然纵囚自归之事不始于太宗。后汉之钟离意，南宋之傅翊，后魏之张华原，隋之王伽皆然，史书之以为美。太宗好名者，盖慕而效之耳。

尉迟公隐德

蹠血之变，坐二府者百余家，将尽没入。敬德曰：“为恶者二人，今已诛；若又穷支党，非取安之道。”乃普原之。太宗一日谓敬德曰：“朕将嫁女与卿，称意否？”敬德谢曰：“臣妇虽鄙陋，亦不失夫妻情。臣每闻说古人语：‘富不易妻，仁也。’臣窃慕之。愿停圣恩。”叩头固让，帝嘉之而止。晚节谢宾客，饰观沼，奏清商乐。自奉养甚厚，又饵云母粉为方士术，年七十四于显庆三年卒。呜呼！敬德如此行藏，且在李卫公之上矣，世徒以万人敌称之也。

长孙无忌、褚遂良有死道

长孙无忌、褚遂良之死，世咸悲之。余以为二子均有死道。夫吴王恪，太宗爱子也，太宗立高宗为太子，又欲立恪。无忌以举棋不定为讽，似矣。而其后也，竟以房遗爱狱诬构吴王，陷之重辟。刘洎，太宗直臣也，洎性疏致祸，理固应耳，而罪不至死。遂良诬以“伊霍”一语，必欲毙之，虽马周强诤不少解。夫此二子者，所谓太宗心膂臣也，一杀其爱子，一貽其主以杀直臣之名。由此观之，武氏之祸，犹为晚也。

李勣一言之祸

武后之立，由李勣之逢迎也。彼岂不知其大谬，第以全躯命、保富贵之心太过耳。临终谓人曰：“我十二三为无赖贼，焉知老年尤大无赖哉！”身没未寒，而有敬业之祸，诛其身足矣，何至歼其宗、毁其墓道耶！然则武氏未尝纤毫见德，勣亦枉却做小人矣。

狄仁杰不杀易之、昌宗

母后临朝，如吕氏、武则天，此国家大变也。王陵、裴炎迎祸乱之锋，欲以一言折之，故不废则死。陈平、狄仁杰待其已衰而徐正之，故身与国俱全。然庐陵既立，而张易之、昌宗未去，仁杰犹置之不问，复授之张柬之，俟其恶稔而后取，岂以祸乱之根生于母子之间，不如是则必至于毁伤故耶？张玄羽曰：“狄公在周，如大乘菩萨行忍辱行，自非小圣所测。”

阎立本知狄仁杰

狄梁公初授并州佐，时阎立本黜陟河南，梁公为人诬告，立本一见，即惊谢曰：“仲尼观过知仁，足下可谓海曲之明珠，东南之遗宝。”特荐之兼并州法曹。夫梁公能反周为唐，而非立本则不能自拔于沉沦。洵哉，可称具眼矣！然则驰誉丹青，何足尽立本百一也。

徐有功难于皋陶

张文成赞徐有功：“蹶虎尾而莫惊，触龙鳞而不惧。凤跖鸱梟之内，直以全身；豹变豺狼之间，忠能远害。”愚尝谓为大将者，为太公望易，为郭子仪难；辅幼主者，为周公易，为孔明难；为刑官者，为皋陶易，为有功难。谁谓后世不及古人乎

骆宾王四子受诬

凡称知人者，知其人之臧否邪正耳。穷远修短，则姑布、子平小术，君子不道也。裴行俭以器识短王、杨四子，幸而偶中，至今儒者乐道之。然裴所称王剧、王勔、苏味道，皆覆身窜籍，何以优劣四子使勃等即如裴论，不过浮浅小节，而味道辈模稜邪谄，荣宠牝朝，器识何在。史称骆宾王失职鞅鞅，遂与徐敬业起兵。夫孽后临朝，罗织万态，即狄仁杰辈尚诬以反，况宾王倡义杀身，欲加以罪，宁足据乎。且文人失意，愤悻其常，屈平怀沙，贾生夭折，后世咸悼其忠。宾王首倡大义，庸可以此譬之。骆集十卷今存，自《畴昔》、《书愤》二章外，无一鞅鞅语。然则史亦非实录也。裴行俭既以姑布、子平之术诬后世，而史官又从而缘饰之，则四子几不白于千古，亦冤矣！

骆宾王器识

宾王上裴侍郎书云：“义士期乎贞夫，忠臣出乎孝子。既不能推心以奉母，亦焉能死节以事人。假物议之无嫌，实吾斯之未信。况流沙一去，绝塞千里。子枪入塞之魂，母切倚庐之望。就令欢以卒岁，仰南薰之不费；而使忧能伤人，迫西山而何几！”裴侍郎即行俭也，时欲以书记之事委骆。骆有母在，欲终养，故辞之如此。谁谓宾王才士而无器识耶！

徐敬业之败

敬业举义，魏思温劝其直趋河洛，以匡复为事。此与尹德毅之说萧警龙敏之献策潞王从珂，皆奇谋也。谚曰：“败棋有胜着”。惜乎当局者迷耳。

《滕王阁记》出处

《三国典略》曰：萧明与王僧辩书：“凡诸部曲，并使招携，赴投戒行，前后云集。霜戈电戟，无非武库之兵；龙甲犀渠，皆是云台之仗。”唐王勃《滕王阁序》“紫电清霜，王将军之武库”，正用此事。以十四岁之童子，胸中万卷，千载之下，宿儒犹不能知其出处，岂非间世奇才！杜子美、韩退之极其推服，良有以也。使勃与杜、韩并世对毫，恐地上老骥，不能追云中俊鹞。后生之指点流传，妄哉！

玄宗惨刻

明皇待诸弟可谓极其仁爱，然一日而杀三子，何相悖也。呜呼，让皇帝于是为不可及矣。非让皇帝有太伯、叔齐之贤，则明皇之视诸弟不难于诸子乎。

明皇废资格

明皇开元初，铨次尚未废资格。时上欲大用苏颋，因问宰相：“有自工部侍郎而拜尚书者乎？”宰相以为“唯贤是用，何资之计？”明皇乃敢从之。又以李元纁公卿交荐籍甚，欲自天官侍郎擢拜尚书，宰相以元纁资薄，止拜侍郎。夫以颋、元纁之才能，计资亦未为骤进，乃毫厘必计如此。及其惑林甫之奸，欲相牛仙客，则自河湟使典擢班尚书，遂不复计资。虽以九龄之惓惓尽忠，援故事以争之，而且不听矣。岂非资格一废，彼固得以肆情而无忌耶？要之，资格者所以待常流，不次者所以待非常之士。承平无事则守资格，一旦有缓急大事大疑，则先材能。则彼前说亦非定论也。

《孝经》、《春秋》甚灵

陈眉公曰：《孝经》闺门一章，由周、秦而下，传汉至唐，列为二十二章。开元间博士司马贞为国家讳，始黜之，而唐遂有马嵬之祸。则《孝经》闺门之教废也。王荆公谓《春秋》“烂朝报”不列学官，使先圣笔削之书，人主不得闻讲说，学士不得相传习，而宋遂有夷狄北辕之祸。则《春秋》内外之防与

复仇之教废也。孔子曰：“我志在《春秋》，行在《孝经》。”二书抹去，祸及家国，宣尼之书可谓灵矣。故曰“畏圣人之言”。

贺季真乞休在耄年

贺季真乞鉴湖归老，古今以为美谈。然考其时，年已八十余矣。故其《回乡》诗“幼小离家老大同，乡音无改鬓毛衰。儿童相见不相识，笑问客从何处来。”夫仕宦而至八十余不归，复何为耶 季真尝谒一卖药王老，问黄白之术，持一珠贻之。老即以珠易饼，口不敢言，老曰：“慳吝未除，术何由得 ”是季真者，乃贪恋富贵一老悖耳。张旭谓“贺八真清鉴，风流千载人”，岂别有所据耶 若以鉴湖归老时为风流，湖水有灵，未免贻笑矣。

卢怀慎先见

卢怀慎身为上相，家无担石之储，孜孜体国，至死益坚。属疾则念明皇倦勤，将有憸人乘间之患。遗言荐宋璟诸贤，以为社稷无穷之谋，岂区区才志之士，矜眩目前，以为功必己出者徒尔耶 史以伴食讥之，殆亦俗见也乎 李卓吾曰：“怀慎自以才不及崇，每事推崇，此与‘视人之技若己有，见人之彦实能容’何以异乎 诚所谓大臣也。”呜呼，怀慎可谓千载之下复有知己矣！

千百年眼卷八

《周易举正》

唐司户参军郭京，作《周易举正》三卷，云曾得王辅嗣、韩康伯手写真本，比校今世流行本，或将经作注，用注作经，小象中间以下句反居其上，爻词注内移后义却处于前，兼有脱遗谬误者，并依定本，举正其讹，凡一百三节。此书近世罕传，余友夏君宪有藏本，今录其明妥者若干处。坤初六，象曰：履霜，阴始凝也。今本于象文“霜”字下误增“坚冰”二字。屯六三，象曰：即鹿无虞，何以从禽也。今本脱“何”字。师六五：田有禽，利执之，无咎；“之”字误作“言”。比九五，象曰：失前禽，舍顺取逆也。今误倒其句。泰六四，象曰：翩翩不富，皆反实也。今误作“失”字。谦六五：利用征伐

，小象亦然。今本两“征”字并误作“侵”字。贲亨，不利有攸往。今“不”字误作“小”字。刚柔交错，天文也，文明以止，人文也。今脱“刚柔交错”四字。剥彖曰：剥，剥落也。今本脱“落”字。大过九五：枯杨生华，老妇得其少夫。今本误作“士”字。坎卦，习坎上脱“坎”字。姤九四：包失鱼，注云：有其鱼，故失之也。今误作“无鱼”。九五：似杞包瓜。今误作“以”字。蹇大象，君子以正修身德。今本作“反”字。困初六，象曰：入于幽谷，不明也。今“谷”字下多“幽”字。鼎彖：圣人亨以飨上帝，以养圣贤。今多“而大亨”三字。震彖曰：不丧匕鬯，可以守宗庙社稷，以为祭主也。今脱“不丧匕鬯”一句。渐象曰：君子以居贤德善风俗。今本脱“风”字。丰九四象：遇其夷主吉，志行也。今脱“志”字。巽彖曰：重巽以申命，命乃行也；今脱“命乃行也”一句。节彖：说以行险，当位以节，中正以通，然后乃亨也。今误将此句入注中。孚彖：豚鱼吉，信及也。今“及”字下多“豚鱼”二字。小过象：柔得中，是以可小事也。今脱“可”字，而“事”字下误增“吉”字。六五象曰：密云不雨，已止也。今作“已上”。既济彖曰：既济亨小，小者亨也。今脱一“小”字。上系第九章：子曰，知变化之道者，其知神之不为乎。今本误作“所”字。下系第四章：不见利不动。今本误作“劝”字。又：危以动，则民不辅也。今本误作“与”字。第四章：二多誉，四多惧，注云：惧，近也。今误以“近也”字为正文。说卦：乾以居之。今本误作“君”字。序卦：屯者，物之始生也，始生必蒙。今“始”字误作“物”字。杂卦：蒙稚而著。今“稚”误作“杂”字。凡此等处，真可为读《易》者一证。

古人言《易》不及周公

班固《汉书》云：“《易》道深矣。人更三圣，世历三古。”以伏羲为上古，文王为中古，孔子为下古也，与周公绝无干涉。故系词传累举庖羲、文王，而略不及周公，亦自可见。扬子云曰：“宓羲绵络天地，经以八卦，文王附六爻，孔子错其象，彖其辞，然后发天地之藏，定万物之基。”班、扬去古未远，较世儒所传，当得其实。

陆秉大衍数解

“大衍之数五十，其用四十有九。”陆秉曰：此脱文也。当云“大衍之数五十有五”，盖天一、地二、天三、地四、天五、地六、天七、地八、天九、地十，正五十有五。而用四十有九者，除六虚之位也。古者卜筮，先布六虚之

位，然后揲蓍而置六爻焉。如京房、马季长、郑康成以至王弼，不悟其为脱文，而妄为之说，谓所赖者五十，殊无证据。又曰：“不用而用以之通，非数而数以之成。”此语尤诞。且系辞曰：天数二十有五，地数三十，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，岂不显然哉！又乾坤之策，自始至终，无非五十五数也。盖数始于一，而终于五，天以藏德运化，数之始终于此，该而用之，消长于此。神故虚一与五，退藏于密秘而弗用。则其用四十九焉而已耳。老氏所谓“有之以为利，无之以为用”，是当其无而有大有之用也。此圣人千载不传之奥旨。

李太白深心

唐室宦官用事，呼吸之间，生杀随之。李太白以天挺之才，自结明主，意有所疾，杀身不顾。坡公作《太白真赞》云：“生平不识高将军，手浣吾足乃敢嗔。”此语甚妙。王介甫乃言太白人品污下，诗中十句九句说妇人与酒。果尔，真是咳嗽亦不可也。卓老有诗云：“天宝年间事已非，先生不醉将安归”他人有心，余忖度之矣。

《阿房赋》蹈袭

杜牧之《阿房宫赋》云：“六王毕，四海一；蜀山兀，阿房出。”陆倕作《长城赋》云：“干城绝，长城列；秦民竭，秦君灭”。倕辈行在牧之前，则《阿房宫赋》又祖《长城》句法矣。牧之云：“明星荧荧，开妆镜也；绿云扰扰，梳晓鬟也；渭流涨腻，弃脂水也；烟斜雾横，焚椒兰也；雷霆乍惊，宫车过也；辘辘远听，杳不知其所之也。”盛言秦之奢侈。杨敬之作《华山赋》，有云“见若咫尺，田千亩矣；见若环堵，城千雉矣；见若杯水，池百里矣；见若蚁蛭，台九层矣；蜂巢联联，起阿房矣；小星荧荧，焚咸阳矣。”《华山赋》，杜司徒佑已常称之，牧之乃佑孙也，当是效敬之所作。信矣文章以不蹈袭为难也！

唐诗之盛不关选举

胡子厚曰：人有恒言，曰唐以诗取士，故诗盛。今代以经义选举，故诗衰。此论非也。诗之盛衰，系于人心与学，不因上之所取也。汉以射策取士，而苏、李之诗，班、马之赋出焉，此岂系于上乎？屈原之骚，争光日月，楚岂以骚取人耶？况唐人所取，五言八韵之律，今所传省题诗多不工，其传世者，非省题

诗也。

肃宗灵武之举非篡

唐玄宗奔蜀，太子即位灵武。其始为马嵬驿父老所留，其既为建宁王倓所劝，又其后为杜鸿渐、魏少游、崔漪、卢薛、李涵五上笺所迫，而太子实无利天下之心也。当时君父播迁，贼入长安，杀妃主皇孙数十人，刳心以祭，王侯将相，扈从车驾，留长安者，诛及婴儿。太子夜驰三百里至平凉，虽正位号，文武官不满三十人，太子何艳于此，而攘之于草莽荆棘之日耶！其后颜真卿区处河北军事，以蜡书达表于灵武，遂以真卿为工部尚书，并致赦书，亦以蜡丸达之。真卿颁下诸郡，又遣人颁于河南、江淮。由是诸道始知上即位于灵武，徇国之心益坚。民间相传太子北收兵来取长安，日夜望之，或时相惊曰：“太子大军至矣！”则皆走，市里为空。贼望北方尘起，辄惊欲走。京畿豪杰，往往杀贼官吏，遥迎官军，诛而复起，不能制。乃知灵武此举，真可收属人心，非乘危而利天下也。其后韦见素等至自成都，奉上宝册，太子不肯受，曰：“比以中原未靖，权总百官，岂敢乘危，遽为传袭！”郡臣固请，坚不许，置于别殿，朝夕事之，如定省之礼。其情亦可怜矣。而范祖禹乃以为叛君背父，冤矣哉！所可恨者，其罪全在杨国忠。当唐玄宗议亲征时，谓宰相曰：“朕在位垂五十载，去秋已欲传位太子，值水旱相仍，不欲以余灾遗子孙。不意胡逆横发，朕当亲征，且使之监国，事平之日，朕将高枕无为矣。”杨国忠大惧，退谓三夫人曰：“太子素恶吾家，若一旦得天下，吾姊妹命俱在旦暮矣！”使贵妃衔土请命于上，事遂寝。若使国忠从上言，不致有灵武之事。竟以怙恩惧祸之故，致使他日父不得正其终，子不得正其始，既乱人家国，又乱人纲常。若国忠者，马嵬死晚矣。

唐以失形势致乱

唐安禄山既犯东京，眷留不去。李泌、郭子仪皆请先取范阳，以覆其巢穴。肃宗急于收复，不从其策，由是遂失河北，终唐之世，不能复。黄巢横行入广，高骈请分兵守郴、循、梧、昭、桂、永数州之险，自将由大庾度岭击之。使从其言，直置中兔尔。而当国者曾莫之省，巢果复出为恶，遂致滔天。此数公者，真所谓识形势者也，而唐两失之，其取败宜哉！

房琯用违其才

张玄羽曰：房琯所谓治世之能臣耳。肃宗用违其才，所以一败而不振。若收复之后，令琯从容讽议，镇静庙堂，以抚摩残喘，毋令谗邪间之，当必有可观者。方用而疑之，方疑而将之，既败而一逐不收。人皆嗟琯之不尽其用，予独悲琯之不逢其时。

房琯长策

司空图咏房琯诗云：“物望倾心久，匈渠破胆频。”注云：“天宝中，琯奏请遣诸王为都统节度，安禄山见分镇诏，拊膺叹曰：‘我不得天下矣’。”盖当艰危之际，以亲王重藩分布外镇，自能夹辅王室，统系人心。司空图诗盖指此。杜子美挽公诗，所谓“一德兴王后”，亦指此事。《唐书》因其陈涛斜之败，遂没其善，可惜也。杨铁崖咏史，目之为“腐儒”，又以王衍比之，过矣！房后谪广汉，有政绩，唐诗人咏房湖者，多称仰之，今不悉记云。[余按李德裕尝言：昔玄宗以临淄王定内难，自是疑忌宗室，不令出阁，天下皆以为幽闭骨肉、亏伤人伦。向使天宝之末、建中之初，宗室散处九州，何至为安禄山、朱泚所鱼肉哉！观此，则房琯所奏，信救时之良策也。]

杜子美隐德

杜子美，诗人之豪也。初拜右拾遗，即上书论救房琯，语甚切，至几以得罪。此岂附臆下石之徒比耶！世谓文人无行，殆虚语耳。

杜子美诗意

焦澹园曰：杜诗“三分割据纡筹策，万里云霄一羽毛”。人以三分割据为孔明功业，不知此其所轻为，正如云霄一羽毛耳。必也偶伊、吕而失萧、曹，乃尽公之才。惜乎运移身歼，仅以三分之业自见，此天也，非人也。此诗八句一意，读者逐句解之，失其旨矣。

子美不咏海棠有故

子美父名闲，故诗中不用闲字。“娟娟戏蝶过闲幔”，刻本之误也。母名海棠，故不咏海棠。坡公有诗云：“少陵为尔牵诗兴，可是无心赋海棠。”岂

亦未之考耶

儒者说诗之谬

诗出于小夫贱隶之口，而说诗者多不免于高叟之固，则所号为穷经稽古之儒，乃反贱隶之不若矣。盖诗人吟咏性情，故意象宽平；老儒执守训诂，故意象窄狭。如杜子美“仰面贪看鸟，回头错应人”，乃诗家上乘。而朱考亭引之，谓其为“心不在焉，则不得其正”，何异痴人前说梦乎！真可发笑！

诗词讹字

古书无讹字，转刻转讹，莫可考证。略举数条。如王涣《李夫人歌》“修嫿秣华销歇尽”，“修嫿”讹作“德所”。武元衡诗“刘琨坐啸风清塞”，讹作“生苑”。琨在边城，则“清塞”字为是，焉得有苑乎？杜牧诗“长空澹澹没孤鸿”，今妄改作“孤鸟没”，平仄亦拗矣。又牧之《江南春》云“十里莺啼绿映红”，今本误作“千里”。又《寄扬州韩绰判官》云“秋尽江南草未凋”，俗本作“草木凋”。秋尽而草木凋，自是常事，不必说也，况江南地暖、草木不凋乎？如陆龟蒙《宫人斜》诗云“草着愁烟似不春”，只一句便见坟墓凄凉之意，俗本作“草树如烟似不春”。杜诗“把君诗过日”，俗本作“把君诗过目”。“愁对寒云白满山”，俗本作“雪满山”。“关山同一点”，俗本作“同一照”。“七月六日苦炎蒸”，俗本“蒸”作“热”。“邀欢上夜关”，俗本作“卜夜间”。“曾闪朱旗北斗殷”，俗本改“殷”作“閒”，成何文理？“不知贫病关何事”，俗本作“只缘贫病人须弃。”“秃节汉臣归”，俗本作“握节”，不知《汉书·张衡传》云“苏武以秃节效贞”，杜公政用此语也。“新炊闻黄粱”，俗本“闻”作“间”，则字义亦不通矣。刘巨济收许浑诗“湘潭云尽暮烟出”，今俗本“烟”作“山”，盖湘水多烟，唐诗“中流欲暮见湘烟”是也，“烟”字大胜“山”字。李义山诗“瑶池宴罢留王母，金屋妆成贮阿娇”，俗本作“王桃偷得怜方朔”，直似小儿语耳。古诗“君亮执高节，贱妾亦何为”，《文选》范云古意诗注引之作“拟何为”，“拟”字胜“亦”字。王右丞诗“銮舆迴出千门柳”，用建章宫千门万户事也；“归鸿欲度千门雪”，“却望千门草色间”，皆本此，俗本“千门”作“仙门”，谬甚。苏味道《元夕》诗“金吾不禁夜，玉漏莫相催”，古本是“不惜夜”。梁锽《观卧美人》诗“落钗犹冒鬢，微汗欲沾裳”，古本是“欲消黄”，言汉宫黄额妆也，甚妙。又《南史》王稀诗“日暮当归去，鱼鸟见流连

，”俗本改“暮”作“暮”，浅矣。蜀牛峤词“日暮天空波浪急”，正用稀语也。韦苏州诗“独怜幽草涧边生”，古本“生”作“行”，“行”字胜“生”字十倍。东坡“玉如纤手嗅梅花”，俗改“玉如”作“玉奴”。《儋耳山》诗云“突兀隘空虚，他山总不如。君看道旁石，尽是补天余。”叔党云：“石”当作“者”，传写之误，一字不工，遂使全篇俱病。小词如周美成“愔愔坊曲人家”，坊曲，妓女所居，俗本改“曲”作“陌”。张仲宗词“东风如许恶”，俗改“如许”作“妒花”，平仄亦失粘。孙夫人词“日边消息空沉沉”，俗改“日”作“耳”。凡此皆系改本谬伪百出，书之所以贵旧本也。

李、杜始末考

世知杜之为拾遗，而不知李亦拾遗也。世以草堂属杜，而李集亦号草堂也。李卒后，代宗征拜左拾遗，见范传正碑，碑题尚称左拾遗。世又以供奉、拾遗皆死于酒而皆死于水，亦非也。太白晚依宗人李阳冰，终于紫极宫。少陵将归襄郡，终潭、岳间。采石固谬，耒阳亦未可凭。

唐、宋逸诗赋

王无功云：“吾往见薛收《白牛溪赋》，韵趣高奇，词义旷远，嵯峨萧瑟，真不可言，壮哉邈乎，扬、班之俦也。高人姚义尝语吾曰：薛生此文，不可多得，登太行，俯沧海，高深极矣！吾近作《河渚独居赋》，为仲长先生所见，以为可与《白牛》连类，因写为一本。”今此二赋俱不传。韩文公志卢殷墓，言“殷于书无不读，止用为诗资。平生为诗，可诵者千余篇。”至今一篇不传，非托于韩文，则名姓亦湮矣。又会昌中进士卢献卿作《愍征赋》，司空图为之注释，且序之曰：“气凌邺下，体变江南。间生冠五百年，在握照十二乘。”又言其为“才情旖旎，雅调清越，寓词哀怨，变态无穷”，称之可谓极至矣，而此赋亦不传。宋苏长公与米元章书云：“儿子于何处得《宝月观赋》，琅然诵之，老仆卧听未半，蹶然而起，恨二十年柑从，知元章不尽。若此赋当过古人，不论今世也。天下岂尽如我辈瞶瞶耶！”夫坡公骚坛巨眼，其推服若是，而今亦不传。余友范长康辑米襄阳《志林》，拓陆友仁、包彦平、陈眉公之旧，自成一书，意搜括无遗矣，而是赋不载。长康每对余怀恨，谓是阙典，且相托为检索。余低徊纸堆，凡六载余，仅于焦弱侯《金陵旧事》中得《赏心亭》诗一绝，宋王勉夫《野客丛谈》中得《壮观亭记》略以报命，而赋宝月观者，固寥寥也。然则古今文章湮没不传者，可胜计耶！[元章《赏心亭》诗云

：“晴新山色黛，风纵芦花雪。尽日倚阑干，寒霄低细月。”此诗雅淡幽奇，当为米绝之冠。附录于此。]

李泌相业

柳玭称李泌佐肃宗，两京之复，泌谋居多，论功大于鲁连、范蠡。而首谋范阳，三定储君，其最也。史多逸其事，惟《邺侯家传》为详。《家传》，其子繁笔也。繁为隋州、亳州刺史，州剧贼为患，繁有机略，捕杀之。舒元舆与繁素隙，反坐以滥杀不辜，诏赐死。繁下狱，恐先人功业泯灭，从吏求废纸，握笔著《家传》十篇。司马公《通鉴》多载之，朱子《纲目》疑非实录，摈不取。噫！邺侯身没未寒，横遭元舆之毒，数百年后又复不信于考亭，亦何重不幸也！

陆贄忌才

李晟平朱泚之乱，德宗览收城露布云：“臣已肃清宫禁，祇谒寝园，钟簴不移，庙貌如故。”上感涕失声，左右六宫皆呜咽。露布乃于公异之辞也，议者以朝廷捷书露布无如此者。公异后为陆贄所忌，诬以家行不谨，赐《孝经》一卷，坎坷而终。夫公异能动九重之泪，而不能取同调之怜，信文人薄命哉！以《孝经》为刑书，以家行不谨为阻抑才贤之具，敬贄忌才，视李林甫更巧矣。

德宗不能饵怀光

汉文帝几杖之赐，可以柔吴王濞；而德宗铁券之恩，适足以怒怀光。事同而情异，何也 岂怀光之恶遂浮于吴濞耶 亦文帝之推诚，与德宗之猜嫌隔天渊耳。夫机心不可以狎海上之鸥，况虚恩可以饵叵测之怀光乎！

卢杞愧其子

卢杞在唐，世为甲族，而怀慎一派为盛。怀慎以清德相玄宗，号为名相，而生东都留台奕。奕骂禄山被害，在《忠义传》。奕生杞，相德宗，败乱天下，在《奸臣传》。杞生元辅，《元辅传》云：“端静介正，能绍其祖，故历显剧任，而人不以杞之恶为异”，亦附《忠义传》。然则杞不独愧见其父祖，又且愧其子矣。

唐宦官之祸

自东都至唐，宠任宦者，其祸始惨。然宦官宠任虽同，而所以任之实异。东都宦官专领监事，则政权归之矣。唐以宦官专典禁卫，则兵权且归之。是故勋德如李、郭，则俯首受节制，不免失律；跋扈如李茂贞、朱全忠，则称兵内侮，而遂以移祚。盖地近情亲，根连株固，故虽有英特之君、贤智之臣，终不能以一朝而去腹心之疾，亦由渐积之久故也。

退之《淮西碑》失实

唐宪宗仆退之《淮西碑》，而改用段文昌也，事由石孝忠，后世鲜有录其本末者。按罗隐《记石烈士事》云：石孝忠者，生长韩魏间，为人强悍多力，州里患之。后折节事李愬，为前驱，信任与家人伍。元和中，天子用裴丞相讨蔡，李愬、李光颜、乌重胤皆受节制。明年，蔡平，命吏部侍郎韩愈撰《平淮西碑》，碑中尽归功丞相，而愬特与光颜、重胤等。孝忠熟视其文，大恚怒，因作力推倒其碑。吏不能止，乃执诣节度使，悉以闻。上甚讶之，命具狱，将尽于碑下。孝忠度必死，苟虚死则无以明愬功，乃伪祗畏若不胜按，伺吏隙，用枷尾拉一吏杀之。天子闻而震怒，俾送阙下，亲讯之曰：“汝推吾碑，杀吾吏，为何？”孝忠顿首曰：“臣一死未足以塞责，但得面天颜，则赤族无恨受。臣事李愬久，以贱故给事，无不闻见。平蔡之日，臣从在军前。如吴秀琳，蔡之奸贼也，而愬降之；李佑，蔡之骁将也，而愬擒之。蔡之爪牙脱落于此是矣。及元济受缚，虽丞相与诸将军不能先知也。蔡平，刻石记功，尽归丞相，而愬名与光颜、重胤齿，愬固无所言矣。脱不幸更有一淮西，其将略如愬者，肯为陛下用乎？臣所以推去碑者，不惟明愬之绩，亦将为陛下正赏罚之源。不推碑，无以为吏擒；不杀吏，无以见陛下。臣言已矣，请就刑。”宪宗既得淮蔡本末，又多其义，遂赦之，因名曰烈士。后召翰林学士段文昌更撰《淮西碑》。呜呼！石孝忠者，固贯高、赵午之徒欤？当时韩吏部既欠实录，而裴相国殊无休休让美之怀，致谤未必无由也。夫韩公之文非不卓越，即段学士所撰亦自详瞻明妥。随人现场之辈，先愕眙于山斗，而段文全不齿录，亦足笑也。[按唐宪宗以永贞元年八月即位，是月剑南西川刘辟自称留后，十一月夏绥银节度留后杨惠琳反，元和元年三月辛巳杨惠琳伏诛，十月戊子刘辟伏诛，事皆在元和元年。而退之《平淮西碑》云：明年平夏，又明年平蜀。盖误也。《新唐书》载此碑，削去“明年平夏”一句。/夏君宪曰：孝忠真义勇也。然非徒勇，又且

智。观其对宪宗数语，词旨剴切，特假缘推碑杀吏，阴以作将士之气，而销主上猜忌之心，世间何可无此人也！退之平生倔强，到此遭却毒手矣。]

藩镇之弊

李林甫欲断节度入相之途，卒启禄山范阳之乱，真所谓“一言丧邦”也。顾藩镇之祸，绵延而不可解者有二，曰称留后，曰军中拥立。而是二者，皆自朝廷发之。开元十五年，以萧嵩为河西节度副大使。嵩本鹖觚小吏，以才干为王君彝腹心，至是代君彝节制，此则他日留后之端电。乾元元年，平卢节度使王玄志死，裨将李怀玉杀玄志之子，而推侯希逸，朝廷即授以节，此则他日军中拥立之渐也。要而言之，兵骄则逐帅，帅强则叛上，二语可尽藩镇之弊。

白乐天行藏

白乐天与杨虞卿为姻家，而不累于虞卿；与元稹、牛僧孺相厚善，不党于元稹、僧孺；为裴晋公所爱重，而不因晋公以进；与李文饶隙，而文饶终未尝深害之者。处世如是，人亦足矣。推其所由，惟不汲汲于进，而志在于退，故能安然于去就爱憎之际，绰有余裕也。自刑部侍郎以病求分司，时年才五十八，自是盖不复出。中间一为河南尹，期年辄去；再除同州刺史，不拜。雍容无事，顺适其意而满足其欲者十有六年。方太和、开成、会昌之间，天下变故，所更不一，元稹以废黜死，李文饶以谗嫉死，虽裴晋公犹怀疑畏，而牛僧孺、李宗闵皆不免万里之行。所谓李逢吉、令狐楚、李珣之徒，泛泛非素与游者，其冰炭低昂未尝有虚日，顾乐天所得，岂不多哉！

昌黎史祸

昌黎之避史笔也，柳州诤之是矣。然其时故有说焉。《淮西碑》则以为失实而踣，而段文昌改撰之；《顺宗录》则以为不称而废，而韦处厚续撰之；《毛颖传》足继太史，乃当时诮其滑稽；《裴晋公书》后世訾其纰缪。使退之而任史，其祸变当有甚此者。

韩昌黎晚信佛老

韩昌黎表谏佛骨矣，潮阳一贬，至滨死不悔，晚乃与佛子大颠游。又作《

李于墓志》，历序以服食败者数人为世戒，晚年至亲脂粉故事，服食用火灵库，卒致绝命。是所谓笑前车之覆辙，而疾鞭以追其后也。儒者之无特操如此！

李虚中子平

今之禄命家言子平者，其说始于唐殿中侍御史李虚中也。虚中后以服水银疽发背死，不知其曾自推算否

王叔文之冤

王叔文以不良死，而史极意苛谪，以当权奸之首，至与李训辈齐称，抑何冤也！观顺宗即位之初，所注措如罢官市，却贡献，召用陆贽、阳城，贬李实，相杜佑、贾耽诸耆硕，革德宗大敝之政，收已涣之人心，皆叔文启之也。其所最要者，用范希朝为神策行营节度使，韩泰为司马，夺宦官之兵而授之文武大吏。卒为宦官所持，遂亟贬至碓死，而祸亦最烈，实由于此。当刘辟为韦皋求三川，至许以死，相助金钱，溢于进奏之邸。使叔文小有欲，不难为所饵，顾叱而欲斩之，抑何牡也！皋以逆知叔文之失宦者心，故敢抗疏直言其失而亡所顾忌，岂得为定论耶！嗟乎！叔文诚非贤人君子，然其祸自宦官始，不五月而身被恶名以死，此其情有可原者，故为表之。

八司马伸气

唐八司马，皆天下奇才，岂不知趣权利之可耻 盖叔文欲诛宦官，强公室，正义举也。特计出下下，为所反噬，故善良皆不免。当日有所拘忌，不得不深诛而力诋之。后人修书，尚循其说，似终不与人为善，非《春秋》之意也。惟范文正公尝略及之，八司马庶几稍伸气矣。

牛、李有同恶

唐文宗方用李训、郑注，欲求奇功。一日延英谓宰相：“公等亦有意于太平乎 何道致之 ” 僧孺曰：“臣待罪宰相，不能康济天下，然太平亦无象。今四夷不内侵，百姓安生业，私室无强家，上下不壅蔽，下不怨讟。虽来及全盛，亦足为治矣。更求太平，非臣所及也。”退谓诸宰相：“上责成如此，吾可久处此耶 ” 既罢未久，李训为甘露之事，几至亡国，帝初欲以训为谏官，德裕

固争，言训小人，咎恶已著，决不可用。德裕亦以此罢去。二人趣向不同，及临训、注事，所守若出于一，可谓有同恶矣。余按小说云：牛李如冰炭，唯嗜石财如一人，是又有同好也。

柳子厚《非国语》报

柳子厚平日法《国语》为文章，而其后也，作《非国语》，历诋其疵病不少置。陆放翁曰：坡公在岭外，特喜子厚文，朝夕不去手，与陶渊明并称二友。及北归，与钱济明书，乃痛诋子厚《时令》、《断刑》、《四维》、《贞符》诸篇，至以为小人无忌惮者，岂亦《非国语》之报耶！

道家三尸神之谬

道家言三尸神，谓之三彭，以为人身中皆有是三虫，能记人过失，至庚申日，乘人睡去，而谗之上帝。故学道者至庚申日辄不睡，谓之守庚申，或服药以杀之。小人之妄诞有如此者。学道之人，积功累行，以求无过，岂有侥幸蔽覆、欺罔上帝可以为神仙者乎。上帝照临四方，而乃纳三尸谗言，则亦谬悖之甚矣。然凡学道者，未有不信其说。柳子厚最号强项，亦作《骂尸虫文》。独唐末有道士程紫霄，一日朝士会终南太极观守庚申，紫霄笑曰：“三尸何有，此吾师托是以惧为恶者尔。”据床求枕，作诗以示众曰：“不守庚申亦不疑，此心长与道相依。玉皇已自知行止，任尔三彭说是非。”投笔鼻息如雷。孰谓子厚而其徒之不若耶。

刘禹锡不敢用糕字

刘禹锡作《九日》诗，欲用“糕”字，以其不经见，迄不敢用。故宋子京诗云：“刘郎不敢题糕字，虚负诗中一世豪。”然白乐天诗云：“移坐就菊丛，糕酒前罗列。”则固已用之矣。刘、白倡和之时，不知曾谈及此否。

李德裕知所本

唐至文宗之朝，可谓衰弱矣。武宗既立，得一李德裕相之，而威令遂振。德裕初为相，即上言曰：“宰相非其人，当亟废罢。至天下之政，则不可不归中书。”武宗听之，号令纪纲，咸自己出，故能削平僭伪，号为中兴。

唐不立后之祸

唐自肃宗张后之后，未尝有正位长秋者。史所载皇后，皆追赠；其太后，则皆所生子为帝而奉上尊号者也。宪宗以郭汾阳孙女为妃，既为令族，又有淑德，可以正位矣。乃以其宗强，恐既立之后，后宫不得进，遂终身为妃。自后人主皆不立后。然文宗崩，既有太子，仇士良等废之而立武宗。武宗崩，既有皇子，诸宦官废之而立宣宗。宣宗崩，遗命立夔王，王宗实等废之而立懿宗。虽当时中人专权，古今所无，亦因椒房虚位，宫闱无主，所谓皇子者，皆无宠无威之人。故上宫弥留之际，宰辅既隔在外庭，中人遂得以肆行无忌，显违诏旨，私立所厚，而莫可禁止也。

郭汾阳后裔之贤

唐穆宗长庆四年，宦官请郭太后临朝称制。太后曰：“武后称制，几危社稷。我家世守忠义，非武氏比。太子虽少，但得贤宰相辅之，卿等勿预朝政，何患国家不安。自古岂有女子为天下主，而能致唐虞之理乎？”取制书手裂之。太后兄钊闻有是议，密上笺曰：“若果徇其请，臣请先帅诸子纳官爵，归田里。”太后泣曰：“祖考之灵，钟于吾兄。”郭氏，汾阳裔也，可无愧祖武矣，视汉马后暨廖、防辈为何如人耶！

千百年眼卷九

柳公权诗意

唐文宗诗曰：“人皆苦炎热，我爱夏日长。”柳公权续后云：“薰风自南来，殿阁生微凉。”或者谓其不能因诗以讽。后苏子瞻为续之云：“一为居所移，苦乐永相忘。愿言均此施，清阴分四方。”亦未免蛇足，不知柳句正所以讽也。盖风之来，惟殿阁穆清高爽之地始知其凉，而征夫耕叟方奔驰作劳，低垂喘汗于黄尘赤日之中，虽有此风，安知所谓凉哉！此与宋玉对楚王曰“此独大王之风耳，庶人安得而共之”者同意。

郑綮辞相

史称郑綮为相，因自言曰：“笑杀天下人。”又曰：“时事可知矣。”后竟以不为人所瞻望，三月求罢去。传记其事，鄙之也。按綮知广州日，值贼黄巢起，所过郡邑，无不残灭。公移檄于巢，戒无犯州境。巢笑为敛兵，州独得完。及岁满去，俸余千缗，置之郡库。他盗过郡，帑藏为竭，而终不敢犯郑使君钱。此必有以厌服其心者，不贤而能若是乎 区区自嘲，盖以掩其瑰玮迈群之器，不忍身为亡国之相，挈神器以归贼也。然而圭角不露，过人远矣。彼史氏何足以知之！

唐科目不足凭

唐室名臣，多起于科目，唯张九龄尝应二科，一则才堪经邦，一则道侔伊吕，后来相业，诚不负科名矣。而裴晋公度，在裴垕下第四人及第。颜鲁公真卿之忠节，乃在于文辞秀逸之科。开元、天宝之际，有风雅古调科，及薛据及第，而李白、杜甫并不在兹选。由此观之，谓科目尽足以得士，亦岂容遽信哉！

崔枢白马之祸不足惜

白马之祸，至今悲之。欧阳修有言曰：一太常卿与社稷孰为重 使枢等不死，尚惜一卿，其肯以国与人乎 虽枢等之力不能存唐，必不亡唐而独存也。是不然。长安与太常卿孰重 国亡君弑与流品不分孰急 枢不惜长安与全忠，乃惜一卿不与张廷范；不惜国亡君弑，而惜流品之不分，其愚岂不甚哉！_夫枢既畏全忠而附之，弑其君父，既从之矣，以为除太常卿小事也，持之不与，未必拂全忠之心，而微以示人至公，从其大而违其细，欲以窃天下之虚誉，不意全忠怒之至此也。全忠以为，此小事犹不从己，其肯听己之取天下乎 是以肆其诛锄，无所不至。不知枢等实非能为唐轻重，乃全忠疑之过也。向使枢有存唐之心，当全忠之劫迁端委而受刃于国门，天下忠义之士闻之，必有奋发而起者矣。枢不为此而惜一卿，不死于昭宗之弑而死于廷范之事，处身如此，岂能为国虑乎 既欲上不失贼臣之意，又欲下不失士大夫之誉，其可得乎 白马之祸，盖自取之也。

王朴异才

五代人才，王朴为冠。其平边策攻取先后，宋兴之初，先平江南，晚定河东，次第不能易也。其论星历，宋定钦天历，不能易也。其论乐律，宋作大晟乐，不能易也。其言有曰：“彼民与此民之心同，是与天意同契；天人意同，则无不成之功。”五季之世，有若人耶！

韩熙载晦于声色

五代之末，知赵点检不可测者，韩熙载耳。众人固贸贸也。熙载又知唐之将覆，而耻为之相，故以声色晦之。尝语僧德明云：“吾为此行，正欲避国家入相之命。”僧问：“何故避之？”曰：“中原常虎视于此，一旦真主出，江南弃甲不暇，吾不能为千古笑端。”噫，卓矣！

吴越改元之证

五季时十国，称帝改元者七，荆楚、吴越常行中国年号。欧公《五代史》著《十国世家年谱》，于吴越云：闻之故老，亦常称帝改元，而事迹无可考见。独得其封落星石为宝石山制书，称宝正六年辛卯，所据止此。按至正中，徐夔避乱海宁州，有许姓者尝辟一巨室，得古墓，内有志砖，盖钱氏将许俊墓也。俊年十八从军，以战功累官至节度使都押衙兼御史中丞，宝正三年卒，葬于此。所载年月甚明，此又钱氏改元之一证，惜欧公未之见耳。镠自梁末帝贞明二年加天下兵马都元帅，开府，置官属。唐庄宗入洛，以厚献赐玉册金印，自称吴越国王，更名所居曰宫殿，官属称臣，遣使封拜海中诸国君长，盖已居然行帝者事矣，又何疑于改元一节乎哉

徐锴征猫事非实

南唐徐锴与兄铉，征猫事至七十余。古今猫事有限，即经史诗文单辞并举，亦不应若此之繁。盖兄弟一时自相夸诩，世不详察，徇为实然耳。梁武、沈约征粟事仅十余条，颇恨其寡，却自实录。盖六朝前世代差近，事迹尚稀故也。二徐在宋初，同李昉、宋白及诸学士编《御览》、《广记》，所收辑猫事不过十余，铉胡不举锴七十事实之也

板本之始

汉以来六经多刻之石，如蔡邕石经、嵇康石经、邯郸淳三字石经、裴颜刻石写经是也。其人间流传，唯有写本。唐末益州始有墨板，多术数、字学小书而已。蜀母昭裔请刻板印九经，蜀主从之。自是始用木板摹刻六经。景德中又摹印司马、班、范诸史，与六经皆传，世之写本渐少。然墨本讹驳，初不是正，而学者无他本刊验，司马、班、范三史尤多脱乱。其后不复有古本可证，真一恨事也。

希夷《易》说

象卦示人，本无文字，使人消息吉凶默会。希夷先生曰：“羲皇始画八卦，重为六十四，不立文字，使天下之人默视其象而已。如其象则吉凶应，违其象则吉凶反，此羲皇氏不言之教也。《易》道不行，乃有周、孔。周、孔孤行，《易》道复晦。盖上古卦画明，《易》道行，后世卦画不明，《易》道不行。圣人于是不得已而有辞。一著其辞，便谓《易》止于是，而周孔遂自孤行，更不知有卦画微旨。此之谓买椟还珠，由汉以来皆然。《易》道胡为而不晦也”张和仲曰：今之学《易》者，又不过剿紫阳氏规磨之谈，不知视买椟还珠何如也！

宋儒教之盛昉于赵普

宋之兴也，赵普以半部《论语》佐艺祖致太平，而其后也，遂有濂洛诸儒之盛，是所谓青出于蓝也，所贻者远矣。呜呼，以焚书坑儒之惨，而欲传之万世无穷，不亦惑乎！

烛影斧声

艺祖舍子立弟，亘古所无。迨其后也，德芳、德昭至不良于死，太宗于是乎残忍矣。盖陈桥之事，与诸将密谋以黄袍加艺祖，实出于太宗。彼自以为手天下以授之兄，而今返之也。二子处嫌疑之际，虽欲不危，又何可得耶 观夫即位于开宝九年之十一月，不能少待而遽称太平兴国元年，固已示无兄之迹矣。烛影斧声之疑，恐难置喙于后世也。

赵普遗祸

宋之兵孱国弱，始于赵普。方太祖时，曹翰欲取幽州，承周世宗一日取三关之余威。时辽国多隙，取之必矣。赵普亦知翰能之，而不胜嫉媚之心，巧为之阻。太祖承五代之敝，畏难苟安，玩时愒日，故从其言，而金、元之祸，中国人类几为匈奴之牧马场，皆普一言，兆数百年之祸也！其渝金匱之罪，犹在此下乎！

卢多逊愧其父

卢多逊父亿，性俭素，恬于荣进，以少府监告老归洛，以棋酒自放，不亲俗事。及多逊参大政，服玩渐侈，亿叹而泣曰：“家本寒素，今富贵骤至，不知税驾地矣！”后多逊果败，士大夫高其识。多逊当国，门下士极盛，其所器重者，种英、苏冠二人而已。及其得罪，宾客皆散去，独英、冠二人徒步送之千里而还。英后改名放，即明逸；冠即苏易简也。

种放之隐由母

种放在终南，太宗召而不出，从母命也。真宗不召而出，母已物故也。贞烈哉，此母也！非女中之田光乎 终南处士愧深闺老嫗多矣！

郭忠恕清节

郭忠恕，宋初人也。放旷岐雍陕洛间，逢人无贵贱，口称猫；遇山水辄留旬日，或绝粒不食，盛暑暴日中无汗，大寒凿冰而浴。尤善画，妙于山水屋木，有求者必怒而去。意欲画，即自为之。时与役夫小民入市肆饮食，曰：“吾所与游皆子类也！”东坡画赞叙之甚详。考忠恕初事湘阴公贇，贇为郭威所杀，忠恕佯狂遁去。由此观之，亦清节之士。山水木屋不足以尽之也。

晋、唐不通字学

《宋史长篇》：太宗每暇日，问王著以笔法，葛端以字学。笔法，临摹古帖也；字学，考究篆意也。笔法与字学本一途而分歧，晋、唐以来，妙于笔法而不通字学者多矣。[杨升庵《六书索隐序》云：“伏羲观图画八卦，字生焉；虞舜依律和声，音韵出焉。神皇圣帝，君师万祀，垂此二教。至周公出，文则制六书，诗则调六义，郁乎备矣。古之名儒大贤，降而骚人墨客，未有不通

此者也。秦之吏人犹能诵《爰历》、《滂喜》，汉世童子无不通《急就》、《凡将》，后汉许叔重著《说文》十四篇，五百四十部，本《苍颉》之篇；九千三百五十三字，则秦篆之全；其所载古文三百九十六，籀文二百四十五，轩周之迹，犹有存者；重文或体六百二十二，则上有孔子说楚庄王诸说，咸宗古人，不杂臆见，可谓有功小学矣。自程元岑之隶、史游之草、钟繇之行楷出，而字日讹。梁大同中，顾野王著《玉篇》，凡二万二千七百七十九字，以小楷书写籀古，十讹其九，已自可憾。唐上元中南国一妄处士孙强，又增加俗字，如竹尚少为笋，升高山为杪，此乃童儿之见，俳优之嬉，何足以污竹素也！其间名为此字学者，若李阳冰则戾古诳俗，陆德明则从俗讹音，吾无取焉。宋则郭忠恕之雅、杨桓之博、张有之精，吴才老通其音读，黄公绍泝其源委，若郑樵则师心妄驳，戴侗则肆手影撰，又字学之不幸也。元犹有熊朋来、赵古则窥斑得启，撷英寻宝。何物周伯温者，闻见既陋，经术不通，类撼树之蜉蝣，似篆沙之蜗蚓，字学之重不幸，又十倍于戴与郑矣！今日此学，景废响绝，谈性命者不过剿程、朱之{卅酒}魄，工文辞者止于拾史、汉之聱牙，示以形声孳乳，质以苍雅林统，反不若秦时刀笔之吏、汉代奇觚之童，而何以望古人之宫墙哉！”按此段引驳甚精，足为字学开一堂奥。]

楚王元佐自废

楚王元佐，太宗之长子。廷美死，元佐亦旋以狂疾废。呜呼，太伯之让其迹隐，季札之让其虑深，元佐此举，可谓追迹千古，岂真狂也！太宗之残忍刻薄，到此宁不可为之警省耶！

天书之兴仿辽俗

宋澶渊既盟，封禅事作，祥瑞沓臻，天书屡降，一国君臣，如病狂然，何也及读《辽史》，乃知其意。契丹之俗，其主称天，其后称地，一岁祭天，不知其几。猎而手接飞雁，雁自投地，皆称为天赐，祭告而夸耀之。意者宋之诸臣，因知契丹之习，又见其君有厌兵之意，遂进神道设教之言，欲假是以动敌人之听闻，庶几足以潜消其窥伺之志与然不修本以制敌，又效尤焉，计亦末矣。其后徽宗尝讽道篆院言：“朕乃上帝元子，在天为神霄玉清王长生大帝君，悯中华被金狄之教，恳请于上帝，下降人世，为人主，令天下归于正道。”于是群臣与道篆院上章，册帝为教主道君。未几，女真起自夷狄，建号大金，荡覆中华，斯言若为之先兆也。

古章奏皆手书

宋时百官奏章，皆手自书进。贾学士直孺为谏官，有所条奏，仁宗识其手书，每嘉赏之。古人凡在仕籍，无不工书者，故一切章奏皆手书之，非唯得敬君之体，且机密事亦不至宣泄取败。今人多不能书，故不得不倩于书史耳。但古人章疏未必全用楷书，而行草间见，今古帖中尚有载者。

梁灏谢启之讹

陈正敏《遁斋闲览》：“梁灏八十二岁，雍熙二年状元及第，其谢启云：‘白首穷经，少伏生之八岁；青云得路，多太公之二年。’后终秘书监，卒年九十余。”此语既著，士大夫亦以为口实。予以国史考之，梁公字太素，雍熙二年廷试甲科，景德元年以翰林学士知开封，暴疾卒，年四十二。子固，亦进士甲科，至直史馆，卒年三十二。史臣谓梁方当委遇，中涂夭谢；又云梁之秀，中道而摧。明白如此，遁斋之妄不待攻也。

寇准天书由王旦

寇莱公以朱能天书复相，议者迄今惜之。按史准罢相，改节度山南东道。巡检朱能挟内侍都知周怀政为天书。上以问王旦，旦曰：“始不信天书者，准也。今天书降准所，当令准上之。”准从，上其书，因此复入中书。观此，则夫左右其事、借公以取信于天下者，旦之本谋也。天书之事，旦不惜以其身为之，至是乃薄饵公以利，而重分公以谤。呜呼，是诚何心哉！始准固不欲，其婿王署与周怀政善，因力劝成之。然此等事，岂宜决诸子婿哉！准入相后，士论哗然。有门生日：“某有三策，第一莫若称疾求外补，第二朝覲日便以乾祐之事露诚上奏，少救公生平；第三不过为宰相耳。”公不悦，竟有海康之谪。张和仲曰：公不听门生之三策，而惑于其婿之片语，岂所谓利令智昏者耶！王文正机关，与美珠之遗若出一辙，君臣之间，不啻有市心矣。

王钦若遗善

《宋史》：真宗初即位，王钦若时与母宾古同位三司，请赦天下宿逋，自五代至咸平。真宗从之，遣使四出，蠲宿逋一千余万，释系囚三千余人。由是

遇之甚异，不久入相。仁宗继位，推广先志，亟改追欠司为蠲纳司。此事世知之者鲜，当表出之，亦憎而知其善也。

丁谓长者言

丁崖州虽险诈，然亦有长者言。真宗尝怒一朝士，再三语之，丁辄退缩不答。上作色曰：“如此叵耐，问辄不应！”丁进曰：“雷霆之下，臣更加一言，则齏粉矣。”真宗欣然嘉纳。

寇莱公奢俭不同

寇莱公寝处一青帟，二十余年，时有破坏，益命补葺。或以公孙弘事靳之，公曰：“彼诈我诚，虽弊何忧。”然知邓州时，制花蜡烛，不点油灯。罢官日，厕溷间烛泪在地，往往成堆。何此奢而彼俭也。青帟之弊，岂真异于弘耶。

夏竦不值一文

夏竦尝统师西伐，揭榜塞上，云：“有得赵元昊头者，赏钱五百万贯、爵西平王。”元昊使人入市卖箔陕西，倚之食肆外，食讫，佯遗去。至晚，肆间人得之，展视箔端物，乃元昊购竦之榜也，云：“有得夏竦头者，赏钱两贯。”竦闻之，遽令藏掩。余谓夏虜虽狡，尚是宽政，若悉竦奸状，则一文不值者，两贯悬赏犹多也。

夏竦剖棺之报

夏竦之死也，仁宗将往浇奠。吴奎言于上曰：“夏竦多诈，今亦死矣。”仁宗怆然，至其家，浇奠毕，踌躇久之，命大阍去竦面幕而视之。世谓剖棺之与去面幕，其为人主疑一也。

庞籍隐德

庞丞相籍，以使相判太原。时司马温公适倅并州。一日被檄巡边，温公因便宜命诸将筑堡于穷鄙，而不以闻。既西羌攻败我师，破其堡，杀一副将，朝廷深讶庞公擅兴，诘责不已，遂落使相，以观文殿学士罢归。庞公素重温公之

贤，默然竟不自明，温公遂获免。妙哉，庞公真不易得也！狄青之征侬贼，亦赖庞公为内主，乃得成功。呜呼，今不可得矣！国朝王晋溪之于阳明，其庶几乎

韩、范事业

韩魏公《阅古堂记》：“幅巾坐啸，恬然终日，予之所乐，恶有既平”魏公功业之伟，观此可得其大概矣。范文正公特举《中庸》以示张子厚，斯时濂洛之学尚未兴也。豪杰作用，岂无所本而然耶

麦舟非范希文父子所难

范尧夫以麦舟助丧，乃石曼卿耳；公父子盛德，此非其所难。石曼卿，天下士也，状貌岸伟，文采气谊豪一世，所交如欧文忠、张文节皆奇之，特落落当其意者无几人。故尝为大理丞，而贫不能葬母，文正父子见之，自然倾舟相助。何足为范公重如曼卿之贫，乃可重也。郭元振家送资钱四十万，会有褰服叩门者，自言五世未葬，尽数与之。况范公父子耶况曼卿又为公东吴故旧耶欧阳作《文正墓志铭》、《石曼卿墓表》，皆不载麦舟事，以知公之盛德不专在此。正如小说载云长公秉烛达旦，使其事即真，亦乌足以概云长大节耶

范仲淹先见

宋景祐、宝元间，范仲淹建议城洛阳。吕夷简谓：“契丹畏壮侮怯，遽城洛阳，必长虏势。宜建都大名，示将亲征，以伐其谋。”仲淹言：“此可张虚声耳，未足恃也。”夷简迄不从而罢。夫当国家全盛之势，预为徙城，备敌之谋，庸夫且知其不可，何待夷简亦岂知转瞬未百余年，有金狄之祸乎夫偏安南服，孰与宅天下之中也圣人称百世可知，略于《秦誓》露一斑焉，千古以为口实，况下此者乎惜哉，仲淹有前知之哲，而宋弗果用也。

韩、范不识奇士

庆历间，华州有张、吴二士人，累举不中第，落魄不得志，负气倜傥，有纵横材。尝游塞上，观山川，有经略西鄙意。欲谒韩、范二帅，耻自屈，乃刻诗石上，使人拽之市而笑其后。二帅召见之，踌躇未用间，已走西夏。二人自念不力出奇，无以动其听，乃自更其名，即其都门之酒家，剧饮终日，引笔书

壁曰：“张元、吴昊，来饮此楼。”逻者见之，知非其国人也，迹其所憩，执之。夏酋诘以入国问讳之义，二人大言曰：“姓尚不理会，乃理会名邪”时曩霄未更名，且用中国赐姓也。于是竦然异之，日尊宠用事，谋抗朝廷，连兵者十余年。

新、旧《唐书》优劣

《唐书》，五代刘昫所修也，因宋祁、欧阳修重修《唐书》，遂有新、旧《唐书》之名。《旧唐书》人罕传，不知其优劣。近南园张公《漫录》中载其数处，以旧书证新书之谬，良快人意。如姚崇十事，此大关键，而旧书所传，问答具备，首尾照映，千年之下，犹如面语。新书所载，则剪裁晦涩，事既失实，文义不通，良可概也。欧为宋一代文人，而刘在五代，文名远不逮欧，其所著顿绝如此。宋人徒欲以夸当代，不知后世耳目其可尽诬乎

朱温不宜入正统

欧阳子作《五代史》，自谓不失《春秋》之意。余独谓帝朱温非是。夫三代以来，世有篡者，然皆不成为国，亦不成为君。是故穷之篡也，羿、浞相继三十年，而少康灭之。莽帝十八年，而世祖灭之。玄帝一年，而刘裕灭之。其灭也，无论修短，俱以伏诛书。温父子相继十六年，即为庄宗所灭，特与羿、浞、莽、玄相上下。当时宜直书“朱友珪杀朱温、唐兵入梁、朱友贞自杀，敬翔、李振伏诛”，岂不足以为劝于天下！而乃使无将之贼，得擅帝制于千载，则是《春秋》反为诲盗之书，又乌在其为《春秋》也。然则继唐统者，断断乎在于庄宗，应于唐之后书“后唐”以别其族类，而并晋、汉、周称为“四代史”，而以温事附之前唐之末，后唐之初，若莽在两汉之际，玄在晋、宋之间，庶几统绪分明，其关于大义，不更多哉

《五代史》韩通无传

子瞻问欧阳公曰：“《五代史》可传后也乎”公曰：“修于此窃有善善恶恶之志。”坡公曰：“韩通无传，恶得有善善恶恶”公默然。通，周臣也，陈桥兵变，通擐甲誓师，出抗而死。

《五代史》不公

司马温公《通鉴》载：吴越王钱弘佐，年十四即位，温恭好书礼士。问仓吏：“今蓄积几何”曰：“十年。”王曰：“军食足矣，可以宽吾民。”乃命复其境内税三年。欧阳永叔《五代史》乃云：“钱氏自武穆王鏐，常重敛以事奢侈，下至鱼鸡卵鰕，以家至日取，每笞一人，以责其负，则诸案吏各持簿于庭，凡一簿所负，唱其多少，量为笞数，已则以次唱而笞之，少者犹积数十，多者百余，人不堪其苦。”欧阳史、司马鉴所载不同，可疑也。故致堂曰：“司马氏记弘佐复税之事，《五代史》不载；欧阳修记钱氏重敛之虐，《通鉴》不取，其虚实有证矣。”按《宋代别记》载欧阳永叔为推官时昵一妓，为钱惟演所持，永叔恨之。后作《五代史》，乃诬其祖以重敛民怨之事。若然，则挟私怨于褒贬之间，何异于魏收辈耶

宋时史氏显达

左丘废，史迁辱，班掾縲，中郎狱，陈寿放，范晔戮，魏收剖，崔浩族，甚矣唐以前史氏之厄也！退之避而弗承，其有余畏哉？而不知后之为唐为宋者，若祁及修，显特甚矣。然欧公《五代史》既已统绪失当，而子京之“疾霆蔽聪”，何足当班、马一噓 岂文章偶有不幸，亦世代使然也

曾子固诗才

曾南丰有《钱塘上元夜祥符寺燕席》诗云：“月明如画露花浓，锦帐名郎笑语同。金地夜寒消美酒，玉人春困倚东风。红云灯火浮沧海，碧水楼台浸远空。白发蹉跎欢意少，强颜犹入少年丛。”昔人谓曾子固不能诗，学者不察，随声附合，谬矣。

雷简夫知苏明允

苏明允闭户读书，通六经，旁及百家，下笔顷刻数千言，人无知者。知明允自简夫始。简夫为雅州，上韩忠献公书曰：“不获搢版约袂，传致苏洵文于几格间，以豁公之视听也。”上张文定公书曰：“洵天下奇才，令人欲麋珠璆玉，躬执匕箸，饫其腹中，恐他馈伤之。”上欧阳文忠公书曰：“必若知洵不以告人，则简夫为有罪。”观此三书，则三公之知洵，实由简夫。而简夫知人之明，好士之量，视三公又何如耶 传不录，录其治渠筑寨数事而已。尚论古人

者，其可忽诸

温公体贴人情

司马温公为相，每询士大夫“私计足否”人怪而问之，公曰：“倘衣食不足，安肯为朝廷而轻去就耶”袁石公有云：“学问到透彻处，其言语都近情，不执定道理以律人。”若公者，庶可语此矣。后来程、朱一派，则全无此等意思。

温公行己之度

温公《资治通鉴》稿虽数百卷，颠倒涂抹，讫无一字作草，其行己之度盖如此。按《说苑》公扈子曰：“《春秋》，国之鉴也。”宋神宗赐名本此。[温公为历代书，而不及周威王之前，亦是阙典。刘恕为《通鉴外纪》，自周共和元年庚申，至威烈王二十一年丁丑，四百三十八年，见于《外纪》。自威烈王一十三年戊寅，至周显德六年己未一千三百六十二年，载于《通鉴》，然后一千八百年兴废大事，坦然可明。]

《纲目》正秦统

秦享国三十六年，因杜牧《阿房赋》而不考其实也。秦自嬴政二十六年庚辰尽灭六国，称始皇帝，至其沙丘之死，为辛卯，仅十二年。胡亥、子婴共三年，甲午秦亡，则一统之日十五年尔。杜牧文人辞赋之语，不足多较。司马公作《通鉴》，乃于灭周之岁，遽以正统书秦，灭周唯恐其晚，帝秦唯恐其迟，岂《春秋》正统之义哉！朱子《纲目》悉改之，所谓统正于下而人事定矣。

《通鉴》省文之谬

《晋书》云：初《玄石图》有“牛继马后”，故宣帝深忌牛氏，遂为二榼共一口以贮酒，帝先饮其佳者，而以毒酒鸩其将牛金。而恭王妃夏侯氏，竟通小吏牛氏而生元帝。今《通鉴》省其文，竟云“通小吏牛金而生元帝。”牛金既枉了一死，又负秽名，殊可笑也。又元杨紫阳读《通鉴》，至论汉、魏正闰，大不平之，因作诗云：“欲起温公问书法，武侯入寇寇谁家”后因朱子《纲目》改正而止。

“杀之三，宥之三”出处

东坡《刑赏忠厚之至论》云：“杀之三，宥之三，”欧阳公问其出处，东坡曰：“想当然耳。”尝观《曲礼》云：“公族无宫刑，狱成，有司谏于公，公曰宥之。有司又曰在辟，公又曰宥之。有司又曰在辟，及三宥不对，走出，致刑于甸人。”乃知东坡之论，原有所本，想主司偶忘之，而东坡不敢辄拈出处以对，故漫应如此。后人遂以公为趁笔，则又陋甚矣。

赤壁考

坡公赤壁之游，千古乐事，二赋亦千古绝调也。袁石公云：“前赋为禅法道理所障，如老学究着深衣，通体是板。后赋直平叙去，有无量光景，只是人家小集，偶尔钉短，欢笑自发，比特地排当者，其乐十倍。至末一段，即子瞻亦不知其所以妙，语言道绝，默契而已。”数语洵定评也。靖康初，韩子苍知黄州，颇访东坡遗迹。尝登赤壁，所谓栖鹄之危巢者，不复存矣，惆怅作诗而归。然黄之赤壁，士人云本赤鼻矶也，故东坡长短句有“故垒西边，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”，则亦是传疑而云也。令岳阳之下、嘉鱼之上有乌林赤壁，盖公瑾自武昌列舰，风帆便顺，泝流而上，遇战于赤壁之间也。杜牧有《寄岳州李使君》诗云：“乌林芳草远，赤壁健帆开。”此则真败魏军之地也。[《赤壁赋》“盈虚者如代”，“代”字多误作“彼”字。而“吾与子之所共食”，“食”字多误作“乐”字。尝见东坡手写本，皆作“代”字，“食”如食邑之食，犹言享也。“洗盏更酌”，“更”字作平声读，亦见东坡手迹。]

《二疏赞》误

东坡《二疏赞》云：“孝宣中兴，以法驭人，杀盖、韩、杨，盖三良臣。先生怜之，振袂脱屣，使知区区不足骄士。”其立意亦超卓矣，然考之二疏去位，在元康三年，后二年盖宽饶诛，又三年韩延寿诛，又二年杨恽诛。方二疏去时，三人尚无恙也。凡作议论文字，须令覆实无差忒乃可。

千百年眼卷十

坡公远识

苏子瞻论周之东迁也，极言平王之失策，且历举春秋以来迁都弱国者为戒，纤毫不漏；而于晋之王导，惓惓致意焉。曾未数十年，而其应若响，与江左偏安者千古一辙也。异哉！特表而出之，见坡公远识，非拈弄笔墨者所可几也。

坡公学长生

东坡议论谏诤，真所谓杀身成仁者，意其视死生真旦夜尔，何足动其毫末而欲学长生不死，则愚劣所不敢知也。黄鲁直云：东坡平生好道术，闻辄行之，但不能久，又弃去。则知坡公不过借是以文寂寞，如佛家所谓口舌上功果耳，固非溺志于此也。[夏君宪曰：长生学亦好，杀身亦无碍于长生也。]

老泉是子瞻号

世传老苏号老泉，长公号东坡，而叶少蕴《燕语》云：子瞻谪黄州，因其所居之地号东坡居士。晚又号老泉山人，以眉山先茔有老人泉，故云。又梅圣俞有《老人泉》诗，东坡自注：家有老人泉，因作此诗。坡尝有“东坡居士老泉山人”八字共一印。见于卷册间。其所画竹，或用老泉居士朱文印章，则老泉又是子瞻号矣。欧阳公作老苏墓志，但言人号老苏，而不言其所自号。亦可疑者。岂此号涉一老字，而后人遂加其父耶 叶、苏同时，当不谬也。

苏文之伪

韩退之作《毛颖传》，此本南朝俳谐文《驴九锡》、《鸡九锡》之类而小变之耳。俳谐文虽出于戏，实以讥切当世封爵之滥。而退之所致意，亦正在中书君老不任事，“今不中书”等数语，不徒作也。文章最忌祖袭，此体但可一试之耳。《下邳侯传》，世已疑非退之作，而后世乃因缘效仿不已。司空图作《容成侯传》，其后又有《松滋侯传》，近岁温陶君《黄甘绿吉》、江瑶柱《万石君传》纷然不胜其多，至有托之苏子瞻者。妄庸之徒，遂争信之。子瞻岂若是之陋耶 中间惟《杜仲》一传，杂药名为之，其制差异，或以为子瞻在黄州时，出奇以戏客，而不以自名。叶石林尝问苏氏诸子，亦以为非是。然此非玩

侮游衍，有余于文者，不能为也。

苏文赖以不废

宣和间，申禁东坡文字甚严。有士人窃携坡集出城，为阍所获，执送有司。见集后有一诗云：“文星落处天地泣，此老已亡吾道穷。才力漫超生仲达，功名犹忌死姚崇。人间便觉无清气，海内何曾识古风。平日万篇谁爱惜，六丁收拾上瑶宫。”京尹义其人，乃阴纵之。

宋儒谈天

邵尧夫曰：“天何依 依乎地。地何附 附乎天。天地何依附 自相依附。”自斯言出，朱子遂有天壳之说。夫自古论天文者，《宣夜》、《周髀》、《浑天》之书，甘、石、落下闳之流，皆未尝言，非不言也，实不知也。《庄子》云：“六合之外，圣人存而不论。”此乃切要之言。孰谓庄子为虚无异端乎？故天之行，圣人以历纪之；天之象，圣人以器验之；天之数，圣人以算穷之；天之理，圣人以《易》究之；天之所闕，人无术以知之。今不曰不知，而曰不言，是何好胜之甚也！东坡有诗曰：“不识庐山真面目，只缘身在此山中。”盖处于物之外，方能见物。吾人不出天地之外，何以知天地之真也。

温泉寒火

邵康节曰：“世有温泉，无寒火。”昭德晁氏解曰：“阴能顺阳，而阳不能顺阴也。水为火爨，则沸而熟物，火为水沃，则灭矣。”今汤泉往往有之，如骊山、尉氏、骆谷、汝水、黄山、佛迹、匡庐、闽中等处，皆表表在人耳目。或谓温泉之下，必有硫黄岩石故耳。独未见所谓寒火。按《西京杂记》载，董仲舒曰：“水极阴而有温泉，火至阳而有凉炎。”《抱朴子》云：“水性纯冷，而有温各之汤泉；火体宜炽，而有萧丘之寒炎。”然则寒火亦有之矣，特以耳目所未及，故以为无耳。海水以杖击之，火星勃然，腐草化而为萤，光或照物，非寒火乎。

八字可定介甫

刘元城云：介甫不可动者八字：虚名、实行、强辨、坚志。当时天下之论

，以介甫不作执政为屈，此虚名也；平生行止，无一点涴者，虽欲诬之，人主信乎 此实行也；议论人主之前，贯穿经史今古，不可穷诘，故曰强辨；前世大臣欲任意行一事，或可以生死祸福恐之得回，此老实不可以动，故曰坚志。因此八字，此法所以行也。

介甫寡助

王安石行新法，引用小人，一时贤者非之，皆遭贬斥。其弟安礼、安国及侄旒字元钧、旂字元龙，皆不以为是，可谓寡助之至矣。而安石不反己自省也。元祐中，安国贬死，旒及旂亦坐贬远方，所谓为法自敝，以不爱而及其所爱乎

均输之害

均输之说，始于桑弘羊；均输之事，备于刘晏。盖以其阴笼商贩之利，潜制轻重之权，未尝广置官属、峻立刑法，为抑勒禁制之举。迨其磨以岁月，则国富而民不知。所以《史记》、《唐书》皆极称之，以为后之言利者莫及。介甫志于兴利，苟慕前史均输之名，张官置吏，费财劳人，而卒无所成，误矣。至于市易，则假《周官》泉府之名，袭王莽五均之迹，而下行黠商豪家贸易称贷之事，其所为又远出桑、刘之下。卒使物价腾踊，商贾怨讟，而孳孳五年之间，所得子本，盖未尝相称也。然则是岂得为善言利乎 桑、刘有知，宁不笑人地下！

青苗之害

《周礼》一书，经制甚备。乃后世行之，必至于厉民而阶乱。王莽之王田、市易，王介甫之清苗、均输是也。然介甫所行，变常平而为青苗。常平者，糴余之米；青苗者，赊贷之法也。按《左传》：郑饥，子皮以子展之命，贷国人粟，户一钟。宋饥，司城子罕请于平公，出公粟以贷，使大夫皆贷，宋无饥人。齐陈氏以家量贷，而以公量收。则春秋之时，固已有官民赊贷之事矣，又何必倣于泉府之旧，而且谓《周礼》为不足信耶 然在春秋三国行之，谓之善政，以为美谈。而至于介甫，则弊端百出，诸贤极力争之不置。盖法制之琐碎烦密者，可行于封建之时，而不可行于郡县之后，势固然也。介甫不察时宜，不恤人言，而又假手惠卿之辈，宜其事势决裂，至此极也。故必知时适变之

儒，而后可语通经学古之事也。

元祐诸贤无定见

元祐初，温公入相，诸贤议革新法，不能须臾。然既曰罢青苗钱、复行常平仓法矣，未几而复有再给散出息之令，而其建请乃出于范忠宣。虽曰温公在告不预知，然公其时有奏乞禁抑配，奏中且明及四月二十六日敕令给钱斛之说，则非全不预知也。后以台谏交章论列，舍人苏轼不肯书黄，始悟而不复行耳。至于役法，则诸贤之是熙宁而主雇募者，居其半，故差、雇二者之法杂然并行，免役六色之钱仍复征取。然则诸贤徒知欲革新法，而青苗、助役之是非可否，胸中全未有灼见在，宜熙丰之党后来得以为辞也。然熙宁之行青苗也，既有三分之息，提举司复以多散为功，遂立各郡定额而有抑配之弊。其行助役也，既取二分之宽剩，而复征头子钱，民间输钱日多，而雇人给直日损，遂至宽剩积压，此其极弊也。至绍圣国论一变，群奸唾掌而起，于绍述故事，宜不遗余力。然考其施行之条画，则青苗取息止于一分，且不立定额，抑配入户。助役钱宽剩亦不得过一分，而蠲减先于下五等人户，则聚敛之意，反不如熙丰之甚矣。观元祐之再行青苗，复征六色役钱，宽剩皆止于一分，则知言利之名，虽小人亦欲少避之。要之，以常平之储贵发贱，敛以赈凶饥、广蓄储，其出入以粟而不以金，且不取息，亦可以惩常平积滞不散、侵移他用之弊，则青苗未尝不可行。以坊场扑买之利，及量征六色助役之钱，以贡顾役，所征不及下户，不取宽剩，亦可以免当役者费用破家之苦，则助役未尝不可行。介甫狠愎，不能熟议缓行，而当时诸贤又以决不可行之说激之，群儉因得以行其附会媒进之计，推波助澜，无所不至。故其征利毒民，反出后来章、蔡诸人之上矣，惜哉！

毕仲游格言

毕仲游奏记司马，以为“人主行新法者，事也；而欲兴作患不足者，情也。苟未能杜其情，而徒欲禁其事，向来用事者必操不足之情，言不足之事，以动上意，虽致石人而听之，犹将动也。为今之策，当大举天下之计，明出入之数，使天子晓然知天下之余于财，则不足之论不得陈于前矣。”光得书耸然。夫神宗大有为之资也，以为必如是而后可以富中国，故王、吕之说行。诚若毕仲游之言，其心不攻自破矣，惜温公之未尽用也。

介甫裁抑宗室

王安石在熙宁间，裁减宗室恩数。三学宗子，哄聚都下。俟安石入朝，拥马以诉。安石徐下马，从容言曰：“譬如祖宗功德，服尽而祧，何况贤辈。”于是宗子皆散。虽荆公一时应变之辞，然其言不可废也。

介甫废礼经

《周官》、《仪礼》，为圣人之遗经，而《礼记》四十九篇，则汉戴胜、马融所作，即《仪礼》之传疏也。宋熙宁间，王安石经义罢《周官》、《仪礼》而专《礼记》，朱晦翁怪其废经用传，请修《三礼》而未及成书。至我朝功令，亦置《周官》、《仪礼》而独存《礼记》一科，终不能改熙宁之旧。

经义取士之弊

科目之设，士趋所向。宋科目有明经，有进士，明经即今经义之谓也，进士则兼以诗赋。当时二科并行，而进士得人为盛，名臣将相皆是焉出。盖明经虽近实，而士之拙朴者率为之，谓之学究。诗赋虽近于浮艳，然必博观泛取、出入经史百家，非士之高明者不能。自安石为相，黜诗赋，崇经学，科场专以经义论策取士。然士专一经，白首莫究，其余经史，付之度外，谓非己事。其学诚专，其识日陋，其才日下。是独存当时明经一科，而进士之科遂废矣。安石有言：“初意驱学究为进士，不意驱进士为学究。”亦自悔之也。由此观之，一得一失，已自了然，老成之士，何苦过为哓哓也！

宋乐屡变无成

宋之乐虽屡变，然景祐之乐，李照主之，太常歌工病其太浊，歌不成声，私赂铸工，使减铜齐而声稍清，歌乃叶，而照卒不知。元丰之乐，杨杰主之，欲废旧钟，乐工不平，一夕易之，而杰亦不知。崇宁之乐，魏汉津主之，欲请帝中指寸为律，径围为容盛。其后止用中指寸，不用径围。且制器不能成剂量，工人但随律调之，大率有非汉津之本说者，而汉津亦不知。然则学士大夫之说，卒不能胜工师之说，是乐制虽曰屡变，而元未尝变也。盖乐者器也，声也，非徒以资议论而已。今订正虽详，而铿锵不协韵，辨析虽可听，而考击不成声，则亦何取焉

王介甫冥贬

王介甫先封舒公，后改封荆。诗曰：“戎狄是膺，荆舒是惩。”识者谓宰相不学之过。张和仲曰：京下诸奸，所以媚附介甫者至矣，封至真王，祀至配享，岂吝此片字之褒乎 况荆舒二语，章章诗传也。或者彼苍谓介甫滥竽已极，留此一线，少存饩羊耳。

章惇有功于长沙

章惇曾开梅山，有诗一篇，专诵其利，而济北晁无咎赋诗，则言不必开，盖因章惇小人专其事，为清议所不与耳。然梅山地为今长沙府之安化县五寨，自熙宁至今，永无蛮獠之患。则惇之此举，不为无当也。不然，长沙之害，岂减于广西之瑶僮哉！

章惇雷州之报

苏子由谪雷州，不许占官舍，遂僦民屋。章子厚又以为强夺民居，下本州追民究治，以僦券甚明乃已。不一二年，子厚谪雷州，亦问舍于民。民曰：“前苏公来，为章丞相几破我家，今不可也。”残刻之报，不爽如是。然则小人之害君子，适以自害耳。

李泰伯非不喜《孟子》

小说家载李泰伯不喜《孟子》事，非也，泰伯未尝不喜孟也。何以知之 曰：考其集知之。《内始论》引“仁政必自经界始”，《明堂制》引“明堂王者之堂”，《刑禁论》引“瞽叟杀人，舜窃负而逃”，《富国策》引“杨氏为我，墨氏兼爱”，《潜书》引“万取千焉，千取百焉”，《广潜书》引“男女后室，人之大伦”，《省欲论》引“文王以民力为台为沼，而民欢乐之”，《本仁论》引“以至仁伐不仁”，《遥平集序》以子思、孟轲并称，《送严介序》称章子得罪于父，出妻屏子，而孟子礼貌之；常语孟子俭于百里之制，又详说之。由是言之，泰伯盖深于《孟子》者也。其古诗《示儿》云：“退当事奇伟，夙驾追雄轲”，则尊之亦至矣。按此语出杨升庵。可谓确见。胡元瑞极辨，且援余隐之、朱元晦语为解。夫不信泰伯之《盱江集》，而力持余、朱二子

之议，横坐泰伯以不喜《孟子》，则其无根亦甚矣。

张商英《无佛论》

张商英少年负奇气，尤不信佛。尝于招提睹《金刚般若》，喟然曰：“岂胡书而反奥于六经乎？”归著《无佛论》，达晓不成一字。妻曰：“公平日为文，援笔不加点，伸纸万言，今作何文其苦乃尔？”张相曰：“吾欲作《无佛论》。”妻曰：“既已无矣，何论之有？”张大悟，深悔前事，究心内典，自谓得其旨。张和仲曰：今之未窥藩篱而妄加排议者，惜无如商英之妻从旁下一转语耳。

教主之号不祥

宋朝废后入道，谓之教主，郭后曰金庭教主，孟后曰华阳教主，其实乃一师号耳。政和后，群黄冠乃敢上道君尊号曰教主，不祥甚矣。孟后在瑶华宫，遂去教主之称以避尊号。吁，可怪也！

宋礼儒臣

宋之君崇礼儒臣。其一，真宗临杨砺之丧，降辇步吊，重其清介也。其二，富弼母卒，仁宗为罢春宴。二事虽三代令主不能过。其后徽宗之待蔡京，王黼，南宋之待秦桧、侂胄、似道，恩礼倍此。然前之则如荡子之交狎客，后之则如弱主之畏豪奴，书之只辱青史，岂曰荣遇美事乎

童贯为真太师

童贯为太师，用广南龚澄枢故事；林灵素为金门羽客，用闽王时谭紫霄故事。呜呼异哉！然澄枢为内太师，犹稍与外庭异；童贯真为太师，领枢密院，振古所无。

蔡京奸状

谢任伯在西掖草蔡京谪散官制，其数京之罪曰：“列圣诒谋之宪度，扫荡无余；一时异议之忠贤，耕锄略尽。”四语可作京一小传。京怀奸固位，屡被

逐而不去。王黼切忌之，百方欲其去，乃取旨遣童贯偕其子攸往取表。京以攸被诏同至，及置酒留贯，攸亦预焉。京以事出不意，一时失措，酒行自陈曰：“京衰老宜去，而不忍遽乞身者，以上恩未报。此二公所知也。”时左右闻京并呼其子为公，莫不窃笑。呜呼，以若人而擅台席者久且专，何怪虏骑之南牧也！

叶石林长厚

叶石林出蔡元长门下，所著有《避暑录》，中间纪蔡元长事，多称为鲁公而不名。此虽近于私，亦见古人用心忠厚有始终处。今之失足权门、自甘厮养者，一遇其败，辄反戈攻之，冀文其丑，其又石林之罪人哉！

杨龟山论朋党

宋钦宗时，京、黼既败，言者攻之，不遗余力，至欲尽逐其党。杨时上疏曰：“今旧出权辅之门者，不问贤否，一切废罢。京、黼秉政垂二十年，天下之士，不仕则已，其仕于朝者，必皆其荐引也。若尽指以为党而逐之，是将空国无人矣。此言果行，恐缙绅之祸未有已时，而国之安危未可知也。”龟山此论伟甚。洵哉有用之道学也！陈眉公曰：党之一字，且论于宰相当路之时，不宜太分别于宰相捐印之后。

种师道策虜有见

姚平仲谋劫虜寨，钦庙以询种彝叔。彝叔持不可甚坚。及平仲败，彝叔乃请速再击之，曰：“今必胜矣。”或问：“平仲之举，为虜所笑，奈何再出？”彝叔曰：“此所以必胜也。”彝叔可谓知兵矣。然朝廷方上下震惧，无能用者。哀哉，庸主之不可辅也。

龟山不轻解《易》

吴审律劝龟山解易，答曰：“《易》难解。如乾、坤两卦，圣人尝释其义于后，是解《易》之法也。‘初九潜龙勿用’，释云阳在下也，又曰龙德而隐者也，又曰下也，又曰阳气潜藏，又曰隐而未见，行而未成。此一爻耳，反覆推明，至五变其说然后已。今人于他卦能如是推明乎？若不能，则一爻之义，只

可用之一事。《易》三百八十四爻，爻指一事，是其用止三百八十四事而已。

《易》之理果极于此乎 若三百八十四事不足以尽之，则一爻之用不止一事明矣。观圣人于《系辞》发明卦义尚多，其说果如今之解易者乎 尝谓说《易》须仿佛圣人之意，然后可以下笔，此其所未敢苟也。”

谯定《易》学

涪陵谯定少学佛，后学《易》于郭曩氏，自见乃谓之象一语入。乡北山有岩，游泳其中，涪入名曰“读易洞”。屡荐不受官。靖康时在洛，金兵入，不知所在。大哉《易》之为道也，用其绪余，犹能使阳阴不能贼，六气不能杀，而况兵刃祸难乎！文王、箕子，深于《易》者也。商辛虽暴，其若之何 此谯定居京师，所以金兵入而不知所在也。吾因是而知京房、郭璞其学浅矣。

《中兴十策》

建炎中，大驾驻维扬，康伯可上《中兴十策》。一，请皇帝设坛，与群臣六军縗索戎服，以必两宫之归。二，请移蹕关中，治兵积粟，号召两河，为雪耻计，东南不足立事。三，请略去常制，为马上治，用汉故事，选天下英俊，日侍左右，以谋天下利病，通达外情。四，请河北未陷州郡，朝廷不复置吏，诏士人自相推择，各保乡社，以两军屯要害为声援，滑州置留府通接号令。五，请删内侍百司州县冗员，文书务简实，以省财便事。六，请大赦，与民更始，前事一切不问，不限文武，不次登用，以收人心。七，请北人避胡挈郡邑南来以从吾君者，其首领皆豪杰，当待之以将帅，不可指为盗贼。八，请增损保甲之法，团结山东、京东西，两淮之民，以备不虞。九，请讲求汉、唐漕运，江淮道途置使，以馈关中。十，请许天下直言便宜，州郡即日缴奏，置籍亲览，以广豪杰进用之路。时宰相汪、黄辈不能用也。按十策中，深切时务，凿凿多可行者。宋室之不竞也，宜哉！后秦桧当国，伯可乃因缘为台郎，值慈宁归养，两宫燕乐，伯可专应制为歌词，谀艳粉饰，世以比柳耆卿辈。伤哉！罗景纶恨伯可之改节，余独痛伯可之遭时不幸，有才而不获售也。孝宗时，有辛弃疾者，进《美芹十论》，亦可观。[按伯可在高宗朝，以诗章应制，与左珙狎。适睿思殿有徽祖御画扇，绘特为卓绝，上时持玩流涕，以起羹墙之悲。珙偶下直，窃携至家，而康适来，留之燕饮，漫出以示。康给珙入取肴核，辄泚笔几间，书一绝于上曰：“玉辇宸游事已空，尚余奎藻绘春风。年年花鸟无穷恨，尽在苍梧夕照中。”珙出见之，大恐，而康已醉，无可奈何。明日，叩头请死

，上大怒，亟取视之，天威顿霁。张和仲曰：观此足知伯可本怀矣。高宗果有为之主，扇头二十八字不贤于《中兴十策》耶 亦何嫌于谀艳粉饰也 罗景纶此论，枉却三寸竹管子矣。]

朱胜非善处苗、刘

苗、刘之乱，正彦有挟乘輿南走之谋，傅不从，朝廷微闻而忧之，幸其速去。其属张达为画计，使请铁券。既朝辞，遂造堂，袖札以恳。朱胜非曰：“上多二君忠义，此必不吝。”顾吏取笔，判奏行给赐，令所属检详故事，如法制造，不得住滞。二凶大喜，是夕遂引遁，无复哗者。时建炎三年四月己酉也。明日将朝，郎官傅宿扣漏院白急速事。命延之入，傅曰：“昨得堂帖给赐二将铁券，此非常之典，今可行乎？”胜非取所持帖，顾执政秉烛同阅，忽顾问曰：“检详故事，曾检得否？”曰：“无可检。”又问：“如法制造，其法如何？”曰：“不知。”又曰：“如此可给乎？”执政皆笑，傅亦笑，曰：“已得之矣。”遂退。胜非此举，其调奸护驾，良有足多者，故能使张、韩诸将竭力倡义，以收勤王之绩也。纷纷局外之议，何足凭！

宋高宗不欲恢复

宋高宗恢复不坚者，忌徽、钦北归，势力轧己也。按《朝野遗记》云：宋和议成，显仁后(徽宗妃韦氏)将还，钦宗挽其裾曰：“汝归与九弟言之，吾南归，但为太乙宫主足矣，他无望于九哥也(高宗第九)。”后不能却，为之誓曰：“吾先归，苟不来迎，瞽吾目。”乃升车。既归朝，所见大异，不敢复言。不久，后失明，募医疗者莫效。有道士应募入宫，金针一拨，左翳脱然复明。后喜，求终治其右。道士笑曰：“一目视物足矣，彼一目存誓言可也。”后惕然起，拜曰：“师，圣人也，知吾之隐。”设几而留谢之，皆不答，才啜茶，遽索去。后询其报德，谩曰：“太后不相忘，略修灵泉县朱仙观足矣。”拂衣出。时上方视朝，仗下，急迹访之，不得，观此可知高宗之猜忌矣。又考钦宗在虏，宋止遣巫阪一迎，而不终请。中间帝与契丹耶律延禧同拘管鸩翼府者三年，囚于左院者两年，卒为虏奴箭死马足之下。哀哉！高宗忍于其亲，何太甚也！

宋南渡兵饷所出

南宋偏安一隅，且当金人括尽金币之后，仓库贫窘，里巷萧条。史传尝言诸处用兵每至几十万，不知何从得许多兵，兵既多，又何从得许多饷也。尝孝《宗泽传》，泽平湖东贼王善，得众七十万、车万乘；平杨进，得兵三十万；平王再兴、李贵、王太郎等，又得兵三万，而河东、京西、淮南、河北之侵掠息矣，共算宗公得贼兵凡一百三万。考《韩世忠传》，世忠平淄青李复贼党，得兵万余，平广西贼曹成，得兵八万，平白面山贼刘忠，又得兵万余，而淄青、闽广、河南之侵掠息矣，共算韩公得兵凡十万。考《岳飞传》，岳飞平武陵贼孔彦舟、襄汉贼张用、江淮贼李成、筠州贼马进，得兵八万；降岭贼曹成，得兵十余万；平吉贼，得兵数千；又平湖贼杨么，得兵十万余，而江淮、岭表、襄阳之侵掠息矣，共算岳公得兵凡二十八万。其他如二张、刘琦等皆类是。盖南渡之后，纪纲废弛，巨寇蜂起，皆假团练勤王之名，屯聚草泽，抄劫蓄积。所以宗、韩、岳诸公未及北伐，唯专意招抚，山砦江海之间，豪杰响应，故百万之兵饷，皆不烦经营措置而得，此所谓先手着也。可见将得其人，虽盗贼可用；若不能御将，虽以韩、岳诸公之才，无救于宋之尺寸，徒使为后世扼腕也！

岳飞文章

昔晋文之拔郤穀，孙权之勖吕蒙，盖欲其武而能文也。岳飞本以勇敢进，而旁通儒业，其《谢讲和》一表，蔼然有孔明之风，《高宗良马对》，则渊渊乎有道之言也。又尝题诗鄱阳龙居寺，有“潭水寒生月，松风夜带秋”之句，直逼唐人佳境矣。余屈指上下数千载间，盖唐有张睢阳，合之武穆而二，当亦閒气所钟也。

秦桧为金人作间

方虜之以七事邀我也，有毋易首相之说，正为桧设。洪忠宣自虜回，戏谓桧曰：“挾辣郎君致意。”桧大恨之。厥后金人徙汴，其臣张师颜者作《南迁录》，载孙大鼎疏，备言遣桧间我以就和好。于是桧之奸贼不臣，其迹始彰彰矣。

秦桧以悍妇绝后

邓孺孝曰：“秦桧欺君误国，万世罪人，而有曾孙钜，钜子浚，浚弟濯，以是知世类不可限量人也。钜通判蕲州，金人犯境，与郡守李诚之协力捍御

，求援于武昌、安庆。月余，兵不至，城陷，钜与诚之各以见兵巷战，死伤略尽，归署自焚而死。浚先往四祖山，兵至，亟还，与弟潭殉父死。”孺孝此论，可谓辨矣，然考之史，桧无子，立妻兄王唤孽子为后，曰燿，其孙曰坝，皆王所自出，则秦氏世绝于桧久矣。呜呼，桧以奸臣乱人之国，己亦自以妒妇殄绝其家，天道乎！

秦桧身后之报

秦桧建第于望仙桥，备极宏丽。其死也，值应天府开浚运河，取土堆府门。有人题诗云：“笑谈便解兴罗织，咫尺那知有照临。“二语曲尽奸状。桧墓在金陵江宁镇，岁久榛芜。成化乙巳秋八月，为盗所发，获货贝以巨万计。盗被执，而司法者特减其罪，恶桧也。

王安石流祸与秦桧等

罗景纶曰：国家一统之业，其合而遂裂者，王安石之罪也；其裂而不复合者，秦桧之罪也。渡江以前，王安石之说浸渍士大夫之肺肠，不可得而洗涤；渡江以后，秦桧之说沦浹士大夫之骨髓，不可得而针砭。伟哉此论，使半山有灵，虽百喙难解于九原矣。

张浚忌杀曲端

曲端，镇戎军人，长于兵略，屡战有声。张浚宣抚川陕，以端有威声，承制拜端威武大将军、都统制、知渭州，军士欢声如雷。娄室寇邠州日，端屡战皆捷。至彭原店，撒离喝乘高望之，惧而号泣，虏人目之为啼哭郎君，其为敌所畏如此。既而浚欲大举，端力劝浚按兵以伺金人之弊。浚不悦。金犯环庆，端遣吴玠拒之彭原店，战少却，端劾玠违节制。时参谋王庶亦与端有宿怨，因共谮于浚。浚大怒，罢其兵柄。是年，浚大举军至富平县，将战，仍伪立前军都统制曲端旗以惧之。娄室曰：“闻曲将军已得罪，必给我也。”遂拥军骤至，军遂大溃。浚心愧其言，而欲慰人望，乃下令，以富平之役，泾原军出力最多，皆前帅曲端训练有方，遂复叙左武大夫，欲复用端。玠惧端复起，因与王庶力谮之。浚入其说，于是徙端恭州置狱。端既赴逮，知必死，仰天长吁，指其所乘战马铁象云：“天不欲复中原乎 惜哉！”泣数行下，左右皆泣。至狱，狱官进械，坐之铁笼，炽火逼之，殊极惨恶。端渴甚求饮，与之酒，九窍

流血而死，年四十二，时建炎四年八月三日丁卯申时也。陕西军士皆流涕悵恨，多叛去者。浚寻得罪。诏追复端宣州观察使，制曰：“顷失意于权臣，卒下狱而遣死。恩莫追于三宥，人将赎以百身。”其后金归河南之月，又诏谥端壮闵，制曰：“属委任之非人，致刑诛之横被。兴言及此，流涕何追！”端为泾原都统日，有叔为偏将，战败诛之，既乃发丧，祭之以文曰：“呜呼，斩副将者，泾原都统制也！祭叔者，侄曲端也！尚飨！”一军畏服。其纪律极严，魏公尝按视端军，端执搢以军礼见，傍无一人。公异之，谓欲点视。端以所部五军籍进，公命点其一，则于庭开笼纵一鸽以往，而所点之军随至，张为愕然。既而欲尽观，于是悉纵五鸽，则五军顷刻而集，戈甲焕灿，旗帜精明。魏公虽而奖，而心实忌之。在蜀日，尝有诗云：“破碎江山不足论，何时重到渭南村。一声长啸东风里，多少未归人断魂。”亦可见其志也。至今尚论者，咸称其冤，而《四朝国史》且罪端狠愎自用，委曲为魏公庇，失其实矣！信如所言，则秦桧之杀岳飞亦不为过。又比之孔明斩马谲，尤无谓。直笔之难也久矣，惜哉！

张浚遗诛

张浚素轻锐好名，挥金如土，视官爵如等闲。士之好功名富贵者，无不趋其门。且其子南轩以道学倡名，父子为当时宗主。在朝显官，皆其门人，悉自诡为君子，稍有指其非者，则目之为小人。绍兴元年，合关陕五路兵三十余万，一旦尽覆，朝廷无一人敢言其罪。直至四年，辛炳始言之，亦不过落职福州居住而已。淮西郟琼之叛，是时公论沸腾，言路不得已，遂疏其罪。既而并逐言者于外。及符离之败，国家平日所积兵财扫地无余，乃以杀伤相等为辞，行赏转官无虚日。隆兴初年大政事莫如符离之事。而《实录》、《时政纪》并无一字及之，公论安在哉！按此说出《何氏备史》。每疑南轩大儒而以异疾死，意甚冤之，今乃得其解矣。

千百年眼卷十一

采石之战有先备

虞允文之战采石也，以七千卒却虏兵四十万，厥功伟矣，忌者犹曰适然。岂知公于绍兴辛巳之前，已因轮对，面奏虏必叛盟，兵必分五道，正兵必出淮

西，奇兵必出海道，宜令良将劲卒备此二境。其先事之识，已绝出众人之表矣。及虏叛盟，上令从臣集议，公独言虏兵必出淮。丞相善其言而未果行。及遣公劳师采石，事已大坏。公以书生收合亡卒，激励诸将，施置于仓卒之余，而破虏于俄顷之间。非忠诚素蓄于中，足以感人心、作士气，未易成此伟绩也。虏既败去，公又令设备于瓜州，区画悉定，乃徐请车驾还行都。此何等才识，而可以适然为之乎 丘琼山曰：“古今水战，采石比赤壁尤奇且难。周瑜主将，而允文书生也；瑜握重兵，而允文空拳也；瑜有孔明为犄角，而允文只手也。”可谓不易之论。[按亮既至江北，掠民船，指麾欲济。允文伏舟于七宝山后，令曰：旗举则出。伺其半渡，卓旗于山，人在舟中踏车以行船，但见船行而不见人，虏以为纸船也。舟中忽发一霹雳炮，盖以纸为之，而实以石灰、硫黄，炮自空而下坠水中，硫黄得水而火，自水跳出，其声如雷，纸裂而石灰散为烟雾，眯其人马之目，咫尺不相见，遂压虏舟，人马皆溺。此亦致胜之由也。]

守唐、邓可以图恢复

虞允文自采石归镇襄汉，欲因唐、邓胜势，以牵制虏兵。则陇右之师，可以平取长安。章奏凡十余上，且曰：“朝廷必欲割唐、邓以和，臣即挂冠而去。”是岁六月，孝宗受禅，尽弃陕西新复州郡。省符以公知夔州，又割海、泗、唐、邓以和。按允文采石之胜，陕西州郡尽复归宋。既城唐、邓，而虏将萧定远以四千骑走汴矣。唐、邓士民争持牛酒拜马前，邯郸之民健武者，聚义兵千余人，遮杀其归卒，以待宋师，而宋师不至，遂遇害。当时人心时势如此，若从允文之策，恢复在指日矣。盖是时海陵无道遇弑，而善将如兀术、韩离不又皆亡，比之武穆之势，难易倍悬。而宋之君孱臣奸，失此机会，楼船载国，胥沈予海，非不幸也，自取也。

中兴战功不纪武穆

宋乾道二年，定中兴十三处战功：张俊明州，吴玠和尚原、饶风岭、杀金平，韩世忠大仪，刘锜顺昌，张子盖海州，李宝海道，邵宏渊正月浦桥，虞允文采石，李道光化次湖，刘锜皂角林，王宣汲靖确山。凡十三，而不及岳武穆，盖秦桧之党犹存，掩之也。

赵九龄遗功

宋绍兴甲寅、乙卯间，刘麟导虜南侵。时车驾驻平江，有赵九龄者，策士也，请决淮西水以灌虜营。朝廷不能用。已而韩世忠得虜酋约战书曰：“闻江南欲决淮西水，以浸吾军。”书到之明日，虜实退师。当时但以为却敌之功，殊不知九龄妙算实阴庇之也。

程、朱论《周官》法度

程子曰：“必有《关雎》、《麟趾》之意，然后可以行《周官》之法度。”朱子从而衍之，曰：“须是自闺门衽席之微，积之至熏蒸洋溢，无一民一物之不被其化，然后《周官》法度可行。”丘文庄曰：如此，窃恐天地混沌，终无可行之日矣！

程子静坐之说类禅

程子见人静坐，便叹其善学，盖阳辟禅而阴用之也。孔门善学，莫如颜子，想其从夫子周流凡十余年，安得有一句半月之暇，用禅士蒲团工夫耶。且颜子以仰钻瞻忽求道，不言静功，以欲从未由望道，不言情尽想竭。然则静之一字，宋儒尚未梦见也。

宋人损益经文

孔子修鲁史，不肯增阙文。汉儒校群经，未尝去本字。宋人《尚书》则考订《武成》，《毛诗》则尽去序说，吾未敢以为然也。

《纲目》之误

《纲目》一书，朱夫子拟经之作也。然其间不能无误，而学者又从而为之说。今漫摭数事。如北齐高纬以六月游南苑，从官喝死者六十人，见本纪。《通鉴》书曰“赐死”，赐乃喝之讹耳。《纲目》乃直书曰“杀其从官六十人”，而不言其故，其误甚矣。尹起莘乃为之说曰：“此朱文公书法所寓”，且引《孟子》杀人以刃与政之说，不知《通鉴》误之于前，《纲目》承之于后耳。纬荒游无时，不避寒暑，从官喝死者六十人，据事直书，其罪自见，何必曲为之说耶。又郭威弑二君，《纲目》于隐帝书“杀”，于湘阴王书“弑”。尹又为之说曰：“此二君有罪无罪之别，此书法所寓也”。然均之弑君，隐帝立已

数年，湘阴未成乎君，岂应书法倒置如此 又《通鉴》云：“补阙乔知之有婢名碧玉，美色善歌舞，知之为之不昏。”“昏”与“婚”古字通用，盖言知之惑溺此婢，不娶正室也。《纲目》去“不”字而云“知之为之昏”，盖误以婚姻之昏为昏惑之昏也，字义不明，文理不通矣。如此类甚多，姑举其一二耳。

帝在房州之谬

《春秋》周襄王之出，书“天王居于秋泉”。注：天子以天下为家，故所在称居；宅其有之谓居。鲁昭公之出，书“公居于郚”，郚鲁之邑也。其后书“公在乾侯”，乾侯乃晋地，不得书居也。《纲目》书“帝在房州”，唐一统之地，岂得以乾侯为比 当书“帝居房州”，乃合《春秋》之法。

朱、陆异同

晦庵之与象山，所为学虽若不同，其在孔门，犹由、赐之不同科也。今晦庵之学，天下之人已童而习之，独于象山则以其尝与晦庵有异，遂摭拾其唾余，且目之为禅，摈放废斥，使若砒砒之与美玉，则岂不过甚矣乎！夫晦庵折衷群儒之说，以发明六经《语》《孟》之言，其嘉惠后学之心，固无可议。而象山辩义利之分，立大本，求放心，其简易精实，斩截枝蔓，使学者开卷了然，其功宁可尽诬乎 尝闻包显道侍晦庵，有学者因无极之辩贻书诋象山者。晦庵复其书曰：“南渡以来，八字着脚，理会着实工夫者，唯某与陆子静二人而已。某实敬其为人，老兄未可轻议也。”由此观之，晦庵亦未尝有成心也。赵东山为子静像赞，有云：“儒者曰其学似禅，佛者曰我法无是。超然独契本心，以俟圣人百世。”知言哉！

吾儒异端

异端之说，肇自《论语》，当时固未尝明有所指也。迨孟子辟杨、墨，周、程辟佛、老，后世遂指为射的。夫杨、墨姑不具论，孔子适周，问礼于老聃，尚有犹龙之叹。使与佛氏同时，其赞或不止于此。子贡曰：“仲尼焉不学”其亦奚择于二氏焉 愚谓今日之病，不在异而在假。所谓假者，儒心儒行已汨没于名利场中，而启口落笔又俱能言圣人之道，是所谓吾儒之异端也。阳明先生有云：“今世学者有能若墨氏之兼爱乎 杨氏之为我乎 若老氏之清净自守、释氏之究心性命者乎 吾何取杨、墨、老、释之言哉！彼于圣人之道异，然犹有

自得也。而世之学者，章绘句琢以夸俗，诡心色取，相饰以伪，谓圣人之道劳苦无功，非复人之所可为，而徒取辨于言词之间，自以为若是亦足矣，而圣人之学遂废。则今之大患者，岂非记诵词章之习，而弊之所从来，无亦言之太详、析之太精者之过与 居今之时，而有学仁义、求性命外，记诵词章而不为者，虽其陷于杨、墨、老、释之儒，吾犹且以为贤，彼其心犹求以自得也。夫求以自得，而后可与之言学圣人之道。”噫，必如阳明先生之说，而吾儒之异端可祛也。学者不此之病，而切切焉惟彼之忧，何其谬耶！

夹杂道学

朱子答黄勉斋书曰：“前此学徒，真伪难辨，今得此锻炼一番，夹杂者无所逃矣。”此盖韩侂胄禁伪学之后，朱子云云也，可谓君子不党。由此观之，宋之道学，夹杂者多，朱子亦厌之。又岂唯宋哉 《论语》曰“为小人儒”，即夹杂也，孔子亦厌之矣。岂唯孔子厌之 《书》曰“象恭滔天”，尧、舜亦厌之矣。大抵有正色即有间色，正当辨其似是之非，不可护短匿瑕，以相标榜也。

儒语似佛

宋儒辟佛老者，目曰“虚无之教”。观之《诗》曰“无声之臭”，《诗》未尝以无为讳也。世亦有疑及“无声无臭”者乎 《易》曰“无方无体”，《易》未尝以无为讳也，世亦有疑及“无方无体”者乎 “无意、无必、无固、无我”，即《论语》又未尝以无为讳也，世亦有疑及“无意、无必、无固、无我”者乎 又如曾子云“有若无，实若虚”，则是为道者政患不虚不无耳，世亦有疑及“若无若虚”者乎 使此数言者不出于儒书，而出于佛氏之口，人亦必吹毛而求其疵矣！

佛语通儒

性命之理，孔子罕言之，老子累言之，释氏则极言之。孔子罕言，待其人也，故曰“不愤不启，不悱不发，中人以下，不可以语上也。”然其微言不为少矣，第学者童习意纷，翻成玩狎，唐疏宋注，锢我聪明，以故鲜通其说者。内典之多，至于充栋，大抵皆了义之谈也。古人谓暗室之一灯，苦海之三老，截疑网之宝剑，抉盲眼之金篦。故释氏之典一通，孔子之言立悟，无二理也

。张商英曰：“吾学佛然后知儒。”诚为笃论。

佛典辅儒教而行

或病佛离人伦、去妻子，与儒道异。管登之曰：“佛离今比丘辞亲出家，当其说法，人天毕集，比丘特其中一类耳。夫释迦既示同比丘之迹，金粟如来复现净名身，示同居士之迹，正以表六亲之不障道也。况佛度尽众生，反遗其眷属，必无此理，其敕比丘出家，所谓令先出生死，而后随顺众生入生死者也。人道非稼圃不生，而孔子鄙樊迟之请学。非妻子不续，而佛听比丘之出家，盖必有不学稼圃者，而后可以安天下之为稼圃者，亦必有不恋妻子者，而后可以度天下之有妻子者。今之人无志于了性命，而逆忧其乏妻子，皆戏论也。”陈眉公曰：“西方之书，其容已乎 宗教，《易》之髓也；译受，《书》之法也；偈赞，《诗》之叶也；戒律，《礼》之卫也；果报，《春秋》之赏罚也。甚矣，佛氏之能辅经而行也！其辅经者，以辅世也。西方之书，其容已乎 然则佛藏之必后六经而兴者何 嘻！祖龙生，文字烬，古今之圣言寥寥矣，是故垂汉明而竺乾之传遂出。今其至六千余卷，不列藏者，尤不可胜计，比之儒林之经史子集，殆将倍蓰过之，何言之昌也！天其或者以此补秦劫之遗灰与 乃命缮写经目，以示子孙，剪俗儒之故闻，裁神圣之种智。倘有毁大乘、訾正法者，姑语之曰：一切诸佛，其若古先辈视也；一切诸经，其若古异书视也，则亦庶乎可以存而论、论而议矣。”余按眉公之言委而风，登之之言切而著，并录之，以动异议者之皈依。

陈同甫格言

陈同甫与朱子书，略云：“因吾眼之偶开，便以为得不传之绝学，三三两两，附耳而语，有同告密；画界而立，一似结坛，尽绝一世之人于门外，而谓二千年之君子皆盲眼不可点洗，二千年之天地日月若有若无，世界皆是利欲，亦过矣！”数语叙次如画，晦翁顶门一针也。

传注相沿之误

古人未为训传。子思、孟轲欲发明《论语》，皆别自为书，《中庸》与七篇是也。《道德经》之有《列》、《庄》，亦犹是也。《易》之《彖象》、《系辞》，本不与经文相附，至王弼乃以合之，非其初矣。《尔雅》之于《诗》

，汇聚而校释之，则真传矣。至毛公传《诗》，孔安国传《书》，而传注遂有定体名矣。然是时意见各出，不嫌矛盾，专以明经为主。如注疏家所称“先郑”者，郑众也，“后郑”者，郑玄也，观《周礼》之注，则先郑与后郑十异其五。刘向注《春秋》主《公羊》，刘歆主《左氏》，故有父子异同之论。由是观之，汉人说经，虽天亲父子不苟同也。孔子以“一贯”传道，而曾子以忠恕说一贯，曾子作《大学》，而子思受业曾子，作《中庸》。由是观之，圣贤师弟子亦不苟同也。今之学者吾惑焉，摭拾宋人之绪言，不究古昔之妙论，尽扫百家而归之宋人，又尽扫宋人而归之朱子，无惑乎其日趋于陋也！[大抵注书之法，妙在隐隐跃跃、若明若昧之间，如詹尹之卜，取意不取象，行人之官，受命不受辞。龙不挂钩，龟不食墨，悬解幽微，斯之谓也。故古之解经者，训其字不解其意，使人深思而自得之。汉儒尚然。至于后世，解者益明，读者益略，粗心浮气，不务沉思，譬之遇人于涂，见其肥瘠短长，而不知其心术行业也。]

朱子浅于说经

焦弱侯曰：朱子解经，不谓无功，但于圣贤大旨及精微语，辄恐其类禅，而以他说解之。是微言妙义独禅家所有，而糟粕糠粃乃儒家物也，必不然矣。赵学士孟静复王敬所书云：昔读朱子私抄，未尝不惜晦翁之不啻于言而勇于争论也。往读荀卿讥孟子“略法先王，而不知其统，”未尝不骇其言也。及探道日久，心稍有知，然后知孟子之禽兽杨、墨，其持论过严，不暇深考，未免如荀氏所讥。至谓“不知其统”，则不敢以为然。何者 统者，道之宗也，言之所由出也。立言而无其宗，如瞽在途，触处成室，岂宜以论孟氏也 孟氏之宗，持志养气是也，义即子思之中和也。夫晦翁法孔、孟，法尧、舜，尧之授舜曰“执中”，而子思训中为喜怒哀乐之未发，翁则以为人自婴儿以至老死，无一息非已发，其未发者，特未尝发耳，其非子思之旨明矣。至其末年，乃叹师门尝以为教，顾已狃于训诂文义而未及求。至老年，尚起望洋之叹，不知翁之姑为是谦退耶 抑所造实若此耶 使所造实若此，则翁所法孔子之统者何在 夫晋鄙之未遇魏公子也，犹三军之主也，及公子一旦夺符，而鄙休矣。故三军从符而不从将者也。千圣之统，一符也；千古之圣贤，一公子也；千古智愚之心灵，一三军也。翁之统一诸子者，不能合符孔氏，则虽评鹭之工，讥弹之尽，椎击之便，剥剔之精，但服其口而不能服其心矣。盖自孔子没，大义已乖而微言绝，纷纷好饮食而鲜廉耻，以《诗》《书》发冢者塞路矣，故荀卿斥之为贱。而庄生欲《齐物论》也，程、邵大儒，尚不之察，乃去其“论”字，直以庄生

为“欲齐物”，如孟子称物之不齐之物，乃曰庄生欲齐物，而物终不可齐。嗟乎！文义尚不知解，况肯会其意乎？后之善谈道术若庄生，又莫过太史公也。太史公尝论六家旨要矣，曰：吾于道家取其长焉耳，吾于儒家取其长焉耳，吾于墨家、名家、法家、阴阳家皆取其长焉已耳，其短者吾将弃之已耳。所贵于折群言之衷者，不当若此乎？且学术之历古今，譬之有国者。三代以前，如玉帛俱会之日，通天下之物，济天下之用，而不必以地限也。孟、荀以后，如加关讥焉，稍察阻矣。至宋之儒，殆遏巢曲防，独守溪域，而不令相往来矣。陈公甫尝叹宋儒之太严，唯其严也，是成其陋也。夫物不通方则国穷，学不通方则见陋。且诸子如董、扬以下，苏、陆以上姑不论；翁法程、张矣，而不信程、张；尊杨、谢矣，而力辟杨、谢，凡诸灵觉明悟、通解妙达之论，稍涉易简舒畅，则动色不忍言，恐堕于异端也。昔项氏父子起江东，以尊号与楚心；刘伯升兄弟起南阳，以尊号与更始，皆授人以柄而后争，则久已出其下矣。晦翁之论，以为辟禅而不知其实尊禅也。夫均一人也，其始可以学禅，可以学儒也，谓灵觉明妙，禅者所有，而儒者所无，可乎？非灵觉明妙，则滞窒昏愚，岂谓儒者必滞窒昏愚而后为正学邪？子思曰：惟天下聪明睿智，足以有临。《大传》曰：古之聪明睿智，神武而不威。是岂尘埃浊物，昏沈钻故纸而已耶？仆往日读朱子书，其论如此。又欲因暇日披览抉摘，取其合者为一编，别为书以表白诸子，凡经朱氏掎击者，明其学之各有宗也。附于庄生道术之后，以继邹鲁缙绅之论。以关涉颇大，力未必能，遽为而止也。[余之录此，非敢为朱子忠臣也。见吾儒之堂奥，原自渊源，而传注世界之外，复有世界。我辈须大着眼看可也。若谓余树好异之标，则有赵孟静、焦弱侯两先生在。]

名教之累

李卓吾曰：“成大功者，必不顾后患，故功无不成。商君之于秦，吴起之于楚是已。而儒者皆欲之。不知天下之大功，果可以顾后患之心成之乎？否也。顾后患者，必不肯成天下之大功，庄周之徒是已。是以宁为曳尾之龟，而不肯受千金之币；宁为濠上之乐，而不肯任楚国之忧。而儒者皆欲之。于是乎又有居朝廷则忧其民，处江湖则忧其君之论。不知天下事果可择其名实俱利者而兼得之乎？此无他，名教累之也。以故瞻前虑后，左顾右盼，自己既无一定之学术，他日又安有必成之事功耶？”卓老此论甚快。余考忧民忧君二语，出范希文《岳阳楼记》。在希文言之，犹是情境相迫，程、朱以后，遂据为儒家铺面，出不能其出，处不能其处，正谚所谓“骑两头马”者是也。其误学术、事功不浅，故录其说著于篇。

宋儒不知诲君之义

高帝欲易太子，张子房但能使太子安耳，不必使帝之必去戚夫人也。袁盎止慎夫人与后并坐，亦不必使帝之必去慎夫人也。盖内阍燕私，人臣之分自有不敢与者，若果能使二帝去二夫人，亦岂人臣之福乎？孔子不止鲁之女乐，管仲不去齐之六嬖，古圣贤自有深心。而宋之儒者，遇此等处，辄以道德仁义之说绳其后，不啻三尺。一旦有滔天之巨祸，与积薪之隐忧，不为纳约之牖，而为激水之石，何怪其百投而一不效也！

韩侂胄内批之报

韩侂胄日夜谋去赵汝愚，问计于刘{弼文}，{弼文}曰：“唯有用台谏耳。”侂胄问：“若何而可？”{弼文}曰：“御笔批出是也。”侂胄然之，遂内批拜给事中谢深甫为中丞，又内批以其党刘德秀属深甫为御史，由是刘三杰、李沐等牵连以进，排斥正士。闰月，内批罢朱熹矣。十二月，又内批罢彭龟年矣。一日史弥远入对，请诛侂胄。皇后杨氏素怨侂胄，因史弥远怀中出御笔批云：“韩侂胄久握国柄，轻启兵端，使南北生灵枉罹凶害，可罢平章军国事。”遂殛杀于玉津园。王抃以韩侂胄与苏师旦首至金，金主璟御应天门，备黄麾立仗受之，百官上表称贺，悬二首并画像于通衢，令百姓纵观，然后漆其首藏于军器库。侂胄以内批斥逐人，而终以内批自杀。天道好还，岂不可畏哉！

历代宦寺之祸

自秦以历汉、唐、宋，其所以灭亡之故，俱出阉宦。尝试论之。秦若无沙丘之诏，安得有望夷之刃？汉若无蕃、武之戮，安得有董卓之进？唐若无甘露之变，安得有白马之祸？宋若无灭辽之举，安得有二帝之行？故刘、项、曹操、朱温、阿骨打，此灭秦代汉、篡唐蹙宋之人；而赵高、曹节、王甫、仇士良、田令孜、童贯实启之。上下数千年，败亡如出一辙。

唐、宋始祖之非

有天下者，必推其祖以配天；既立宗庙，必推其祖为太祖，礼也。于是后之有天下者，莫不由此。夫文王受命作周者也，汉之高帝、唐之神尧、宋之艺

祖，庶乎其可拟矣。曹孟德、司马仲达以下诸人，逞其奸雄诈力，取人之天下国家，以遗其子孙，上视文王，奚啻瓦釜之与黄钟，然其为肇造区夏、光启王业，事迹则同。为子孙者，虽以之拟文王可也。独拟后稷之祖，则历代多未有以处。于是或取之遥遥华胄，如曹魏之祖帝舜，宇文周之祖神农，周武氏之祖文王是也。其三圣人者，其功德固可配天矣，而非魏与二周之祖也，是以当时议之，后代哂之，以为不类。至于唐既以神尧拟文王矣，求其所以拟后稷者，则属之景帝。宋既以艺祖拟文王矣，求其所以拟后稷者，则属之僖祖。夫景、僖二帝，虽唐、宋之始祖，然其在当时，则无功业之庸夫也，上视周室，仅可比不窟之流，而以后稷尊之，过矣。是以不特后世议其非，而当时固哗然以为不可，盖无以厌服人心故也。于是献议者始为导谀附会之说以申之，老聃姓适同乎唐，乃推聃以为始祖，尊之曰玄元皇帝，是盖以玄元为太祖，拟周之后稷，而其祖宗则俱为昭穆矣。至宋太中祥符间，天书、封禅之事竞兴，推所谓司命保生天尊大帝以为圣神，建立景灵宫，是盖以圣祖殿居中为太祖，拟周之后稷，而祖宗则俱为昭穆矣。不知所谓圣神者，果有功德之可称如后稷、谱系之可寻如稷之于文武成康乎，则不类更甚矣。所以徒重后人之检点也。

宋兴亡相类

宋祖以乙亥命曹翰取江州，后三百年乙亥吕师夔以江州降元；以丙子受江南李煜降，后三百年丙子帝歙为元虏；己卯灭汉，混一天下，后三百年己卯宋亡于崖山。宋兴于周显德七年，周恭帝方八岁，亡于德祐元年，少帝止四岁，讳显，显、德二字又同，庙号亦曰恭帝；周以幼主亡，宋亦以幼主亡；周有太后在上，禅位于宋，宋亦有太后在上，归附于元。何其事事相符，岂亦报应之说耶。

宋元亡征

德祐元年，元军驻钱塘江沙上。太皇太后祝日：“海若有灵，波涛大作。”三日潮汐不至。迨至正壬辰、癸巳间，浙江潮不波。其时彭和尚以妖术为乱，陷饶、信、杭、徽等州，未几克复，又为张九四所据，浙西不复再为元有。宋、元之亡，皆以海潮不波，亦奇矣。

宋仁厚立国之报

宋少帝降元，封瀛国公，及世祖以公主配之。一日与内宴，酒酣，立傍殿楹间。世祖恍惚见龙爪拿攫状。时有献谋除灭者，世祖疑而未许。瀛国公密知之，乃乞为僧，往吐蕃学佛法，因挈后、公主、姬御遁居沙漠，易名合尊。长子亦为僧，名完普。顷之，复诞一子。时明宗为周王，亦遁居沙漠，与少帝、公主往来，遂乞少帝子与其妻迈来的为子，长名妥欢帖睦尔，即顺帝也。我太祖北伐，元后妃大臣俱被俘戮，顺帝之子爱猷识理达腊独能逃去。今其子孙世长沙漠，亦天道好还之报，而宋室仁厚立国，宜其绵绵未斩也。

张千载高谊

张千载，字毅甫，庐陵人，文山友也。文山贵显，屡以官辟，皆不就。文山自广还，至吉州城下，千载来见，曰：“丞相赴京，某亦往。”遂寓于文山囚所侧近，日以美食奉之。凡留燕三年，潜造一椁。文山受刑后，即藏其首。仍寻访文山妻欧阳夫人于俘虏中，俾出，火其尸，千载拾骨置囊，舁椁南归，付其家葬之。次日，其子梦文山怒云：“绳讵未断！”其子心动，毅然启视之，果有绳束其发。众服公英爽可畏，而千载高谊，亦千载而下所不多见也。

刘辰翁节行

庐陵刘辰翁会孟，号须溪，于唐人诸诗及宋苏、黄而下，俱有批评；三子口义、《世说新语》、《史》《汉》异同，皆然。士林服其赏鉴之精，而不知其节行之高也。元人张孟洁赠须溪诗云：“首阳饿夫并一死，叩马何曾罪辛巳”“渊明头上漉酒巾，义熙以后为全人。”盖宋亡之后，须溪竟不出也。

雁足书

雁足传书，世传为苏武事，但武实未尝以书缚雁足，盖汉使者常惠托言耳。元中统间，有宣慰副使郝经，充信使使宋，宋留之真州，十六年不还。有以雁献经者，经畜之，雁见经辄鼓翼引吭，似有所诉。经感悟，择日率从者具香案北向拜，舁雁至前，手书一诗于尺帛，系雁足而纵之。其诗曰：“露落风高恣所如，归期回首是春初。上林天子援弓缴，穷海累臣有帛书。”复书于左：“中统十五年九月一日放雁，获者勿杀，国信大使郝经书于真州忠勇军营新馆。”虞人获之以献，元主惻然曰：“四十骑留江南，曾无一人雁比乎”遂进师南伐，越二年，宋亡。此又效苏武而为之也。然武留胡中十九年始还，汉家

不能为武问罪于胡。经留宋十六年始还，而元主卒以此灭宋。为之一叹！

许衡有江汉之思

许衡家于新郑，以金太和九年生，固非宋人也。逮显于元，伐宋之举，一时名公卿人受攻取之略，而公独言：“惟当修德，以致宾服，若以力取，必戕两国之生灵，以决万一之胜负。”盖有江汉之思与丘文庄著论，谓公不当仕元。观公之卒，嘱其子曰：“吾平生虚名所累，竟不能辞官。我死，尔慎勿请谥，勿立碑，但书许某之墓四字，使子孙识其处足矣。”则公固自恨所遇之不幸也。而或者罪公不力劝世祖，以尼南伐之师。呜呼，此何如举动，而责行止于一夫之缓颊耶 亦甚冤矣！

元世弊政

元世祖之立国也。贬孔子为中贤，第儒流于娼后；国有大事，华人仕于其朝者，虽大臣不得与闻；台省正官，非其族类则不任，其贱士似秦始皇。尊事沙门，其名为帝师者，正衙朝会，百官班列，而帝师专席于帝隅，与其君同受于群臣朝贺，帝后妃主皆受其戒，所以敬礼之者无所不至，其奉佛甚梁武帝。蒙古之制，凡攻城不降，矢石一发，得则屠之，其残忍过曹操。命西僧杨琏真珈伐故宋诸陵，其贪暴倍项羽。征日本，则十万之师弃于海岛，愤其败衄，复欲征之，其穷兵不仁胜隋炀帝。用奸臣阿合马、卢荣、桑哥辈，头会箕敛，以取于民；遣使括云南金，遣使往马八国求奇宝，责安南陈氏以金人代身，其黠货等汉桓、灵。然则史谓其信用儒术，爱养黎元，皆溢语也。士生斯世，何不幸哉！总之，夷夏倒置，已是古来未有之变，何论其他！

中华名士耻为元虜用

胜国初，欲尽歼华人，得耶律楚材谏而止。又欲除张、王、赵、刘、李五大姓，楚材又谏止之。然每每尊其种类而抑华人，故修洁士多耻之，流落无聊，类以其才泄之歌曲，妙绝古今，如所传《天机余锦》、《阳春白雪》等集，及《琵琶》、《西厢》等记。小传如《范张鸡黍》、《王粲登楼》、《倩女离魂》、《赵礼让肥》、《马丹阳度任风子》、《三气张飞》等曲，俱称绝唱。有决意不仕者，断其右指，杂屠沽中，人不能识。又有高飞远举、托之缙流者，国初稍稍显见，金碧峰、复见心诸人，俱以瑰奇深自藏匿。姚广孝幼亦避

乱，隐齐河一招提为行童。古称胡虏无百年之运，天厌之矣！

郭守敬历法

古历《大衍》为精，一行和尚藏却金针，世徒传其鸳鸯谱耳。于是守敬独得一法，曰弧矢圜算，如所谓横弧矢，立弧矢，赤道变为黄道，黄道变为白道者，最为园机活法。自此黄、赤、白三道之畸零可齐，而气朔之差可定。此法不唯儒生不晓，而三百年来历官亦尽不晓矣。今监中有一书颇秘，名曰《历源》者，郭氏作法根本，所谓“弧矢圜术”颇在焉。试问之历官，亦乐家一哑钟耳。六艺之学，昔人以为数可陈而义难知，在今日历家，却是义可知而数难陈。盖得其数而不通其义者有之矣。若谓得其理而不得其数，则施之实用，既无下手处，而并其所谓义者，亦脱空影响，非真际也。虽然，今历家自谓得其数矣，而历家相传之数，如历经立成通轨云云者，郭氏之下乘也，死数也；弧矢圜术云云者，郭氏之上乘也，活数也。死数，言语文字也；活数，则非言语文字也。得其活数，虽掀翻一部历经，不留一字，尽创新法，亦可以不失郭氏之意。得其死数，则挨墙傍壁，转身一步倒矣。近见一二儒者，亦有意象数之学，然不得其传，则往往以儒者范围天地之虚谈，而欲盖过疇人布算积分之实用，亦过矣。

元人修史之陋

史始于《尚书》、《春秋》，大抵皆一人之笔。《尚书》虽杂出，然而纪一事自一篇，一篇自一人。《春秋》则孔子特笔，而门人一辞不能赞者矣。《春秋》三传各以其意释经，而其事传焉。若《国语》，若《世本》，若《战国策》，皆一家言。自《史记》下，十七代史书，亦皆一人成之。《唐书》虽文忠与景文共之，然而卷帙互分，两美相合。至元修宋、辽、金三史，此法坏矣。原其所以，由胡人在位，大臣寡学，不欲中国之人擅其所长，故不唯其人唯其官，不唯其实唯其名，形迹之拘忌，义例之蒙昧，于是乎不复有史矣。呜呼！元所坏者，宋一代史，犹之可也，而其法遂使嗣代袭用之。今日一代之史，可以一人成，不以为骇，则以为狂矣。其贻害于中国祸于斯文者，可重为慨也！

御制《尚书》二解

高皇帝尝问群臣：“七政左旋，然否？”侍臣仍以朱熹新说对。上曰：“朕自起兵迄今，未尝不置步览，焉可徇儒生腐谈？”因特命礼部右侍郎张智、学士刘三吾改正书传。会选，札示天下学子曰：“前元科举，《尚书》专以蔡沈传为主，考其天文一节，已自差谬，谓日月随天而左旋。今仰观乾象，甚为不然。何以见之？当天清风爽之时，指一宿为主，使太阴居列宿之西一丈许，尽一夜，则太阴过而东矣。盖列宿附天舍次而不动者，太阴过东，则其右旋明矣。又如《洪范》内‘惟天阴鹭下民，相协厥居’，蔡氏俱以天言，不知阴鹭乃天之事，相协厥居，乃人君之事。若如蔡说，则相协厥居皆付之天，而君但安安自若，奉天勤民之政，略不相与，又岂天佑下民作君作师之意哉？”皇皇圣训，不独高光却步，即唐文皇视此，退舍远矣。

圣祖待滁阳王之厚

高岱曰：我圣祖之驻滁、和，为取金陵计耳。盖金陵非大众未易克，而众非滁、和，岂能久集。故略定远以集众，据滁、和以俟时。乃居濠城，不能展尺寸，及出濠至定远，即有众数万。驻滁阳，郁郁不自得，辞滁而和，则能大振军威。乃知蛟龙虽不能不借云雨而腾跃变化，终不可受制于人。使汉高不遣入关，光武不遣徇河北，则亦更始、怀王之牙将耳。然则郭元帅虽有翼植之恩，而我圣祖所以报之甚厚，又以其所自创之滁阳，奉立为主帅，此岂人所易能哉！王祀滁阳，庙食百世，更始、怀王未之有也。

金陵形势

李舜臣曰：“江东之地，首起西陵，尾接东海。其兵之犀利。足以破秦兵于巨鹿；其财之富厚，足以复唐祚于灵武。自吴以下，围于江东者凡六朝。周瑜有赤壁之胜，祖逖有谯城之胜，褚裒有彭城之胜，桓温有灞上之胜，谢玄有淝水之胜，刘裕有关中之胜，刘彥之有淮南之胜，萧衍有义阳之胜，陈庆之有洛阳之胜，吴明彻有淮南之胜。此十人者，皆起江东之师，以取胜中原。然终不能渡江而北，定中原以一天下。此非江东之地便于守而不便于攻，盖江东之人知有江东而不知有天下也。使六朝君臣素有并吞之志，先定规模于未胜之前，而进乘机会于既胜之后，则千骑万乘，起自江东而入中原，盖可以鞭撻四夷

，坐制六合。谁谓江东土绵力薄，而不足以举天下哉！”舜臣此论精矣。今国家定都燕蓟，势若金瓯，然而密迩虏人，咫尺胡马，萧墙床第，不无可虞。当有道全胜虏，则颐指气使，如驱犬羊。一或不戒，戎立生心矣。要使南北并重，保障固而咽喉常通，则今日之根本事也。

陈遇今之子房

陈遇，字中行，金陵人。博学有治才。太祖定金陵，以御史秦元之荐，即召见，上礼之甚，称先生而不名。日侍帷幄，坐久必赐宴，命厩马送归。车驾凡三幸其第。先生竭心摅悃，所献替悉保国安民至计。授翰林学士者再，固辞。尝奉密令至浙江，还奏称旨，授礼部侍郎，又固辞。会疾，不欲烦以务，但从容燕见，谈说经史、古今成败而已。有被谴者，力为解，上每听之。欲官其子，亦不受。年七十二，卒，赐赙祭，加东园秘器。眷待之隆，群臣莫敢望。噫！陶弘景称张良古贤无比，盖自况也。然梁武功业，视汉高何如，而以子房自待耶？李韩公、刘诚意，勋庸茂矣，而不免于祸。独先生言行本朝，而爵不得加其身，功济苍生，而史不得泄其谋，岂直一时之冯翼哉，谓今之子房可也。

李善长之诬

李善长之功，不敢望酈侯百一，至以胡惟庸株累，不良于死，则近不情。善长死之明年，而御史解缙、代虞部郎中王国用为称冤，言：“善长与陛下同心，出万死以取天下，勋臣第一，生封公，死封王，男尚公主，亲戚拜官，人臣之分已极，富贵无所复加。而谓其欲佐胡惟庸，则大谬不然。使善长佐胡惟庸，成不过勋臣第一而已矣，太师、国公、封王封侯而已矣，尚主纳妃而已矣。宁复有加于今日？且善长岂不知天下之不可幸求，取天下于百战之艰危也哉，而以衰倦之年身蹈之，何也？凡为此者，必有深仇急变、大不得已，而后父子之间，或至相挟，以冀脱祸。今善长之子祺，备陛下骨肉之亲，无纤芥之嫌，何苦而忍为此也？”疏奏，上亦不罪。噫，国用此疏，诚辨矣。善长之罪不在于佐逆，而病在不善自处。汉祖大封功臣之日，萧何乃三杰中人材，亦只封文终侯，未尝敢与韩、彭埒也。善长何人，偃然而径据于中山王之上乎？或者福过灾生，理固应尔。

郭英遗功

元末僭窃虽多，独陈友谅兵力强大，与我师鄱阳湖之战，相持昼夜，势不两存矣。时郭英、子兴兄弟侍上侧，进火攻之策。友谅势迫，启窗视师。英望见异常，开弓射之，箭贯其颊，及睛而死。至今人知友谅死于流矢，不知郭所发也。功臣录中亦含糊不载，而英亦不甚居功，特为表出之。

圣祖优容解缙

高皇帝网罗英俊，智屈群策，当时翊运元臣，亲如善长。贵如广洋、惟庸，近侍如安、如濂、如观、如素，雷霆所击，罔不震折。解缙以一少年，上庖西万言，批鳞逆心，罔所讳忌。而圣度优容，令其进学，才难之叹，犹可想见，规模真弘远矣！

取士良法

洪武十五年，上谓尚书开济曰：“秀才今征致数千人，宜严试受职。”济等条议，以经明行修为一科，工习文词为一科，通晓四书为一科，人品俊秀为一科，言有条理为一科，晓达治道为一科；六科备者为上，三科已上为中，三科已下为下，不通一科者不在擢中。上从之。使国朝能尽其法而永用之，又何患真才之不得耶

太监云奇

丞相胡惟庸之变，首发其谋者，赠司礼太监云奇也。奇，南海人。时奇以内使守西华门，去庸居第甚迩。庸谋逆，诡称所居井涌醴泉。邀上幸而伏甲以待。奇侦得之，走当蹕道，勒上马言状，气郁舌鵠不能宣。上恚甚，左右挝捶乱下。奇臂折，犹奋指逆臣第。上悟，登西皇城楼，瞰逆臣第中，皆伏甲，因亟发禁兵捕之。而后召奇，则气绝矣。诏赠奇内官监少监，赐葬太平门北中山王墓之左，有司岁时致祭。嘉靖中，守备高隆、王萱等复上其事。请于朝，特赠司礼监太监，加谥祭，少司空何孟春为文纪之墓。及考国史，则谓惟庸以他事多不轨，故被戮，不及醴泉出邀上临视事。又以醴泉出为故里第石笋发，井涌数尺，非丞相府也。云奇发逆谋功甚大，而史亦佚其名，何也

齐、黄误国

革除之变，虽建文柔暗，而秉国诸臣齐、黄辈，处置失策，遂至如此。然一时长虑硕画如高巍辈，固不少也。巍之言曰：“国朝分封，比之古制，虽皆过当，然太祖圣意，莫不欲其护中国而屏四夷。今各处亲王骄逸不法，诚为难处。以臣愚见，若贤如河间、东平，则下诏褒赏之；或骄逸不法如淮南、济北，初犯则容之，再犯则赦之，三犯而不改，然后合亲王，告太庙，削其地而废处之，岂有不顺服者哉！”噫，巍之言当矣！不此之务，而急以惨急不情之法一切行之，致令周府坐废，湘府自焚，何哉！唇亡齿寒，人人自危，势必变。乃文皇举兵两月，朝廷前后调兵不下五十余万，一矢无获。九原有灵，不知齐、黄辈如何自解免也。

杨本将才

本初为太学生，精遁法。建文元年，募才略之士，本应募，兵部试授锦衣镇抚。时吴王抚军观兵，及登将台，见大水淼茫平阶，一军不见。本日：“此水遁也。”靖难师起，本从李景隆将，常持一铁棒，重三十斤，临阵驰突，北军披靡不敢前，遂破之。景隆忌本，不上其功。已约日出战，景隆竟拥兵不为后继。本上疏劾景隆等：“四月进兵，丧失兵马无限。皇上责问，乃归罪群下。丧师失律者，不可以不惩。乞假臣为大总兵，用能官一员，召募义勇，招抚军伍，仍特命亲王为监军，疾驰燕师，则可免生民于涂炭，奠宗社于泰山矣。”本既孤军独出，遂被擒，系北平狱。后文皇攻济南失利，赵王奔还北平，恐人心动摇，索本杀之。文皇大怒曰：“本有才略，予且欲用本，奈何杀之！”呜呼，使景隆不忌本，则靖难之师何由卒成。又使文皇得以留本而用之，其建功立业，宁又可限量耶。

宋参军奇谋

逊国名臣，莫如铁公铉。方铉布政山东，靖难师围济南甚急，铉率诸军悉力防御，令军民诈降，开城门，候文皇入，急下铁板，几中。比出战，令军士噪骂。文皇窘，大怒，攻至秋七月不能克，舍之南去。宋参军说铉曰：“济南乃天下之中，北兵今南去，其留守北平者类老弱。且永平、保定虽叛，请郡县坚守者实多。郭布政辈书生，大参公能出奇兵，陆行抵真定，南朝诸将溃逸者稍稍收合，不数日可至北平。其间豪杰有闻义而起者，大参公便宜署部，号令招徕之，北平可破也。北平破，北兵回顾家室，必散归。徐、沛间素称骁勇，大参公檄诸守臣，倡集义勇。候北兵归，合南兵征进者昼夜蹶之，大参公馆

谷北平，休养士马，迎其至击之。彼背腹受敌，大难旦夕平耳。”铉欲固守济南，以牵制北兵，不从，竟致败事，惜哉！

革除死难之多

自古国家易姓，莫甚于宋、元，盖以夷易华也。然考之传记，一时死义之臣，如文信国、谢叠山、张、陆数公之外，指不多屈。我国朝革除，虽南北交兵，原叔侄相代，乃当时死难不屈之臣，上自宰辅，下逮儒绅不具论，而深山穷谷中往往有佣贩自活、禅寂自居者。异哉！此亘古所无也。南京故老言：建文己卯、庚辰间，法网疏阔，道不拾遗，有得钞于衢者，辄拂其尘土，置高洁处，以石镇之而去。一时士风朴实，尚义者多，其所渐靡者然也。李卓吾曰：建文但可谓能长养死难之人材，而不可谓能长养辅弼之人材也。使建文果能长养辅弼之人材，则何难可死乎 我成祖又安能成一统之大业乎

陈瑛重逊国诸臣之毒

靖难师起，固天之所兴，乃一时事势相激使然，齐、黄诸臣不得无罪也。暨成祖即位，虽天威赫赫，而方、铁诸公，忿激谩骂，不无推波助澜。然食君之禄，自尽其心，在方、铁辈死固其分，即成祖亦何尝有竟日之雷霆哉！最可恨者，都御史陈瑛，以谪抱怨，遂厚逊国诸臣之毒，穷治党与，多坐夷灭。千载而下，瑛之罪其可胜诛哉！

方孝孺有后

方孝孺之被族也，尚书魏公泽时谪为宁海典史。当捕方氏，悉力保护周旋，以故方氏有遗育。谢文肃公诗，所谓“孙枝一叶”者，泽之力也。泽后过孝孙故居，为诗悲悼，有云“黄鸟向人空百啭，清猿堕泪只三声”，至今读之，犹觉酸鼻。

国朝名臣久任

国朝名臣久任，唯蹇义秉铨，夏原吉握利权，皆二十七年。黄福尚书两京三十九年，而在交南者十九年。胡濙大宗伯三十二年。周忱巡抚江南二十二年。文经武纬，各尽其长，章程故在。乃今又弗然矣。

国朝相业

国朝文极六曹，天造不论，夏蹇经纶悃悞，文皇北征，全国是属；三杨熙绩台省，坐臻太平，所谓代天之相也。英庙之遇文达，密画显断，万几精核，局体一变。成化间，三原、河州、覃县、封丘，居则岳屹，动则雷击，大事斧断，小细海蓄，帷幄佞幸，请剑必殛，使见之者畏，闻之者慑，斯其人死生富贵足动之哉！然较之天顺以前，则殊矣。时与位不同邪 委任权力殊耶 弘治中，华容、洪洞、钧阳、灵宝、阳曲、卢氏、金陵、安福，咸称名卿。然志存纳约，行在精审，苟济其事，小枉安焉。局体又一变矣。虽形迹罔暴，义遵矫直，亦运数然与

西杨荐贤

杨文贞荐达士类多践清华，然亦不拘其类。如都御史英讷，其初黑窑匠也，以一文。五经博士陈嗣初，其初教学儒生也，以一诗。又尝见昆山屈昉送行诗，一日昆山令罗永年以事上京，文贞问昆山有屈昉，令茫然，惭愧而退。未几有诏举经明行修之士，昉应诏，除南海县丞。前辈留心人物如此。李卓吾尚以“不汲汲蓄养人才”为公诟病，盖指当时李贤、王翱、商辂、彭时也。然云汲汲者，固自有在，此盖卓老深意。呜呼，视今之窃禄蔽贤，媚嫉以恶之，了不知有求才为国为何事者，又何如也！

丝纶簿

张汝弼跋杨文贞与太和令吴景春书，末云：“公晚年以子稷下诏狱故，而屈馆阁，政柄移于大珰，遂为厉阶不可言。”尚未明指政柄为何等也。王公《震译长语》曰：“旧闻陆公简云：内阁故有丝纶簿，文贞以子稷故欲媚王振，以簿送司礼监。余入内阁，见藏累朝诏诰底本皆在，非所谓丝纶簿乎 不闻送入。”陆公之言，不知何所从授，天下皆传之。王公身游馆阁，倘真有此事，岂有不知者 嘉靖初，言路大开，谏宦言及是簿，且言文渊阁印亦为司礼监夺去，请追还之。诏诰问印簿安在，令言者自追之。言者伏罪乃已。夫政柄在人主信用何如耳，岂系此一簿乎 且宦寺不当干政，祖宗训诰可据者甚多，而取此茫昧不根之说，不学故也。

翰林不肯撰元宵致词

宋时御前内宴，翰苑撰致语，八节撰帖子，虽欧、苏、曾、王、司马、范镇皆为之，盖张而不弛，文武不能，百日之蜡，一日之泽，圣人所制也。成化中，黄编修仲昭、庄检讨昶不撰元宵词，又上疏论列以去，以此得名。然自是而后，内外隔绝，每有文字，别开幸门。有文华门、仁智殿辈，每得美官，甚至蠹政害人，曷若仍旧之为愈乎。愚谓于丽语中寓规谏意，如南唐李后主游燕，潘佑制词云：“楼上春寒山四面，桃李不须夸烂漫，已失了春风一半。”意谓外多敌国而地日侵削也。后主为之罢宴。填词如此，何异谏书。工执艺事以谏，况翰苑本以文词讽谏，诸公毋乃未习声律，而托为此耶。

项襄毅受诬

成化时，满四之畔，朝野汹汹，使其得志，天下事未可知也。项公忠不请济师，单骑降贼爱将杨虎狸，既已离其腹心，露宿原野者六十余日，躬冒矢石者二十余战，竟获丑献馘，殄平巨寇，而止进一阶。较诸赵辅、刘聚、王越封拜如寄者，不无功懋赏薄之疑矣。议者犹指公妄杀干天和，交章论奏，可谓有天理人心乎。马援薏苡之谤，邓艾槛车之征，千古有同慨矣。

王威宁御士

威宁伯越，居常喜奢华，自奉若诸侯王。而其御军恤下，财往来若流水，笼罩豪杰，不知所从，人皆愿为之死。军行过陕西，秦王赐宴奏伎，越语王：“下官为王吠犬久矣，宁有以相酬者。”因尽乞其伎女归。一日大雪，方坐地炉，使诸伎抱琵琶捧觞侍。而一千户调虏还，即召入，与谈虏事甚晰。大喜曰：“寒矣！”手金卮饮之。复谈，则益喜，命弦琵琶侑酒，即并金卮予之。已又谈，则又喜，指伎中最姝丽者曰：“欲之乎，以赐汝。”自是千户所至，辄为效死力。夜袭虏帐，将至，风暴起，尘翳目。众惑欲归，一老卒前曰：“天赞我也。去而风，使虏不觉。归而卒遇虏入掠者还，而我据上游，皆是风也。”越不觉下马拜。功成，推卒功以为千户。[按越举进士，对策大庭，忽有旋风起，摄其策云表，已而不见，皆怪异之。及秋，而朝鲜贡使附越策来，且曰：其王方视朝，有旋风卷一物下者，则进士卷也，敢以闻。景帝阅姓名，谓吏部曰：“识之，此当任风宪。”弇州外史曰：当越时，天下咸贵其才。至于今西北边称良将，毋如越者，杨一清、王琼方之，蔑如也。然终越之世，凡再起而竟

不得复爵，亦冤矣。]

王靖远武略

国朝御侮之臣，王靖远骥，其杰出也。王弇州谓靖远才而欲，武略则优。噫！安得有大将之才如骥，又得无欲如弇州言者而用之，使之为我御虏征蛮以封侯乎？然既无欲矣，则虽封侯亦其所不欲者，吾又安能使之舍弃性命，以为我征蛮御虏，而与其所不欲之侯封也？说者又谓，骥不当依附壬振以立功名。夫国家用人，唯用其才，今乃使有才者不得用，卒自托于中贵人有援力者以自见，又何取于居要路者为也？我朝文臣世爵，令唯靖远犹存，足镜天之报善矣。

王振老仆

薛文清为中贵王振同乡，振因欲起用之。后以不肯附振，振遂恨之，因他事中以危法。当刑，门人皆奔走哭，文清神色自若。会振有老仆，是日大哭厨下，振问何哭，仆对曰：“闻今日薛夫子将刑故也！”振闻而意解，遂得释。

于忠肃捍土木之变

土木之变，郕王监国，于谦慷慨泣奏曰：“虏得志，挟我大驾，势必长驱而南。今军实武库兵尽矣，司马宜急分道募兵，及留漕卒自益；司空宜并日而搜乘缮械；九门要地，宜令都督孙镗、卫颖、雷通、张轨等分守之，都御史杨善、给事中王竑等参焉。凡兵皆出营外，毋令避而示弱。郭外之民，皆徙入内安插，毋令失所而嚣。通州仓欲守之，或不能，委以与虏，则可惜，宜令官军皆给一岁禄俸，听其自运，仍以赢米为之直。虏所急者草，诸厂宜亦听军称力取之，不尽则焚之，毋以饱虏马。”而是时石亨方坐系，杨洪亦以逗留当谴，谦惜其材勇，请赦之。与安远侯柳溥为大帅，而身总其机宜进止，不效则治臣之罪以谢天下。上皆嘉纳之。噫，如公此奏，较之昔贤登坛、草庐数语，孰优劣也？顷之，虏旗薄都城，公伏发败之。大同参将许贵以款虏之说进，公抗言不可和，因劾介胄之臣，委靡退怯，法当诛。于是边将人人言战守，虏不能挟重相恫喝，始欲归太上矣。当太上之迎复，谦实有力焉，而议者以公不谏易太子为疑。夫景帝之信谦，谓其能御圉，非有布衣腹心素一，不合则睽，再违则去。夫人主以私爱欲易太子，虽留侯不能得之汉高，而谦能得之景帝乎哉！

杨善迎銮之功

景泰时，太上皇在漠北，杨善以单骑迎銮回京，厥功伟矣。李卓吾曰：唯景泰绝无迎太上皇之意，是以太上皇自不待迎而后至。岂景泰君臣，当时真能寓有意于无意之中，而若是奇诡与 则南宫不锢，太子不废，门不假夺矣。惜哉！乃也先反因之以好来归，以戕害我兄弟君臣，是真为有意而送之来归也，非果杨善之能、也先为巧、而我为拙，也先为主而我为宾，不亦太不如人矣乎！虽然，事势至此，社稷为重，君为轻，身又为轻焉者也。于忠肃之功千载不可诬也。故论社稷功，则于谦为首论，归太上皇功，则杨善为最。然则杨善其真有意之人哉，故能以无意得之。

龚遂荣定迎銮之礼

英庙自北还，廷议迎銮之礼未决。会有投匿名帖者，吏部尚书王公直云，得之大学士高公穀家，胡公濙欲以闻，王公亦从之，曰：“此所谓‘礼失而求诸野’之意也。”既而支吾不果闻，林公聪即疏言：王直，胡濙皆股肱大臣，不当私言以坏政。诏按之，高云得之小隶，隶云得之道路。方逮系间，有千户龚遂荣者，遂自状明之。其帖大率言礼当从厚，上即从之。当时迎銮大礼，定于千夫长之片纸。若龚遂荣之与杨善，可称两奇矣。

达官朵耳

于公之被戮也，徐有贞、石亨实有力焉。时曹吉祥麾下有达官指挥朵耳者，以一觞酹其地而恸，吉祥恚扑之。明日复酹，痛如故，竟与都督陈逵收其尸瘞之。夫怜才好德之念，不在朝臣，而在小卒；下石弯弓之智，不自夷虏，而自卿相。信人生品格有定也。奇哉朵耳！视昔之哭彭越尸者，当胜百簿。

倭漆匠

天顺间，锦衣指挥门达，权倾中外，好陷害人。同时袁指挥彬，随英庙北狩，有护蹕功。达恐其逼己，乃摺摭彬私事以闻，欲致于死。上下达问，拷讯苦楚，莫能自白。时有杨暄者，智谋之士也，为彬诉不平，奏达违条二十余事。奏入，上令达逮问。暄至，神色不变，佯若无所与者。达历询其事，皆曰不知，且曰：“暄贱工，不识书字，又与君侯无怨，何得有此 望君侯屏去左右

，暄以实告。”因告曰：“此内阁李贤所作，教暄投进，暄实不知。”达闻甚喜，方饭至，即以酒肉赏之。早朝，达以其情奏。上命押诸大臣会问于午门前。方引暄至，达向贤言前事，贤惊讶。暄即大言曰：“此达以酒肉赐暄，使暄言如此。昨庭中有某某见。”指斥所奏达二十余条，略无余蕴，达无词，押官与大臣录词以进。上命法官正达罪，谪戍广西死。暄得脱，袁复宠任如故。方达之气焰薰灼，举朝莫敢正言，而暄以一艺人，委转其术，去达如缚鸡然。妙矣哉！又何贵于讲学问、明道理，而以嫉邪去恶为君子者也！

刘忠宣事业

本朝得君之专，莫如孝宗之于刘公大夏。茂绩不可殫述，略疏其概。如治河之功重费轻也，治边饷之收市法也，裁抑太监苗逵之延绥功也，匿西洋王三保之故牍也，处置壮浪土帅鲁麟之就闲也，革御马光禄之浮费也。李东阳所谓“与物无竞，临事有为”八字，得公之神矣。惜造膝之语，少有传者，令人追密勿都俞之风，惘惘神游耳。

文正保全善类之功

逆瑾专权，李文正在相位，与之周旋，踪迹颇密，以此最为士论所薄。然文正当时随缘相机，多所匡救，多所保全。如枷号文臣崔璿等，御道上遗匿名文簿一卷，传旨诘问，诸司官二百余员，通送镇抚司究问，文正皆有疏力救保全。时瑾毒焰方烈，若挺身与抗，徒祸身家，无益国事毛发。委蛇巽婉，于中调停，裨益不浅，即狄仁杰之于武氏，温峤之于王敦，事亦如此。当时王文恪与文正同在政府，有郤，颇极攻诋，殊非大臣休休之度。

康海负屈

康海为救李梦阳，与瑾周旋，遂挂清议，废弃终身。居家时，颇以辞赋声伎，游乎酒人。一当涂贵人弟过之，海亲为弹琵琶佐觞。其人从容言曰：“入都与家兄言而起子。”海即大怒，举琵琶掷之几死。康君意气磊落，九原可作，愿为执鞭。先是瑾以才名慕海，数谒之不与见。只以急人于难，濡迹瑾门，后人不察所由来，横加讪诋，令义士负屈。[夏君宪曰：海既废置，游酒人间，何缘而与贵人之弟遇，又亲为弹琵琶侑觞，何意乎 难乎免于乞怜之疑矣。若谓其放浪形骸，等贵介于酒人，则呼牛呼马一任之，总不识也，而举琵琶掷之

，不已甚乎 意其中犹津津乎有未忘者，则吾不敢知。

锦衣卫之横

正德间，朝官有罪，辄命锦衣卫官校擒拿。霍文敏上疏曰：“天下刑狱，付三法司足矣。锦衣卫复兼刑狱横挠之，越介冑之职，侵刀笔之权，脱冠裳以就锁梏，屈礼貌以听武夫，朝列清班，暮幽污狱，刚气由此折尽。或又暮脱污狱，朝立清班，解下拘挛，便披冠带，使武夫悍卒指之曰：某也吾辱之矣，某也吾将辱之矣。小人遂无忌惮，君子遂昧良心，豪杰所以多山林之思，变故所以少节概之士也。”

杨介甫父子相业文章

武皇南巡，天下汹汹，倖臣窃国柄，已而崩于豹房，禁从兵悉属江彬。杨公廷和密与太监张永谋启太后，请旨诛彬，先传令散军士各就赏所，彬觉，顾瞻无人，遂就擒。噫！此何等功耶！昔韩魏公以空头敕安置任守忠，谈者迄今伟之。公之视此，其难不啻十倍，而公之处此，其功不当百倍于昔耶！而或者议公卖友取容。夫世庙初入，据古执礼，公当其时，可谓正直不阿、卓然名世矣，是岂卖友取容之人乎！此市井之谈，爱憎之口，不待辩者。独大礼议起，人皆是张桂而非公，不知公只是未脱见闻窠臼耳。若其一念唯恐陷主于非礼，则精忠贯日可掬也。故谓公之议有所未当则可，谓公之心有一毫不忠则不可，此赵文肃所以极力为公表也。公子慎以正德辛未及第第一，亦以议礼不合谪戍滇中以死。余盖尝评论之：升庵博洽似张茂先，诗文似庐陵、眉山两先生，坎壈过汉之贾长沙，而经术解悟直越宋之程、朱而上之。有升庵而当代之人物可与往哲争衡矣！矮人观场，徒谓先生为博学人，而一二崛强之老，又且掇拾其后，是皆不知先生，又何足以为先生重轻耶！

阳明为理学中兴

自朱元晦、真希元诸公以名世儒宗，无裨于宋之削弱，于是谈者疑儒者为有体无用，而诚心正意之学果不足以平天下。自近代伪儒杂出，声价高而品行日下，于是举世疑道学为卖平天冠，而讲习之门遂为藏拙之奥。盖自阳明先生出，道德事功，卓然振耀海内，而元晦诸公藉以吐气，始知儒者之有益于人国也。乃忌者顾转而疑先生良知之学。盖先生功名昭揭，无可指摘，唯学术邪正

，未易铨测，以是指斥，则谗说易行，媚心称快尔。于是谓公异端陆子静之流。嗟乎子静，岂异端乎！以异端视子静，则游、夏纯于颜、曾，而思、孟劣于雄、况矣。余考先生集，先生之封爵祀典，俱以徐华亭相之力，则华亭亦具眼者。屠赤水极力诋其奸，将毋妒妇之口与

国朝三大功臣

李卓吾曰：古之立大功者诚多，但未有旬日之间，不待请兵请粮而即擒反者，此唯阳明先生能之。然古今亦未有失一朝廷、即时有一朝廷，若不见有朝廷为胡虏所留者，举朝宴然，三边晏然，大同城不得入，居庸城不得入，即至通州城下，亦如无有，此则于少保之勋，千载所不可诬也。若英宗北狩，杨善徒手片言单词欢喜也先，遂令也先即时遣人，随善护送上皇来归。以予观之，古唯厮养卒，今仅有杨善耳。吁！以善视养卒，则养卒又不足言矣。此今古大功，未易指屈，则先生与于与杨，又为千古三大功臣焉者也。

王晋溪识阳明

李卓吾曰：识者谓王琼贪财，好睚眦中人。夫满朝皆受宸濠赂。独晋溪不贪宸濠之赂，而阴用王守仁，使居上流以擒濠；明知守仁不以一钱与人，不与一面相识，而故委心用之，何也？彼不拒江彬者，欲以行彼志耳，是以能使守仁等诸大豪杰士得为朝廷用也。当时若李充嗣之抚应天、乔宇辈之居南京、陈金等之节制两广，卒令宸濠旋起而旋灭，是谁之功乎？呜呼，此唯可与智者道。

盗贼有同恶

马端肃公文升之贤，过寇莱公十倍；而焦芳之奸，亦奚啻如丁谓，圣朝宽大，使芳得优游故土，可谓天幸，识者不无漏网之嫌。及嘉靖初，大盗赵鏐乱河南，剽至钧州，以文升家在，舍弗攻。攻破泌阳，前大学士焦芳已跳匿，毁其家，发芳篋，取其衣冠，缚苇若人者而屠戮之，曰：“恨不为天下杀此贼！”可见人心不死，即盗贼尚有同恶也。

梁文康却秦藩请边地

梁文康公储，相业既奇，而人品亦高。正德间，秦王请陕之边地以益封壤

，嬖臣江彬、朱宁及宦官张忠皆助为之，请武皇帝诏与之。兵曹及科道各执奏不可，武皇帝曰：“朕念亲亲，与之勿拒。”大学士杨公当草制，曰：“若遂草制，畀地秦藩，恐貽后虞。执不草制，则忤帝意。”遂引疾不亲事。大学士蒋公亦继引疾。武皇震怒，内臣督促，公承命草制，曰：“昔太祖高皇帝著令曰：此地不畀藩封。非吝也，念此土广且饶，藩封得之，多畜士马，饶富而骄，奸人诱为不轨，不利宗社。今王请祈恳笃，朕念亲亲，其畀地于王。王得地，宜益谨，毋收聚奸人，毋多畜士马，听狂人劝为不轨，震及边方，危我社稷。是时虽欲保全亲亲，不可得已。王其慎之毋忽！”武皇帝览制骇曰：“若是其可虞，其勿与！”回天之力，决于数词，伟矣哉！肃皇御极，言官联疏劾公假宸濠卫兵，是为故纵反者，请召置狱正罪，如陆尚书完云。公曰：“余唯致仕去而已。”终不肯辩。人曰：是公大罪，何所容辩，公终不辩，而劾者不已。久之，乃知与宸濠卫兵者，非公，实石斋杨公当制，正德九年三月十五日之为也。盖旧例，凡阁下当制，拟旨入，亲署衔落笔迹，故不得而诬也。

永陵议礼是非

大礼之议，肇于永嘉，而席、桂诸君子和之，伦序昭然，名义甚正，自无可疑。廷和上畏昭圣，下畏人言，力主濮议。诸亲佐复畏廷和之排击，附和雷同，莫敢抵牾。其伏阙诸少年，尚气好名，以附廷和者为守正，以附永嘉者为干进，互相标榜，毒盈缙绅，皆当国者不善通融耳。然以冲龄之主，而举朝元老卿辅至二百余臣，皆喧呼痛哭，卒不少动。圣孝天植，神武独断，万古一君而已。

林丘山史笔之重

汝阳林特立在馆时，阅《武庙实录》且成，唯迎立肃庙等二事未决，众议纷然。公奏记副总裁中峰董公曰：“昨闻迎立一事，或云由中，或云内阁；诛贼兵，或云由张永，或云由杨廷和。疑信之间，漫然亡据。史，万世是非之权衡，固不可以偏重。时窃意廷和以忤旨罢归，永坐罪废，今上方综核名实，书进二事，必首登乙览，恐将以永真有功，廷和真有罪，不待左右汲引排摈，而君子小人进退之机决矣。矧夫信以传信，疑以传疑，史臣体也。二者既未尝亲与其事，可信可疑，宜严其有关于治忽者，庸詎私一廷和哉！幸执事裁择轻重之间，是非之权衡也。”公以白之总裁鹅湖费公，可之，书进天子，由是乃倾心任宰辅，而宦寺之权轻矣。前辈犹重史如此，今信耳信口、信手信胸臆，尚安

复有信史哉！

经筵面奏

我朝经筵日讲，非徒辨析经史为观美也，谓当旁及时务，以匡不逮。而近世面奏唯两人。嘉靖甲申，修撰吕楠言：五月十二日献陵忌辰，是日讲筵，君臣不宜华服。己丑夏，祭酒陆深言：讲官讲章，不宜辅臣改撮，使得自尽其愚，因以观学术邪正。吕未几以论礼谪解州判官，陆后亦谪延平同知。

我朝胜前代二十二事

谢铎云：“我太祖皇帝远过于宋者，有五事。一，攘克夷狄以收复诸夏；二，肇基南服而统一天下；三，威加胜国而锋刃不交；四，躬自创业而临御最久；五，申明祖训而家法最严。”陆文量又云：“本朝政体度越前代者，摭其大者数事。如前代公主寡，再为择婿，今无之；前代中官被宠，与朝臣并任，有以功封公者，今中官有宠者赐袍带，有军功者增其禄食而已；前代府刺史皆有生杀之权，今虽王公不敢擅杀人；前代重臣得自辟任下僚，今大臣有专权选官之律；前代文庙圣贤皆用塑像，本朝初建国学，革去塑像，皆用木主；前代岳镇海渚皆有崇名美号，今止以山水本名称典神，郡县城隍及历代忠臣烈士后世溢美之称，俱令革去；前代文武官皆得用妓，今挟宿娼有禁，甚至罢职不叙。”陈眉公曰：“更有十事：前朝太学生皆上书，吾朝独生员不许陈民间利弊，一也；九镇以制府文臣为将，天子自为居守，二也；阁臣部寺之长与边腹大帅，外廷会推，内廷不得专擅，三也；母后不称制，四也；勋戚不干政，五也；皇子讲官即宫坊寮采，不立博望苑，不开天策府，六也；无殉葬，七也；不用黥刺劓阉割之刑，臣下敢有奏用此刑者，文武群臣即时劾奏，将犯人凌迟，全家处死，八也；京师有热审，省直有减刑，非大古典不轻赦，九也；宋制台省六品，诸司五品，一郊而任一人，两制以上，一岁而任一人，子又任其孙，孙又任其子，任侄、任甥亦有之，今三品以上才得荫子入监，纨绔子弟不滥朝籍，十也。然则定鼎卜历，尚可量哉！”

国朝乐律不讲

国朝文明之运，夔出前古，独乐律一事，置而不讲。顾议乐亦复不易，必如师旷、伶州鸠、万宝常、王令言之徒，其自得之妙，岂有法之可传者 而后之

君子，乃欲强为议论，究律吕于黍之纵横，求正哇于声之清浊，或证之以残缺断烂之简编、埋没销蚀之尺量，而自谓得之，何异刻舟覆蕉、叩槃扞烛之为乎洪武中，有山西都指挥郭敬，解钟律，以水置食器中，斟酌损益，以箸击之，即合音调。尝闻教坊奏登降之乐，愀然不乐，或问之，曰：“非尔所知。”当事者诚加意此事，请开一乐律科，安知无郭敬其人者出而应乎

古今改元之误

国家以改元为重，然历世无穷，美名有限，遂有前后相复之嫌。最可鄙者晋惠，六同汉号，一用吴号。汉哀之太初，晋元之建武，魏孝武之永兴，唐肃宗之上元，皆自同一代之号。乾德，蜀号也，因宫人鉴背而始知；隆兴，伪号也，因曾布《日录》而后见。然其所当避者，又不止重复一节而已也。不可象谥法，如康定、靖康之类是也。又不可犯古陵名，如熙宁、崇宁，皆同刘宋陵名是也。又不可袭夷狄宫名，如宣和乃契丹宫门之名。徽、钦至彼，入门见额而始悔是也。是以当国改元者，最宜博洽之士。若永乐，乃前凉张重华、宋方腊及南唐贼张遇贤所僭年号，而正德亦西夏僭国年号，隆庆系金虏宫名。当时廷臣无一人记忆，何也。宋太祖谓宰相须用读书人，岂虚哉！又当详稽国运，如宋改治平，而说者谓火德不宜用水。则我朝土德，不宜用木，犯之者有耗损元气之嫌。又当审察国姓，如周高祖姓宇文，改元宣政，当时以为“宇文亡日”是也。亦当避忌国号，如唐僖宗改元广明，而当时以为“唐去其口，而著黄家日月”，后果为黄巢所篡是也。大率离合之讖，深微而难逃，最宜熟察。桓玄改元大亨，议者以为“一人二月了”，果二月而乘舆反正于江陵。梁豫摩王栋、武陵王纪，皆改元天正，说者谓“二人一年止”。齐后主纬改元龙化，以为“降死”。隋炀帝改元大业，以为“大苦末”。齐显祖改元天保，谓“一大人只十”，果十年而终。宋徽宗改宣和，谓“一家有二日”，果徽、钦同为帝。钦宗靖康，谓“立十二月”，果周岁而止。又“正”为“一止”，前代如魏邵陵公之正始，金虏亮之正隆，梁陵贺王之正平，魏高贵乡公之正元，渤海王嵩邻之正历，雷进之正法，皆非吉征。本朝正统，有北狩之变；正德，盗贼满天下，亦失考之故也。他若炎兴，应司马氏之名；升平，有不满斗之谣；大足，若数足，而则天改之。“昌”字乃“二日”，而李泌议之。“成”字“负戈”，“美”者“犬羊”，“亨”为“子不成”，而神宗避之。纯熙旁作屯，而孝宗更之。虽国家隆替，有数存乎其间，而建元议号，则不可不详审也。

待宗藩之法

我朝宗藩，自古未有若是其盛者。万历二十二年，上属籍者已十六万人，今又二十年，其生齿尚未知其数也。偶阅《侯鯖录》，载唐元稹行李从易宗丞制词云：刘氏子孙，在属籍者十余万人。夫汉祖扫秦灰之烬，我高祖驱胡膻之秽，其功同也，故胤嗣之盛，亦相同乎。然而禄廩之费，多于百官。而子孙之众，宫室不能受，无亲疏之差，无贵贱之等，自生齿以上，皆养于县官。长而爵之，嫁娶丧葬，无不仰给于上。日引月长，未有底止，此亦事之所必至，而恩之所必穷者也。而当事者，未闻所以处置之，何也。古者天子七庙，七庙之外，非有功德则迭毁，春秋之祭不与。莫贵于天子，莫尊于天子之祖，而庙不加于七，何者，恩之所不能及也。何独至于宗室而不然。余闻三代之间，公族有以亲未绝而列于庶人者；两汉之法，帝之子为王，王之庶子犹有为侯者，自侯以降，则庶子，无复爵土。盖有去而为民者，有自为民而复仕于朝者。至唐、宋亦然。今宗室宜以亲疏贵贱为差，以次出之，使得从仕，比于异姓，择其可用而试之以渐。凡其秩禄之数，迁叙之等，黜陟之制，与异姓均。使其不才者不至于害民，其贤者有以自效。此亦目前救弊之术，万不可已者。近日行人刘公宗周有定宗藩一疏，中间经制甚可观。

理财急务

昔孔门三尺童子，羞称管、晏，而汉、唐以来，俊杰比肩，将相接踵，卒未闻有一人过管、晏。何也。战国时有申不害、韩非者，倡刑名之学，今天下学士大夫争唾骂之，而诸葛孔明、王景略者，皆一世人豪，乃阴用其术，以成治安。故今天下而有一管、晏、申、韩乎，何忧不治。所谓世变江河，愈趋愈下，信然矣！桑弘羊、孔仅、宇文融、杨炎，此数子者，非世所称以其法乱天下者乎。乃后争用其法不置。我国朝六典，建官纯用周制，今司农所日夜讲求，百执司所昕夕图维者，岂一一在维正之供哉。如昔桑、孔辈所云盐铁、舟车、缙钱、酒酤、间架、保马、保甲、免役诸敝法，及入粟拜爵之事，有能振刷而力行之，未必非今日匡时治国济边保民之第一议矣！而安在高声大骂桑、孔、融，炎辈也！

天生人才为世用

刘静修曰：天生此一人，而一世事固能办也。岭南多毒，而有金蛇、白药以治毒。湖南多气，而有姜、橘、茱萸以治气。鱼鳖、螺、蚬治湿气，而生

于水；麝香、羚羊治石毒，而生于山。盖不能有以胜彼之气，则不能生于其气之中。而物之与是气生者，夫固必使有用于是气也。犹朱子谓：天将降乱，必生弭乱之人以拟其后。以此观之，世固无无用之人，固无不可处之世也。无论上古，如我朝土木之变则生于忠愍，宁藩之变则生王文成。有是病才有是药，有是乱才有是人，世无乏才之世，以通天达地之精神，而辅之以拔十得五之法眼，其庶几乎！